

易卜生社會哲學

易卜生社會哲學

易卜生社會哲學目錄

(Social Philosophy of Henrik Ibsen) 袁振英編

卷一 易卜生社會哲學

上篇 消極方面——破壞——現代的惡社會

第一章 宗教的信仰

第二章 政治家和資本家

第三章 腐敗的報紙

第四章 萬惡的婚姻和家庭

第五章 後嗣問題與新人生觀

第六章 過渡時代

下編 積極方面——建設——未來的新社會

易卜生社會哲學

第一章 個人的和社會的改造底可能——愛情是最重要的基礎

第二章 真理與光明

第三章 個人的奮鬥——意志，實行，自由，正義。

第四章 社會的單位是個人還是家庭？

第五章 女子解放——自由結合——新社會

第六章 結論 易卜生主義底基礎——個人主義。個人主義到社會主義。

卷二 易卜生主義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勃爾生主義，托爾斯泰主義，尼采主義，康德主義……

第三章 易卜生底女性主義——（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

第一期 易卜生的女性主義底問題（由卡鐵崙拿到皇帝與嘉里利安人）

第二期 女子底個人的權利（由社會棟樑到野鴨）

第三期 個人降服于團體的理想（由羅氏馬莊到我輩死者復活時）

第四章 易卜生底個人主義

第五章 易卜生底虛無主義（無治主義）

第六章 易卜生底浪漫主義

第七章 易卜生底唯實主義

第八章 易卜生底象徵主義

第九章 結論

卷三 易卜生底著作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挪威詩學與易卜生詩人——過渡時代的詩學

第三章 易卜生底傑著——白蘭特 (Brand) (牧師)

▲白蘭特中底女子問題——炯妮。

▲易卜生底原理——「全或無」主義

▲宗教改造和倫理改造。

(第四章伯爾根。第五章皇帝與嘉里利安人。第六章戀愛喜劇。第七章少年團。第八章社會棟樑。第九章傀儡家庭。第十章羣鬼。第十一章人民公敵。第十二章野鴨 (雁)。
(第十三章羅氏馬莊。第十四章海上夫人。第十五章海旭。第十六章大匠。第十七章小愛友夫。第十八章博曼。第十九章我輩死者復活時。第二十章僧竊者。第二十一章希格。
蘭的戰士。第二十二章奧拉夫……第二十三章結婚紀念日。第二十四章英嘉夫人。第二十五章卡鐵崙拿)。

卷一 易卜生社會哲學

易卜生社會哲學 (Social Philosophy of Henrik Ibsen) 袁振英編

我平生很喜歡研究社會學和社會哲學，尤其是易卜生的社會哲學，所以我十多年來，專心致志于易卜生底戲劇，他方面也旁兼各國著名的戲劇家；因為社會哲學固然是很有趣味，近代的社會戲劇，也有同等的價值，並且是研究社會哲學的一種很好的工具。

易卜生的戲劇，主義和哲學，在各國大學裏面，不少人研究。就是我所經過的兩個大學：北京大學和里昂大學，也有特別的研究；在「北大」胡適之先生也是提倡易卜生主義的很熱烈的一個人，在「里大」一九三〇年也有教授做長期講演；其他各大學學生，掣來做畢業論文的，更不可勝數。可見得易卜生在各國大學的勢力了。

易卜生是一個少年的思想家，適合于現代的新思潮；中國雖是一個老大的國家，

但還是一個少年的共和國，「廣東大學」又是一所少年的大學，很應該歡迎這一個新世紀底少年的思想家。所以我要爲他特別介紹。中國的惡社會底勢力，還是很大，不知道多少的青年人，做他的犧牲；易卜生主義實在是戰勝這種萬惡的環境的很好的工具。

易卜生的戲劇可以分做歷史的，哲學的，社會的，家庭的和心理的。

(一) 歷史劇：由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〇年，格鉄連拿 (Catilina) 戰士塚等七劇。(歷史學)

(二) 哲學劇：白蘭特 (Brand)，伯爾根 (Peer Gynt)，皇帝與嘉里利安人 (Emperor and Galilee)

(三) 社會劇：少年團，社會棟樑，人民公敵。(社會學)

(四) 家庭劇：傀儡家庭，羣鬼，野鴉 (雁)，羅氏馬莊 (Rosmersholm)，海上夫人，海姐

(Hedda Gabler)

(五) 心理劇：大匠、小愛友夫 (Erfol) 博曼 (Borkman) 我們死者復活的時候。

(心理學)

(六) 詩劇：戀愛喜劇、僧竊者、白蘭特、伯爾根等劇。(詩學)

(七) 問題劇：社會劇和家庭劇多屬於問題劇的。

歷史劇多是提倡神祕主義的；詩學的多是提倡表象主義和理想主義；社會劇就是問題劇，多是白話的，提倡寫實主義；心理劇多是提倡個人主義和懷疑主義的；其他又有提倡女性主義的和無治主義的。易卜生的戲劇差不多完全是問題的，不是論文的。

這本書是我在廣東國立大學由民國十四年二月至五月演講的。因為地方多故，沒有講完，現在才把牠完稿。這本書本來也可以叫做「易卜生主義底哲學」(Hedda)

易卜生社會哲學 (Copy of Ibsenism) 分做兩部份，第一部是「易卜生主義和哲學」，第二部是「易卜生平生和著作」。

我因為在「廣大」擔任的功課略多些：勞動運動哲學，易卜生社會哲學，孔德實證哲學，西洋哲學史，社會學，倫理學和法文，每週二十多小時，所以編的講義很匆忙，很多謬誤，望閱者原諒。

一九二五年暑假誌于震瀛書室。

易卜生社會哲學

我們不論是看還是讀易氏的戲劇，頭一次，就留存一很大的印象，但是很複雜的；又令人有很大的感動，但是很懷疑的。可是我們要確定易氏底思想，就應該把他的戲劇全體討論過，因為他統統做成一個社會的有機體，統統是一種哲學。那不是抽象的冥想，也不是建設的哲學，乃是一種人生哲學。易氏固然是一個藝術家，詩學家，和戲劇家，並且是一個純粹的藝術家，優美的詩人。他的思想，哲學和世界的觀念，不是幻想的。一個人能夠描寫人類的良心底危機，自己一定是有真良心的。易氏所講的，無非是哲學。他的思想——易卜生主義——在戲劇中表現的，可以分為兩部份：（一）消極的——現代的舊社會；（二）積極的——未來的新社會。

上編 消極方面——破壞——現代的惡社會

第一章 宗教的信仰

易卜生在他的戲劇中，自己緣是社會的裁判官一般，開庭審訊現代的社會底一切罪惡；他責備社會的組織，攻擊社會的成見，揭破社會倫理制度底黑幕和偽善，他解剖社會底重大的信條，宗教，政府，家庭和婚姻等——人人着做他們的保障。各種原素，各種階級統統有他們的代表；我們見得現代庸俗的風尚；他們的生活底基礎和行事底原動力，統統是詐僞和怯懦。

現代的社會制度中，宗教底代表——牧師，處于一種很重要的位置。信徒底兒子

出世就要行洗禮，教會的結婚才是正式的，教育也由宗教家主持。聖經是學校中的必修科。所以在宗教勢力範圍當中，沒有宗教的允許，就沒有兒子、婚姻和教育的。易氏在白蘭持一劇中說過：「教會統統是頑固的，他固執成見，絕無思想，教義是永久不變的，根本是退化的。宗教實在是癩疫和鴉片，弄到人類麻木不仁，像陳死人一般；不知道人生的真義，只知道有上帝的天堂和牧師的教會；整天的生活，要在禮拜堂中；死後的靈魂也要歸到上帝底天國。宗教無非是虛偽，找不到什麼目的。」易卜生又在皇帝與嘉利安人一劇中說：「提起一個燈籠，照耀這黑夜……看看耶教在什麼地方？」耶教原始是要人人友愛的，在上帝底下，人人是平等的；但是後來日趨頹敗，貧窮的和卑下的，要做富庶的和尊貴的人底奴隸，產出兩重倫理。有了主人，有了資本家平等和正義，已歸消滅。我們見得現代的耶教，不是進化的，乃是退化的。二十世紀以來，自從有了耶穌，使繼續產生許多罪惡，把人道宣佈死刑。我們試看看人類歷史關於宗教戰爭的，不勝指

數十字軍就是一宗最大的宗教底罪惡史。宗教的倫理，完全是神祕約，沒有真善美底價值，與心理學的倫理和社會學的倫理，極端相反。教會是恐怖和劫奪底發源地。宗教家和政府黨狼狽為姦，占據各種特別權利，收入很多，他們犧牲現實社會一切東西，來做上帝，未來世界，天堂底禮品。他們的聖經和禮儀，無非是神話。他們對於教會盡量點綴裝飾，做催眠術的工具。宗教的結婚禮和喪葬禮，無非是一齣滑稽劇。他們看金錢多少，做打齋念經底標準。他們利用天堂的名義，來摧殘人世一切東西；又拏未來生活和靈魂不滅，來劫奪人生的幸福。什麼道德，尊榮，良心……都可以由教會中買得來。白蘭特說道：「你們到禮拜堂幹什麼裝飾美麗的少女弄到你們悅目；琴音，歌聲，弄到你們悅耳……」世界上一切宗教，上帝，鬼神，牧師，巫覡，統統是由人類信仰底幻想所創造，這完全是人類智識沒有發達底證明。所以不是上帝造人，乃是人造上帝。在蒙昧時代，宗教是少不了的，但是到了科學昌明時期，真有上帝，也要推翻，因為上帝就是罪惡底

母親宗教的天堂完全是幻想，人類在無知無識時期只有信仰，以為萬物統統是有靈魂的，像我們一樣，所以有拜物教，有多神教，有一神教，其他如萬有神教，泛神教，有神教……末了便產生無神教。從前的人類是崇拜偶像者，現在的是破壞偶像者。人類的幻想變做神聖不可侵犯，宗教的狡猾技倆，實在是巧妙得很。宗教的歷史，就是上帝的產生史，上帝滅亡的時候，宗教就要消滅。人類的信仰是跟着團體的意識和智慧底發達。人類進化的歷史中，很像一個人，初期少不了宗教的幻想，就是最文明的小孩子，也很怕黑暗，很愛光明。因為宗教的緣故，人世就日趨痛苦，人道就日趨衰落。神聖的基礎穩健了，就什麼東西都變做神聖的了。不但是人類是神聖創造來的，全世界也是如此。人類本來是製造上帝的，後來反說是上帝造人，并且甘心做上帝的奴隸。人類無端造成一個主人，拏自己做犧牲，真是愚不可及。上帝是正義，是真，善，美，是萬能，是生命；人類是不公，是偽，惡，醜，是無能，是死亡。牧師僞托他是人世間上帝底代表，指導人類入于正途，

有絕對的威權，人人要絕對服從，像巴古甯在「上帝與國家」中說，否認神聖的道理，就沒有人類的道理；否認上帝底正義，就沒有人世的正義。人類是上帝底奴隸，就要做他的代表——牧師——底奴隸，同時又要做教會底奴隸。

「羣鬼」中的牧師以爲人類是受上天特別的保護。上帝要懲罰那些沒有信仰的人，他又說：「我們沒有幸福底權利。在人世間找尋幸福，就確是作亂底精神。牧師是全體社會底大敵，是進化和自由的大敵。他摧殘自然的倫理，來保障自己的優先權利。他要人民無知無識，埋沒他們的理性，消極的服從。光明、道德和尊榮，統統是宗教底專制品。在「羅氏馬莊」一劇中可以見得。那個主教說：「自由思想的人是沒有誠實的情操。」又說：「單是教徒才有道德的原理。」牧師對於聖經和福音，統統是胡說八道。那個主教又說：「只有宗教才是道德底堅固的基礎。」我們大概要感謝這種道德，才有地獄中永久的刑罰；牧師無惡不作，世界各國所常見。宗教的教育，就是在聖經和福

晉中得來，牧師的技倆，只在于驅錢，所以他在戀愛喜劇中說：『不要在福音底散沙上面來建造。』他就是說：『沒有報酬，什麼地方也不能傳教。』現在的宗教，再沒有一個信道者，只是拿來做吃飯的工具，是一種商業性質。我們中國人信洋教，也無非是藉教漁利與藉教漁色，或者是藉着洋大人的勢力，稱孤道寡，橫行桑梓，欺凌愚庸。這都不是宗教的問題，也不是倫理的問題，是入于政治的問題，所以外國也有許多人，如政治家，商業家，工業家……在教會中討論各種問題。牧師講到慈善，也無非是欺詐平民，以飽私囊，白蘭特所以也要揭破牧師的假面具。上帝不要有詐僞，但是詐僞常常不能脫離上帝。上帝萬能，只適用於欺詐，白蘭特又說：『有一種信仰，總要有一種精神，牧師們不單是沒有信仰，并且沒有靈魂。』他們的信仰，就是真理底大敵。

我們拿科學的精神來攻破宗教的黑幕，什麼犧牲，祈禱，萬能，神聖，統統是夢囈，無一不是教會拿來欺騙愚蒙的。平民供做犧牲，不知道經過幾多時代了，那可憐的，不幸

的人道才睜開眼睛，計算宗教底罪惡。科學很像太陽光一般，照耀着宗教底黑幕，人人都看見宗教的錯誤很清楚，平民受了各種欺凌，忍受社會的不公平，精神上非常痛苦。那痛苦的源泉，就是上帝。人民希望平等，正義，上帝反給以痛苦和恐怖。所以白蘭特又說：『千萬條魚，拿來供奉偶像，不能救濟一個飢餓的人。』上帝從來沒有利于平民的自由和生命，反做他的犧牲。狡黠者拿上帝來做戰爭的護身符，摧殘與和平爲好友的平民。比方這一回歐洲大戰，英法的平民，祈禱上帝給他們的勝利滅絕德奧，德奧的平民，也同一樣的做法。上帝只有一個；上帝可是萬能的，就要製造人人都是善的，不許爲惡，不然，就不是萬能，上帝的根本的條件就取消。上帝不但不能弄到人民相親相愛，反弄到人民相爭相殺；歐洲各時代的戰爭，都有宗教的意味。就是我們中國拳匪一役，宗教也是厲階。人民又因爲要建造禮拜堂，要供給禮拜堂中各種貴重的東西，和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牧師，教徒，所以平民自身就沒有衣食住了。最迷信的人，到了現在也覺

得牧師的殘酷手段。上帝在什麼地方？我們只看見他是在痛苦裏面。牧師們的宣傳，統是仇恨和錯誤，對於純正的社會，大大地打擊；對於社會主義，看做洪水猛獸。他們的偽善已經人人明白了，沒有一種宗教不是刻薄的，他們的基礎，就是血和淚，他們總要人類做犧牲，蹂躪人道，爲神聖犬復仇。巴古甯在上帝與國家中又說：「在這種神聖的殺戮當中，人民常常是供做犧牲，牧師享有優先權利，做劊子手，所以最仁慈的牧師，也常常做殘忍的事情。」

第二章 政治家和資本家

政治的信仰與宗教的信仰相模倣——常常是偽善，沒有忠誠的。社會全是詐僞的思想。社會的基礎是壓迫的，弄到各種自由的機能都是麻木不仁的。一切自由解放

的趨勢，統統是「社會棟樑」所駭怕的。所謂「社會棟樑」一班人，統統是駭怕日光的，因為恐怕揭破他們的黑幕。「人民公敵」說：「人類的天職不應該弄到社會有新思潮。」政治家說：「社會不需要新思潮，能夠保存舊有的思想就心滿意足了。」如果有人，在黑暗社會上敢出自由的言論，就要宣佈他是「人民公敵」。「人民公敵」說：「我愛護城中真幸福，我要揭破那些黑幕，將來他們也會顯露出來。」易卜生要推翻所謂社會秩序。這種秩序是沒有道德的價值的。在約翰博曼一劇中，易氏表露一個人如果想爭權利，他的良心就變做黑色的，他們盡力剝奪他人的東西，藉以自肥；賤視人民，像是他們的牛馬，以為是下流社會。他們所吸收的無非是民脂民膏，勞働界辛苦到萬分，來供給他們的愉樂。

社會棟樑是現代政治家很好的寫真。他是城中最富貴的人，他的家庭就是「模範家庭」；他的為人也是別人的模範，但是他的幸福和名譽統統是由詐僞和恥辱中

得來。他的財產是由朋友偷得來的；他在少年時代，棄了所愛的女子，而娶一個較富有的。他平生只崇拜兩種事情。一個是欺詐，一個是偽善。他逼着一個無辜的人來担負他的罪狀，驅逐到美洲有十五年，回來時又想用破舟置于死地。

少年團中的主人翁一方面說犧牲自己利益，想獲得選舉，一方面又劫奪他人的財物就逃走了。易氏所創造的政治家要人人遵守社會的秩序，因為恐怕別人劫奪自己的財物。易氏在少年團中又說：『如果個人混合于社會生活當中，就要迫着同流合污不能夠保存固有的獨立的性質。』這可以見得社會的正義要人人甘心做奴隸。

易氏在信札中說過：『自由，平等，博愛，在斷頭臺上就沒有同樣的意義了。政治家絕對是不要知道的。他們只知道有政治的革命，但是我們要有人類底精神的革命。』現代的社會像一個牢籠，不許人有革命的機會。

社會階級，離隔太遠，我們是病社會的份子，大家爭權爭利，互相仇視。善人不善終，

貧窮侮辱，就是他們的生涯。父母不但不能夠維持兒女的生活，並且要殺害他，這是爲着生存競爭的緣故。二十世紀所謂文明，無非是仇殺和恐怖。野蠻民族，殺害一人，就要痛毆爲無人道，我不知道歐洲大戰死人千萬，人道在什麼地方，文明又在什麼地方？

資本家剝削工人，看做天經地義。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社會組織，顛倒已極。人類要做工，是一定不易的原理。但是現在不平的社會，弄到勞動界終日勞苦，由有生至老死，不脫離那些慘無人道的工作。生計艱難，朝不保夕。資本家坐享工人所成之利，不勞而獲。資本家由大多數所造成，反爲少數人所據有。資本家是主人，工人是奴隸，仰人鼻息，取人餘唾，不平的基礎，就要產生革命。我們試看看工人的家庭和妻子，二十世紀的文明，產生這種現象，西方文明，又有什麼好處？科學還是少數的專利品。工人只得最微賤的工錢。人類的尊嚴，已到極點。社會不安，就產生專制來壓迫平民，資本家也互相壟斷，互相專利，強凌弱，衆暴寡，托辣斯就會出現。無產階級越多，人權消滅。勞動是資本的母

親，勞動家反做資本家的奴隸，實在是很奇怪。資本家不但是摧殘工人，並且智識階級也要做他的奴隸。金錢的魔力，弄到美國的政治家也要乞憐于資本家。工人忍無可忍，不得已出于罷工一途，願與資本家同歸于盡。現在人類底智育，德育和體育，統統是感受同一的痛苦。人類社會墮落，只有黑暗和紛亂。消極的服從，變為積極的革命。兩重倫理，自由平等，博愛只是騙人的伎倆。人類自相殘殺，真是禽獸不如。現在社會確是沒有太陽和幸福的。我們在「社會棟樑」中看見資本家怎麼樣強迫工人作惡。

海姐一劇中的裁判官，明白自殺者的手槍，是海姐供給的，應該依法辦理；但是這種萬惡的裁判官違法威迫海姐做他的情婦，何等可惡！

我們要睜開一雙眼睛，小看看資本家和政府黨底罪惡！他們同宗教家可以是一邱之貉，三角同盟，或三位一體。

第二章 腐敗的報章

現在的腐敗報紙，就是做「社會棟樑」的代表。整天歌功頌德，傳播詐僞。報紙的勢力實在是很大。少年團中一個記者說：「我編輯我的報紙是照着下面一個原理：大部份的社會供給報紙的生存，但是大部份的社會是敗壞的，所以產生敗壞的報紙。我們的報紙常常是持着這一種精神。還有一層，我的報紙就是我的唯一的生命底來源。」

羅氏馬莊中自由急進黨的機關報燈塔底主任，很滿意于羅士馬政治的進化。那一家報紙，在一黨中，是占很重要的位置。他宣佈羅士馬要為自由主義盡力。「人民公敵」中的報紙，宗旨是隨着大多數庸俗的輿論所轉移。

自由言論該不該壓制，這一個思想是易卜生要着手革命的。他在僭竊者一劇中說：「摧殘自由思想是一種很大的罪惡。」在小愛友夫中又說：「言論和出版自由是一種很好的事情。」

從前的著作家對於一個時代，要研究得很清楚，才落筆做文章。現在的報館訪員，討論各種問題，實在是絕無意義。他們所做的無非是詼諧的小說，淫穢的詩詞，僞造的事實。他們所講的時事，常常是帶着顏色的眼鏡，和本黨的色彩，離開真理很遠。他們唯一的目的，是出售他們的商品。所以報紙是變化一種商業的制度。訪員是報紙的靈魂，和發達的本源。但是他們常常製造謠言，以敲竹槓為事，所以社會對於報紙的論說和新聞全不在意，因為是毫無價值。他們增長罪惡，誨淫誨盜，隨意罵人，無一而非罪惡事。近代的懷疑主義，就是報紙的產兒，他把社會的道德，荼毒到極點。不知有正義，和真理，滿紙淫詞，統統是遊戲文章。

「人民公敵」底女兒不肯爲平民報翻譯一本英文小說，因爲那一篇小說是「一篇紀載，證明有天堂能夠保護那些所謂好人，末了又一定說要懲罰那些所謂惡人。」實際的人生是沒有這一回事。但是平民報底總編輯說：「那篇小說是很和平的。又是社會所要求的。」他又說：「你說的很對，不過編輯人不能夠常常從心所欲。不太重要的問題，就要服從社會。政治是大有關係于生活的，對於報紙較輕，可是弄到社會有了政治的思想，就不必駭怕其他的了。」

報紙的論調，完全是挈欺騙社會爲目的，弄到忠誠的工人，無地自存。人民沒有決斷的能力，挈報紙做自己的耳目。挪威報紙極發達，農民也人人看報。所以報紙的勢力很大，人民一舉一動，統統是隨着報紙而轉移，報紙差不多是一種確定的預言；他所要宣傳的，就言之成理。個人總沒有自己思想的餘地，雖然是錯誤的事情，也要盲從。對於庸俗的輿論，無判斷和考察的能力。不分皂白，真理和詐僞，同一樣看待。現在的報紙，沒

有道德的觀念，荼毒人心，不可救藥；只知有一人一黨的偏私，不知有社會公共的利益。報紙應該做社會進步的保障，正義底先驅，爲光明戰勝，不要弄到人民受各方面的催眠術，揭破社會的黑幕，人人明白那是他們的仇敵和好友，擺脫歷代以來倫理的和物質的枷鎖。報紙的責任是這般大的，報紙一種制度，在自由民族中，有很好的發展，因爲他們能拿自由和正義來指導報紙，可恨世人不會利用自由和正義！言論和思想要完全自由，如果不能夠自由言論，就不能夠叫做人；剝奪自由的言論，就是剝奪個人的人格。自由是不能限制的，也不能由別人取得來的，自由也不用別人來保證的。不然，那就不是純正的自由。自由出版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常常要自由發展，這是文化中一件大幸福。自由思想是可愛，純正的思想更是可愛，所以自由和正義是兩者不可分離的，自由和正義不會自己走來的，必要由奮鬥中得來的。自由討論，才無礙於理性，真理和偽善，才能夠分別。個人的自由斷絕了，就是因爲他侵犯到別人的自由。報紙侵犯到個人

也是一宗野蠻的事情。言論腐敗，就是思想腐敗的表彰。詐僞的精神不能夠辨別真假。罪惡不在於讀者，是在於著者。要達到黃金時代就要改途易轍，不要傳播罪惡和詐僞。

第四章 近代萬惡的家庭和婚姻

現在社會的腐敗和墮落，大部份是在於家庭，確實的罪惡，又是在於家庭；所以我們要有毅力來擺脫他。易卜生在戀愛喜劇，野鴨，傀儡家庭，和羣鬼中已經討論得很確切和明白了。易氏在戀愛喜劇中說：「你們的婚姻是沒有戀愛的。」戀愛本來是產生婚姻唯一的條件，竟然會被拋棄，因為制度是戀愛底仇敵。現在的婚姻，建築在金錢面上，男子要看看女子的嫁粧多少，女子也要看看男子的資財。大家都是用盡許多詐僞手段，互相欺騙。易氏又說：「戀愛不是一種感情了，是一種科學的目錄，一種職業，有組

織的和有旗號的。『戀愛不是一種情操了，只是一種罪惡。照着現代文明的法則看來，男子不是要娶女子，不過是要女子的嫁裝，利益和資財。大多數的婚姻是一種不道德的交易，兩個青年男女，互相買賣，拿黃金做代價。』

德國著名社會黨伯比爾（Böhm）在女子——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書中說：『婚姻只由於互相戀愛而成立，達到自由的正鵠。但是嚴格說起來，現在很少有這種動機。還有一層，大多數的女子以為家庭或婚姻是一種女子的逋逃藪，願意拿極大的價值來走入那婚姻的圈套中。在男子方面，又小心斟酌自己物質的利益。這種殘忍的事實，和自私的動機，當然是沒有好結果。少年時代底初戀的熱度不久就消滅了。』

現在的婚姻不過是一種法律規定的賣淫制度。在這個生存競爭的社會中，男子沒有生存家庭的能力，更沒有教育兒女的本領，人口自然會減少。并且兒女會減少，父母自私的愉樂，富有的人不但不願意減少愉樂，并且不願意瓜分自己的資財，太利害，

所以也不願意多生兒女。較貧困的人，更恐怕家庭人口太多的重累，弄到破產。只有現在最窮困的家庭才有多數兒女。快樂和財產越增加，兒女的數目越減少。窮人本來與富人是同一見解的，不過窮人沒有財產可分，並且窮人又沒有所謂上流階級的愉樂，所以任由生育自由發展。還有一層，勞動界許多是自由結合，用不着禮教的防閑，並且沒有多大金錢來做各種形式的東西，所以世界是漸漸地趨向于自由戀愛一途。

羣鬼中的牧師說：「家庭的樂園，是一個男子與妻子同居。」歐士華（美術家）說：「對了，同他的兒子和兒子的母親。」牧師說：「但是……阿彌陀佛！」歐士華說：「什麼？」牧師說：「兒子的母親……同住？」又說：「但是怎麼樣一個男子或一個少年女子能夠……那對於社會的觀察，不是沒有什麼教育，能夠有這一類的生活？」歐士華說：「呵！你以為他們應該怎麼做呢？一個貧窮的少女……要有許多金錢才能夠結婚。你要他們怎樣做法呢？」牧師說：「我要他們怎麼樣做法麼？我告訴你，我以為他們

應該那樣做。他們要脫離關係。」歐士華說：「你的說話用不着對於那些愛情熱烈的青年男女。」牧師說：「政府允准那些事情發現在光天化日下麼？這種不道德居然明目張胆暴露出來，得有城市間的權利？」

牧師們以爲「家庭是國家底基礎。」易氏又在社會棟樑中說：「家庭不是社會的基礎麼？家庭中的愉樂，忠誠的朋友，很好的小社會，沒有一些不和諧和紛亂的事情發生。」家庭確實是社會一種重要的原素；可是古代的家庭，能夠確實代表社會的和諧，現代的家庭，就不會有一種慘淡和衰弱的背景；家庭不過是一個腐敗的中心點。

孔德也以爲社會的基礎是家庭，不是個人。因爲家庭有集合的性質，與社會相同。個人離開社會，不過是一種抽象。照我個人的觀察，個人不但是社會的基礎，並且是家庭的基礎。因爲沒有個人，就不成家庭，不成社會。還有一層，由生物學看來，個人是由各種機能組織成的，也是一集合體。

在野鴨一劇中，易氏指斥兒子孝道，家庭的基礎就是詐僞，人生是一個劊子手，揭破家庭的黑幕。歐洲一妻一夫制度，對於中國的一夫多妻制度，或對於印度和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度，統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

現代家庭的基礎是兩種東西：詐僞和腐敗。像在野鴨中，中來做圖利的工具；在少年團中也是同樣看待；在傀儡家庭中就拏來做唯我主義者底快樂的具。男女同受這種痛苦，女子更是利害。巴伯爾在女子一書中說：「男子在婚姻上更多污穢的事情，這是因為男子在社會上處于優勝的地位，有作惡的特權。女子狼少作惡，因為這是很危險于自己的，如果在婚姻以外行動，男子和社會統統不容他的罪惡。」所以女子逼得要找婚姻和家庭做棲留所，因為在婚姻以外的生活，社會就以爲無恥。人類因爲物質的利益益互相束縛，一方面做他方面的奴隸。又拏什麼婚姻的義務，來實施種種不人道的摧殘。這一類婚姻，不是比較娼妓更爲可憐麼？娼妓還有到達若干程度的自由，對

子殘害自己的人，施以拒絕。但是一個女子嫁了丈夫，就要低首下心來服從一切慘無人道的待遇。雖然是百般痛恨，百般愁苦，也是無法擺脫。人類的成見，以為男女不能夠平等的。女子只應該服從，聽男子處置。女子要消滅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就產生智識上的危機。講到道德方面的痛苦，整天以眼淚洗臉，人生的希望，已經是完全斷絕。

羣鬼一劇，很能夠描寫家庭的慘象。要迫着一個女子同一個不相愛的男子同居，並且那個男子是殘疾的。此劇中的牧師說：女子要回到法律上的丈夫底家裏去。傀儡家庭中的娜拉也像前劇中的歐爾文夫人，拏革命的精神來反對婚姻生活的詐偽，他更進一步，脫離她的兒女和家庭。

家庭應該像一株大樹，樹根深入地下，樹頂高出雲表，樹葉遮蓋很大的面積。但是現在的家庭日趨枯朽，樹根已消滅，黃葉滿階，不久就要完全消滅。世人想着建設一種完善的家庭，只是一種幻想。集合大多數的盲人，依然是不能見，集合千萬的病夫，不能

造成一個健全的人。家庭根本是謬誤的，決無法改善，只可憐千萬無知的後嗣。

第五章 後嗣問題與新人生觀

家庭的腐敗和婚姻的墮落，產生了不健全的後嗣；那些創造者和主人，已經是達到不可救藥的田地。社會對於他們，早已失望，我們只有設法來培植未來的後人，改造新人生，推翻從前一切詐僞。

我們要後人統統做純正的「社會的棟樑」，教育就是獨一無二的利器。我們要打破前人的舊觀念，生產未來的新希望，不能不有新教育。現在的家庭和學校，教導兒童，都是拿謬誤的方法。易卜生在人民公敵中說：「學校和家庭同是傳播詐僞的機關，他們統統是向着兒童撒謊的。」他們懂得兒童有清白的頭腦，沒有一些成見，就利用

這個機會，把他們的腐敗的和謬誤的思想，灌輸兒童的腦海中。父母在家庭裏面，宣傳他們的體育的，智育的和德育的疾，病，還以為未足，更要送到腐敗的學校裏面去，聽牧師宣傳上帝，聖經和福音等，種種死思想，說什麼社會是完善的，要繼續前人的功業；摧殘個人的意志底能力，光明磊落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意識，和純潔的天聰。

現代教育的目的，是在于摧殘兒童底個人發育的本能，不要兒童有思想和意志，不要兒童為自己生存。教導兒童像木頭或禽獸一般。這種教育是普遍的，古今中外沒有一個例外。所以現代的青年人底思想，統統是希望升官發財。人類在狼少年的時代，就消滅了自己的個性和人格。

邵可侶 (Reolis) 在青年的理想一書中說：「現在的社會不是尊重兒童的個性，將來是同自己相等的，對於道德和智育方面，或者是比自己更為優勝。很少做父母的，能夠讓兒童自由發展自己的意志和思想，又很少做教員的不是要學生模倣他們

的思想和行動。』

太陽的光線，揭破人生的黑幕；但是人性的戕賊已很多，無法挽救，人類變做機械，任由外界來推移。所以我們要快些在少年時代，保存固有的剛強的個性，能夠推翻一切智育的和德育的詐僞和謬誤。易卜生指示我們現代幾種特殊的，後嗣的墮落。「羣鬼」中的歐士華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其他在傀儡家庭 (Drreak) 羅士馬莊 (Brand) 海妲 (Løvborg) 白蘭特 (Gerd) 中的少年，統統是殘疾的，癡狂的，酒毒的，梅毒的遺傳。易氏在野鴨中說：『這種腐敗的家庭就是製造後嗣的麼？』少年人生存在不幸的環境，靈魂也消滅淨盡。羣鬼中的歐爾文夫人又說：『我們統統是魔鬼。不但是我們遺傳有父母的血統，並且有各種死思想，舊信仰和一切惡果。我們從來沒有能夠自拔的，我們是絕對的，不敢見太陽光的。』

白蘭特也說過：『我曉得你們統統是可憐蟲，你們沒有意志的翅翼，不能夠飛到

天外。人類的精神已頹喪到萬分，前路是謬誤，後頭又是詐僞；進既不能，退又不可；上帝的現象，就是罪惡的現象。」

莎士比在李爾王 (King Lear) 一劇中的私生子告訴一個婚生子說：

「我覺得我的血管中有少年光明的潮流。我的壯健身軀是兩個快樂的，美麗的，少年的，康強的，自由的，戀愛的人底遺體；你是一個可憐蟲，沒有毅力，沒有生命；又是兩個可憐的，枯槁的，合同的，沒有意識的東西所產生。」

傀儡家庭中 Dr. Rank 說：「我的背骨中是我父親底快活生涯所遺傳的病症。」
羣鬼中的歐士華底說話在文藝當中，關於這個問題的，是最激烈的，他說精神已破產了；不能夠做工了；是一個「已死的活人。」頭痛到要命，全身是麻木不仁，絕對的沒有希望。

少年團所以成立，是要同舊黨派奮鬥的。這篇劇中的主人翁，見得頑固派的女子

比自己的未婚妻較爲富有，就願犧牲一切宗旨，來愚弄同黨，並且脫離從前的未婚妻的關係。但是沒一事不失敗。一切黨會都是騙人的東西。根本的勝利是在於獨立的精神，脫離一切黨派，向着自由和真理一條路走。最強猛的人繼續他的奮鬥，只聽着自己良心底使喚，不要失望，不要做寄生蟲，受人垂憐。柔弱的人，失了信用，荼毒自己的身心，不可救藥。現代的青年，無非是自殺。純正道德的價值，不要有什麼黨派。因爲社會的魔力，把個人所有的東西，摧殘淨盡。

現代一切罪惡，統統是由金錢產生出來。金錢本來是身外物，反變做一個罪大惡極的主人。金錢的魔力能夠左右人生，摧殘個人的自由，逼着許多青年的婚姻，不在於戀愛，而在于利祿。做父母的也持着同樣的主旨。弄成這個衣冠禽獸的社會。所以現在的少年男女不是做戀愛好夢，乃是做黃金好夢！他們所愛的不在於個人，而在于金錢。人生爲金錢而顛倒，不論在於那一階級，總是傳染同一的病症。金錢又是近代所謂文

明人崇拜的偶像；宗教，政府和家庭中的偶像也統是金錢。所以易氏在戀愛喜劇中討論金錢一個問題很痛快。他說：『榮譽沒有金錢的，不過是一病症；戀愛沒有金錢的，是一個蠢人。』少年人的幸福全是做金錢的犧牲。金錢不是幸福的母親，乃是幸福的仇敵。易氏又在野鴨中討論到幸福一個問題。他說：『幸福拿真理做基礎，是不可消滅的。』

我們要從倫理上奮鬥，才能夠救濟各種病症。現在人人已遺忘了真理。黑幕重，看不見太陽一線的光明，所以歐士華要死的時候，說：『太陽……太陽……』已墮落的人們，沒法挽回人道。未來的世界，不是屬於他們的。『人民公敵』說：『沒有養氣就戕賊人類的良心，我們的社會差不多完全是沒有養氣的。』羅士馬也說：『可是我有能力來指正他們的過失，要他們承認，警醒他們的良心，要他們懺悔，要他們樂于改過，心悅誠服。這種事情能夠辦得到，就有很好的。』易氏深信改造社會的倫理，像他

在社會棟樑中說：「供給社會的空氣，鑿穿牆壁，打開窗門。」一方面破壞，一方面建設，這就是易卜生的主義底兩大部份。所以白蘭特說：「陳腐的東西，不要除去，要等到創造了新生的東西來替代。」

第六章 過渡時代

近代的人類學，證明父母能夠把罪惡和疾病遺傳到兒女，心理學也同樣的指明，普通人能夠得先天獨厚的，經過了一個進化和重要的時期，變成一個完人，獲得新勝利和新進步。羅里亞（Loeb）在近代社會問題一書中說：「人道經過千百年的奮鬥，改造社會制度，自然達到有些大大地不同的東西；他的自然的改造，發育他的德性，生物學進化到極點，定然有一種最高尚的和純正的創造。」現在的人類痛苦到萬分，人

權早已消滅。他們的精神被社會的成見和詐僞閉塞着，不容易飛騰起來；他們沒有自由和獨立來保障他們的生命；他們統統是政治的和經濟的奴隸。

白蘭特說：「我們在這里悶死了，一種墳墓中的空氣，由這隘小的山谷中走上來，沒有一點自由和新鮮的呼吸。」這種情形是不耐久的，自然會有光明來照耀那黑暗的深淵。」羅士馬又說：「有目的的奮鬥，向着高遠處走，各人跟着適宜于自己個性的途徑。大家創造全體的幸福。」

現在社會的墮落和風俗的腐敗，就是表示倫理改造的必要。不論那一方面，統統是怨聲載道。人類醉生夢死，樂而忘返，在黑夜中聽見醒覺的聲音，希望和意志的呻吟。新思潮隨處發現了，預備實驗于人生；但是常常被頑固的勢力所摧殘，要保存舊社會的特別權利；舊制度和成見，把新思潮悶死在惡濁的空氣中。從前對於國家制度，社會法則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的各種觀念，現在統統受極大的批評和打擊。

克魯伯特金在革命者言（此書與革命家憶語不同）一書中說：「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制度，已趨于破產……有新生命的必要。現在的道德律，管轄大部份的人生，已經覺的不適用。人人都見得這種東西是不公平；前日的道德，今日就視為一種應該革命的不道德。新舊的思潮戰爭，不管在那一流社會，在那一個場所，甚而在于家庭中，也明白表露。」

這一種覺悟，有人想壓制他，但是沒有回天之力。潮流繼續自己的程途，完成自己的功業，澄清環境的惡濁空氣。墳墓中的空氣要改換，這裡需要熱烈的太陽。比方一所舊房子關閉已久，沒有一點空氣，窗門也不容易打開，逼得要用猛烈手段，把窗門打破。

易氏在少年團中說：「你要建造什麼呢？」「建造麼應該要先破壞。」「人民公敵」又說：「破壞一個詐偽的社會，是絕對不要緊的！他應該破壞，應該消滅像那些有

害的禽獸，完全是生存在詐僞中的，我愛我的桑梓，我願他破產。不願他在詐僞中生存。」

我們在易卜生的著作中，見得劇中人的說話，很多是要替代現在社會的成語。我們見得他要拿來做新社會底基礎，因為一切社會的現象，常常被一種未來的新現象預備來做替代的所逼著。這是一切現象——自然的，倫理的和社會的——底普遍的進化的定律。舊社會應該讓新社會來做替代。不然，進化律是違反了，科學的假定是矛盾了。可是進化是反對一切自然的改造，他也反對一切不變和怠惰，我們不要有和平的改造，我們不要人道常常是睡覺，所以要有覺悟的活動，向着一個新時代前進。

白蘭特說：『宇宙的程序是要產生新的東西，這種創造的精神是不會消滅的。』人類的前途是很平坦，新社會不難達到了。

易卜生主義底消極的，破壞的部份已講完了，再講他的積極的和建設的部份。

下編 積極方面——建設——未來的新社會

第一章 個人的和社會的改造底可能——愛情是最重 要的基础

易卜生在約翰博曼一劇中說：「那一個人平生是沒有失敗過一次的！他只要再起來做些有價值的事情。一個人的現在和未來，才能夠補救既往。」這句話是表示人生改造是可能的，補救不會太晚的。智慧和激烈的人不會做詐僞的奴隸。不但是個人可以完善的，就是社會也如此。白蘭特說：「可是世界上有些奴才，把人類的本能消滅了；別人一定常常能夠把他補救。」個人像社會一般，常常有謬誤，但是也能夠補救。易卜生深信社會和個人底倫理的改造是可能的，他並且指明白這種改造的基礎——愛

情。白蘭特又說：「人心就是這個少年的世界，通合精神的創造。……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要產生一個新亞當」

「社會的棟樑」也因為他的妻子底愛情，弄到他懺悔，再造成一個新生命。伯爾根也因為愛情的緣故，才有道德的改造。愛情是一個活潑的太陽，他能夠把人生來改造。易氏又在戀愛喜劇中說：「愛情占據一種超人的力量，在人世的泥土中走出來，發現一切美麗的花卉，人人都能夠看見的。」人心的發育，就是我們各種機能發育底代價。科學也是由於愛情方能夠完善和生存。愛情發達，能夠擴張一切智育的和德育的機能。可是人人有愛情，就不會做罪惡的事。因為人類不知到博愛，所以弄到生存競爭這麼利害。沒有愛情，什麼改造都是假的，結果也不過是以暴易暴。所以克魯伯特金要提倡互助主義，托爾斯泰也要講戀愛哲學。

人道的痛苦不是由于自然界產生的。罪惡所以產生全是因為人類不知道有愛

情。除愛情以外，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能夠拿幸福供給人道，又只有愛情一種方法才能夠消滅一切罪惡和痛苦。并且人類全體才能夠和諧。這種和諧或者可以由智慧發現出來，但是一定要等到人心醒覺起來才能夠實驗。科學，法律，制度，統統是死的東西，只有愛情才是活潑潑的。愛情越深奧，智慧越光明，什麼英雄，天才，道德，統統是屬於愛情的，有愛情才能夠明白各種東西，才能夠改造各種東西，因為只有愛情才能夠創造生命。

第二章 真理與光明

易卜生在白蘭特一劇中說過：『如果一個人所做的事，只做了一半，并且只願得一個虛名，或者能言不能行，那個人就是有罪的。』這是說：講話是好的，實行更好。一個

社會不是空言能夠做成的，社會也不是抽象的，乃是由有骨肉的人類所做成。

人類開宗明義要做的事，就是擺脫社會一切奴隸的枷鎖，做一個有覺悟的自由人。易氏在戀愛喜劇中說：「打斷風俗制度底鎖鍊。」野鴨中的哲學就是不要有詐僞的事情。這篇劇的意旨，以爲「打破詐僞，幸福也會消滅。就是甯可犧牲幸福，也不許詐僞存在。」白蘭特底著者很明白現在社會中的詐僞和成見，勢力非常雄厚。他的戲劇，大聲疾呼要革命，反對那些事情。雖然是文明大進步，科學大光明，但是詐僞和成見還在社會上占最重要的位置，影響到各方面。有宗教的成見，有民族的成見，有國家的成見，有階級的成見，有社會的成見，有家庭的成見。詐僞是人生一種痛苦。世界的不幸，就是因爲成見和詐僞，人類不但欺騙他人，并且欺騙自己，不是無意的，乃是有意。錯誤與詐僞不同，錯誤是無意識的，詐僞是特別施于他人；不撒謊的也會損害真理，因爲他所做的，不知道是不確實。錯誤和真理都是很自然的，自然界中的東西也不是常常好的。

爲真理盡瘁，奮勇向前，自然有正當的報酬。謬誤能夠改正的，但是不可避免的。從認識的學說看來，樂天主義和悲觀主義同是一樣的真確，詐僞不是自然的，就可以免去。易氏在戀愛喜劇中說：『人類的目的是應該忠誠的。』所以要訪尋真理，崇信真理，就是順乎萬物的程序；戀愛真理，要我們有純正的信仰。有關係於詐僞的東西，我們要絕對的反對。真理在道德律底認識當中，已經剷除不平等的奴隸制度，法律的體刑，和野蠻的殺戮。我們希望真理的範圍大加擴張。可惜世人總是崇拜詐僞，沒有一點優美的結果。所以我們要隨時隨地傳播真理，在社會棟樑中一個女子想到美國，她問一個男子說：『那里的人有沒有道德呢？』男子說：『道德麼？』女子說：『就是說那里的人是，不是同這里的人一樣有道德和有禮。』男子說：『無論如何，斷沒有像世人所付度的那般壞。這個問題，可以不必憂慮。』女子說：『你不明白，剛剛是相反，我要問他們是不是那要尊貴和有德。』男子說：『你要他們怎麼樣的呢？』女子說：『我要他們是……自然。』

自然呢，解放呢，完全是真理。這一樣的生活能夠產生未來的，幻想的，優美的生活，是一種詐僞。如果一個人只爲後來計較，他就忘却現在。已過的事情，不必回憶，因爲網是懺悔和錯誤；未來的我們也不必計較，因爲同我們或者是沒有關係，或者永遠不會達到。現在才是實在的爲我們所有。這是我們的思想所專注的。現在因爲世界太紛亂，對於現在，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希望，不得不想到未來。易卜生又在戀愛喜劇中說：『未來兩個字，把現在的光明日子，弄到黑暗；我們的未來的戀愛，我們的未婚妻，我們的第二生命，這種先見是像一個富人乞食。看得太遠，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取消，把現在的幸福摧殘。得一步就進一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因爲詐僞的緣故，把我們的生命弄骯髒，以爲只有未來的生命。宗教家說人類要完全等候未來的幸福，現在的生命是一種遊歷，最重要的是預備永久的未來。易氏在小愛友夫中說：『我們所知道的幸福，只發現於人世間。』他又在我輩死者復活時中

說：「我們頭一着要找得我們的生命。」我們只有現在一個生命。我們要生存，因為當着精神開始覺悟，體魄已趨衰頹。只有這個時代是我們的，其他統統是懸骸，生命是沒有一些神秘的；生命是真理和光明的勢力。

在羣鬼一劇中討論孝道，是很明白的。那個母親以為無論如何，為兒子的，總要專重他的父親。但是歐士華以為兒子既不認識他的父親，那個父親又不是好的東西，什麼舊倫理他總不肯相信。一切成見也不過是詐偽。末了那個母親也發現了那種真理。與他的孩子的論調相同。兒子不要有家庭的縛束，好像人民也不要有政府的縛束。兒子應該變成一個有自由的，強健的個性的人。在傀儡家庭，娜拉曉得現時的社會是採用羅馬法，國際公法，司法，和警律，單是沒有人權。他以為法律是很近人情的，不是寓言。社會所創造的法律是保護詐偽的，所以法律常常創造衆人。她就說「是萬惡的法律。」她說：「我所想像的法律，不是現在的法律；我所想的是很公平的。」她的丈夫說：

「你所講的像一小孩子，你完全不明白你所處的社會。」現在社會也不許女子知道的。所以娜拉說：『我不知道。但是我要比較兩種道理，社會是對的，或我是對的。』她不願意世人不分皂白的觀念，所以她要脫離家庭，找尋真理和光明去了。「人民公敵」所以得名，就因為他要造福人羣。他不肯與詐偽調和，他不肯生存在詐偽的環境裏面，所以他始終持着真理，孤獨脫離詐偽的社會。「社會棟樑」和「社會公敵」戰爭，易卜生常常是幫忙後一個。他傳播「個人的我」，很像是告訴我們說：「要改造社會，應該始自個人。」個人要完全克復自己的原始的人格，不要受社會的影響，特立獨行，拋棄一切詐偽的制度，找尋真理和光明。恢復個人的能力，為社會的將來盡力。易卜生確是社會的健將。社會的情感，要隨着光明發育。白蘭特就是個人的倫理的健將。

第三章 個人的奮鬥——意志，實行，自由，正義

白蘭特是人生概念的表徵。改造社會一個問題，是個人的，倫理的，光明的，毅力的，意志的，和強有力的問題。我們應該一方面觀察社會，一方面觀察個人。白蘭特把自己的意識量度過，就把自己所建造的詐僞從根本推翻，只服從自己良心的使喚，去改造他人的靈魂。他絕對不肯調和。他犧牲他的母親臨終的祈禱，破壞兩個偶像：上帝和母親。他犧牲他的兒子，需要南方太陽的。他的母親死了，孩子也死了，他的妻也同歸於盡。他繼續他的改造事業，要建築一所新禮拜堂；但是等到落成那一天，他又發現自己是擊一種新詐僞來替代舊詐僞……他把教堂的門匙拋到大海裏，引導人民到深山窮谷中，向着自然界走。俄國托斯道愛斯基在罪與罰一書中說：『人類應該有權衡來利

用自己的良心，破壞各種障礙物，實驗自己的理想。一個人如果有些理想是比常人高超些，他的說話也常常比人新穎些，他就是社會的罪人。這種離經叛道的行爲，很不容易做到……」白蘭特要達到他的神聖事業最終的目的。他拿着這個宗旨，所以他才能夠忘却了一切痛苦。他說：「所失的東西，就算是自己永遠保存着。」這句話實在是

由痛苦中得來。這種痛苦，比較其他一切在社會，戰場上的痛苦，更爲利害。人類的智識越發達，痛苦也要跟着發達。

易卜生曉得人類的痛苦不但不是殘酷的，并且是把人類的情性弄成尊貴的，所以他在羅士馬莊中說：「快樂能夠把人類的精神弄成尊貴，而痛苦也是如此。總要把痛苦戰勝。」魄力雄厚的人，當着感受倫理痛苦的時候，也能夠保存他的勇敢和德性。人類的偉大和優美，總是由痛苦中產生出來。我們不但反對痛苦，并且歡迎他。痛苦越大，奮鬥也越利害；不要退縮，不要讓步，不要失望。人生的歷程，是拿痛苦的光明做引

路燈。痛苦不是一種摧殘，乃是一種愛情。愛情永遠是不能脫離痛苦，痛苦并且可以產生愛情。痛苦和愛情聯合起來就產生真、善和美。愛情把人生弄清潔，痛苦把人生弄高尚。魄力堅強的人所以常常能夠利用愛情和痛苦。痛苦和愛情，把白蘭特的精神弄光明了。白蘭特親愛種種痛苦，但是他把痛苦隱藏着，用不着找什麼東西來做安慰。他當時也覺得愉快。因為痛苦如果找得相當的價值，就覺得愉快。白蘭特是燥暴的，并且常常是殘忍的。他以為一個人能夠犧牲，就能夠要求；他能夠犧牲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幸福，所以他能夠說：『如果不是完全犧牲，就把他的犧牲投於大海。』他要求「全或無」。他又說：『如果你完全是為自己生命來犧牲，那是證明你沒有一點犧牲。』他更進一步說：『生命！生命！人生有什麼價值？他要奮鬥到末了一天，犧牲到最高的程度，絕對不要調和，完全做自己意志的主人。光滑的黃金的鎖鍊，縛束我們做人世的奴隸，催眠的迷藥，弄到我們長睡不醒，我們的勝利是很容易達到的。我們只有拿純潔的意

志，高尚的理想，犧牲的精神，愉快的情感，勇往的向前進。」

意志是人類有意識的動作底原理。意志是供給我們生命底價值和光明。沒有意志，就是沒有性格，沒有性格，就是不成人。人道如果能夠達到有意識的意志，詐僞就能夠消滅。白蘭特告訴我們，有意識的意志，才產生自由和正義。人類意志自由一個問題，是入於玄學的範圍；我們要向着絕對的自由和獨立那一邊走。自由不是我們出世的時候就有的，我們要自己找尋自由。白蘭特又告訴我們，意志產生自由，自由又產生正義。因為自由沒有正義，只是幻想的。正義不是人類的契約，不管他的性質是怎麼樣，他是永久的和不變的。如果說正義不是在於這個世界的，那是不對。正義不是人類不可達到的神聖東西，他是個人和入道底權利。正義和真理，都不是偶然之事，他們統統是在人類心目中保存着。他們是人類精神底理想律。人類多是好善惡惡，所欠缺的只是勇敢性。高尚的和忠誠的正義，隨處皆有，不過我們不要他發現罷了。愛情，意識，自由

和正義，統統是在於我們的精神和意識當中。

白蘭特是一個強健的，覺悟的，毅力的好模範。他歡喜奮鬥，勇敢的人是不該怕戰爭的。易氏在皇帝與嘉利里安人中說：『太陽照着善戰之人。』白蘭特沒有實現他的理想，一般庸衆，急功好利，就要拿石把他擊死了。羣衆質問他說：『我們有什麼報酬呢？』牧師回答道：『意志的純潔和良心的純潔。』他們願意保存可憐的環境，所以白蘭特就要受極大的打擊了。

白蘭特不過是一個表徵，是一線光明引導我們應走的路。白蘭特和「大匠」同是理想高超的，兩個主人翁，在幻夢的高頂跌下來死了。他們雖然是死了，但是繼後的還大有人在。這不是終結的時候，乃是開始的。我們要繼續前功；一切理想，遲早也收穫佳果。理想成功的時候，就是殉道者上斷頭臺的時候。白蘭特和「大匠」指導我們應該怎樣發生，又應該怎樣死亡。社會上的罪惡多得很，我們的奮鬥，沒有停止的時

候。剛毅的人，斷不肯半途而廢。他們并且教導我們怎麼樣創造。

白蘭特末了的說話是：「每一種類，要犧牲一個兒子，去驅除各種罪惡。」這是表明白蘭特不是一個唯我主義者。白蘭特死了，還聽見微聲說：「上帝就是慈善。」慈善不是「社會棟樑」的偽善。慈善就是愛情，上帝就是愛情。

大多數的庸衆，對於代他們謀幸福的人，施以種種侮辱或殺戮。不但是著書的人，不容于世，就是各國翻譯的人，也有同樣的待遇。法國從前有人譯了柏拉圖一本書，法國學界就罵譯者是不道德，國會也要處罰他的無神主義。那個譯者就作了一首詩回答他們：全世界拋棄我麼？我心裏很哀傷！但是蒼天底眼睛還看見我們！

蘇格拉底和亞理士多德（？）等也要處以死刑。他們的罪狀也不過要消滅各民族。哥倫布也要投於獄中，斯賓諾莎也被教會施以烙刑，哥伯尼加和嘉里利奧等天文學者，不是受宗教殺戮，就是受社會摧殘。笛卡兒，拜倫，莎里，一班人不能立足祖

國同是一例。看千百年來大智慧的人，社會統統看做罪大惡極的，或以爲是癡狂的。他們催促人道進化，產生宇宙的新原理，建築世界的新禮拜堂。庸俗不能夠同在一個社會裏面，奴隸的時期還沒有消滅。庸衆的人，想先有權利，後有義務，他們既喜歡神怪，又喜歡詐僞。理想，自信，毅力，統統是自己的本分，沒有什麼報酬。犧牲也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一切理想超過尋常生活，社會少不了的是懷疑，因爲不信任的緣故，就施以種種狠毒的手段。找尋光明和正義的人，所以一定受刑罰，并且宣佈他們是「社會的公敵。」大多數的庸衆是常常沒有理性的。你爲愛他們，但不能夠取悅他們，簡直不能夠同他們說話。如果我們遲早要他們明白我們的意思，并且樂于採用，就不要他們採用他們自己的意見。要說明我們的態度，表彰真理，那不是取悅他們，不過是要他們醒悟。

「人民公敵」說：「大多數永遠沒有理性的！這是一種社會的詐僞，自由的個人底行動和思想，應該起革命反對他們。國民的庸衆是怎麼樣做成的，是聰明的人還是

愚蠢的人我以為一定是愚蠢的，世界上全是如此，做成很可怕的壓制。大多數的庸衆有很大的勢力，不幸他們是沒有理性。智識的解放和真理底大敵，就是大多數的庸衆……他們所謂真理就是詐僞。」易氏給友人一封信也說：「勃爾生說大多數常常是有理性的，這般說法是一種實驗的政治。我以為不對：我要說：小數常常是有理性的。我以為這小數的人是開路先鋒，向着一個目標，大多數還沒有達到這個程度。」易氏底劇中人所辯護的小數底觀念，是包含平等和正義的思想，反對優先的強權。如果是小數不能夠實驗他們的理想，還是有利益的：他們不許大多數沉迷不醒；他們是必要的制裁，是一種指導，常常是有利的，永遠沒有害的。

托爾斯泰說：「一切新的真理改造風俗，促進人道，初時只有少數人提倡，因為他們很明白這種真理。其他還是信仰着從前的真理，是舊社會的基礎，常常反對新的真理發展……新真理才產生新社會。」

可是易卜生常常拿理性給少數，但他沒有說過，大多數是應該藐視的，不過他以為個人，或少數是常常有理性的。「人民公敵」白蘭特，「大匠」統統是持着這個宗旨。他們統統是保存自己的，自然的生理上，心理上，和精神上康健。穆勒在自由（即羣己權界）中說，人類的利益，不應該把個人的自然的東西，附屬於他人，也不要侵犯他的利益。白蘭特說，「尊重他人的自由，只有自由人才能夠做到。如果要自由，人類只應該自己進行。不要做個人的奴隸，也不要做團體的奴隸。邵可侶在克魯伯特金底革命者言所做的序文中說過：「我們是耶教的大敵，我們不要告訴別人說，「我主，我主，」像他們說上帝一般。各人就是自己的主人。」自由是要自己創造的，常常要保存的！世界的人類統統是主人，良心就是自己的上帝，正義是牧師，人道是祭壇！

第四章 社會的單位是家庭還是個人？

許多人以為易氏專注重個人，以為個人就是社會的單位，雖然是易氏的個人主義常常表現他的劇中人，反對社會的道德律。白蘭特等就是個人主義底辯護士。但易氏還以為家庭是社會的單位。不過他是保障個人的權利，反對社會的詐偽；他保障個人的毅力，和自由活動，但是他沒有說過要犧牲社會為個人，個人應該永遠保存自己的人格。他要改造個人。弄到個人統統是清醒的，造成一個完善社會。他的理想是社會的，同時也是個人的。易氏在白蘭特中說：「一所新房子，要有革新的，和清潔的精神。」個人和社會不是對敵的。個人的權利絕對不是同社會的權利相反。社會沒有個人就不能成立，個人也直接的保存社會。個人是人道底具體的實體，社會是他的自然的和

必要的形狀。社會不過是個人的集合體。如果社會是壞的，個人也不得不壞。社會上有罪惡，就是個人有罪惡，不是社會要破壞，乃是個人要改造。個人的獨立和倫理的觀念是歷代倫理發展的結果。家庭和族派是原人時代底倫理的單位。後來又變為階級是倫理的單位，末了個人是倫理的單位。倫理的進步就是個人進步的發明。純正的個人底性質是符合于純正的社會底性質。個人性質底發現，才指導社會性質的發現。

對於社會，個人的思想，感情和動作，統統是要好的；如果易卜生要注重個人，因為個人是社會的份子，他以為不是社會來改造個人，乃是個人來改造社會。個人如果要求得很好的生存，他就要建築一個康健的新家庭，做社會穩健的基礎。如果易氏是要求個人有絕對的和健全的自由，這是人性中所固有的，用來改造社會，個人是很好的種子，是燦爛的光明，是一個改造者，指道社會生活的純潔，真正的自由，正義和人類的團結。易氏以為純正的社會的單位，不是個人，乃是家庭。白蘭特告訴他們妻子說，「我

接近着你；我永遠不覺得我的毅力衰頹的。我決意做一個殉道者。但是很久還有功效！我的事業也很愉快！我陪伴着你，我的愛情走入我的精神中像是春日的可愛……一個人的精神要包括全體人類，就先要愛育一個人。」在小愛友夫中，那一個主人翁，戰勝了許多艱難險阻，覺得世界是很繁華，路途是平坦，他不願意孤獨的生存，要找一個同伴，共同享樂，他覺得個人是很枯寂，一個人的快樂是不長久的，只有兩個人是真樂。「人民公敵」雖然是宣佈「最強猛的人就是最孤獨的，」但他還是保存他的家庭。他告訴他的兒子說，「我要自己教導你們，成爲自由的和高尚的人。」白蘭特也得妻子的倫理的幫忙，來建築一所新教堂。「大匠」也得妻子的援助來建設一高塔。所以易氏的意見也是同孔德相同的。易氏的唯我主義只發現在假偽的「社會棟樑」中，新社會的先驅是沒有的。易氏只是提高個人的道德。人性中有兩大潮流，把良能分做兩部份：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利己主義是保存個人的，增長生命底物質的需要。但是

人類不願意孤獨生存，兩性的結合就是利他主義的初步。男女的結合才創造家庭，所以家庭就是社會的原形。利他主義者的倫理和社會的現象同時開始產生。易氏又像托爾斯泰一般，不反對家庭的制度，不過是反對現在的實況。幾十年來家庭的變態雖有萬千，但還是能夠保存。專制的家庭與政府相同。家庭是一個小國家，男子是帝皇，妻子是奴隸，物質的利益與良心反對。現代的家庭把人類的愛情和希望統統弄糟了。易氏希望有健全的家庭，拿兩性的平等做基礎。男子要自由，應該找一個自由的女子。女子要自由解放。自由的男子才創造新家庭，新家庭就是新社會的基礎。羅士馬莊，人民公敵，白蘭特大匠，小愛友夫，統統是同一的旨趣。無政府主義是反對家庭的，但著名的無政府黨克魯伯特全也有他的家庭和妻子。

第五章 女子解放了——自由婚姻——新社會

半世紀前，穆勒早已提議女子解放了。這一種理想已經傳播環球。易卜生是人類全體的辯護士，對於女子的現狀，以為不但是社會的奴隸，並且為父，為夫，為底奴隸，常常想設法去救濟。但是現在的社會對於男女，極端不平等；各種制度，統統是摧殘女子的，婚姻制度，更為利害。易卜生一流人，利用筆鋒，為女子辯護，把人類分為兩部份，是很不合理的。這種區別，摧殘性情，違反理性和道德。婦女問題在近代社會上已大興革命了。兩性的庸俗，不敢擺脫各種成見的狹隘的範圍，以為這種運動是庸人自擾的。巴比爾在『已過，現在，未來之女子』中說：『人類像是一種夜鳥，常常出現在晚間，當着一線的光明，照着他們黑暗的安樂窩中，就大聲呼號，驚駭萬狀。』這一段就是舊社會底寫

真。舊社會以爲男女是不平等的，女子的體魄也不如男子，但是個人的尊榮，不是在於體魄，乃是在智能和道德。所以現在兩性不平的基礎，是跟着一種詐僞的進化。男子漸漸地剝奪女子底思想和行動的責任，女子也同時把自己的精神和體魄的自由讓給男子。

近代的女子已經證明智能是同男子平等的。所以各種活動，女子都可以替代男子。歷史上有許多特別的例證，女子有很好的智育的和德育的價值。現代的教育實施，更有很好的成績。女子高尚的德行如仁慈和好善，比較男子爲優美，因爲女性主義根本是和平的。女子在社會上能夠弄到失敗者減少痛苦，勝利者增加愉快。女子不要別人愛護，女子的人權和自由，不能不自己維持。因爲保護與自由是相反的。如果兩性不平等，就是蹂躪人性。女子受壓制，是原人時代底野蠻的遺傳。兩性一日不平等，人類一日是沒有理性，世界大同還是夢幻。自由的男子應該提倡女子的自由。女子要同男子

平等，一切權利都是平等。沒有奴隸，不是附屬品，女子只是男子的自由侶伴，齊心合力來改造社會。我們爲女子解放，就是爲全體謀幸福。男女聯合各人的智能，要像男女同情一般。康德說：『男女所以造成人類全體，在於聯合，兩性缺一不可。』家庭是兩人所造成，應該互相尊重個人的人格。女子不管是已婚的或未婚的，對於兩性的權衡和道德，完全是平等的。男女統統是自由的，沒有什麼是主人。男子要推翻社會的專制，女子要解放自己的枷鎖，權利和義務互相平等，教育平等，互相獨立，沒有一毫成見，就做成
了新家庭！

易卜生，像柏拉圖一般，以爲兩性，是一個全體，分爲兩部份，是從前的不幸，現在希望復回原始的個體。易氏的戲劇中底女子，別人以爲是夢幻，在人生方面，這些女子就是社會的現象。易氏在博曼中說：『女子是弄到我們放蕩，斫損我們的生存，摧殘我們的結果，劫奪我們的勝利。』他描寫現在的女子，是不是對的？夢幻的？易氏的女子是很

高尚的，不管是夢幻還是事實，我們要栽培女子，達到我們的理想。人類不能沒有理想和希望。一個男子沒有得到一個知己的女朋友，做事就不容易成功。白蘭特是一個幸運兒，能夠達到這個目的，所以他很勇敢的來建造一所新禮拜堂。那個女子也能夠犧牲一切，來跟着白蘭特拋棄從前的未婚夫，脫離父母和兄弟姊妹，犧牲兒子和自己生命。她說：『我辭別我的母親和姊妹，如果我有話要說，我就寫信給他們。我再不會離分我這一個兄弟和朋友。』（指白蘭特）所以白蘭特勸告她說：『困在山邊很小的房子，我們的生命很像是在冬夜的愁苦。』但她也不以為苦，她說：『我再不怕黑暗。經過了黑雲，我看見燦爛的明星。』白蘭特說：『你要知道我的要求是很嚴厲，我要求「全或無」。一有失敗，就把生命投入大海中。困難的時期也沒有退讓，罪惡是絕對沒有寬恕的，如果生存既不能，我們就要很快意的歡迎死神。』她說：『夜後和死後，就見着曙光。』三年後，他告訴他的妻子說：『婀娜——這裡的天氣是很嚴厲和寒冷。你的像玫瑰

玫瑰花一般的兩頰已經大受摧殘了，你的嬌弱的精神變爲冰凍。我們的房子是很愁慘，冰山狂風，暴雨向着我們打擊。我預先曾經告訴過你，這條路是險阻的。」婀娜微笑着答道：「你欺騙我了，你的話是不對的。」她到了死的時節，「還希望等到天明，」雄心毅力，堅持到底，曉得把生命全體犧牲，沒有一宗事情是不敢做的。他入棺時，也是這般情景。在海姐，小愛友夫，我輩死者復活時等劇中，易氏表明女子底智能影響男子的精神很大。正氣和善心，就是等于康健和幸福。海姐劇中人所做的未來文明的能力一書，是受了一個女子底思想所影響，小愛友夫底父親，著了一本大書，叫做人類的責任論，但是他初時自己是很疑惑他的意志，他的大責任底嚴肅的觀念，迫着他找尋人生的新目的，他以爲這個目的能夠在他的兒子，愛友夫底愛情中找出來，這個小病夫是他的書中所輕視的。等到這個兒子淹斃了，這個人盡力來找尋生命。一生一死，統統是絕對的沒有意識，所以他願意到深山窮谷中，度寂寞的生涯。他想領略那產生死亡底感

覺的快樂及平和。他的妻又拿魄力來指他的天職：減輕人道的痛苦。她弄到她的丈夫在他的書中很明白，忘却他自己對於世界上窮民的眞責任。在我輩死者復活時一劇中，那個雕刻家又是受了一個女子的感動力，才創造他的傑作復活節。這一個女子因爲那一個雕刻家，甯願犧牲家庭一切東西，來跟着他做一個活模型。他供給那個雕刻家一種少年活潑的精神，來創造藝術的作品。他後來曉得太遲，他不但是他的模型，并且是他的天才底源泉。他本來已把幸福拿在手中了，但是被他走了。『初時是作品，隨後是活人，』這是那個女子嘲笑他的。男子只是知道有自己，女子只是知道她的愛人。高尚的女子能夠供給所愛的人很高尚的理想。高尚的女子是很可愛的，勇敢的女子幫忙男子奮鬥，來指導人道趨向高尚的智識和理性。他們傳播可愛的光明，照耀世界。不要令人迷惑，開闢新天地，醒覺思想，意志，行動和生命。

易卜生要我們明白他的著作，對於女子解放，要女子自動，不要男子干涉，因爲男

子還是自由的女子底大敵。他不幸沒有曉得自己由女子得來的倫理的自由底利益。女子只要量度自己的能力，這種思想，已經表露于海上夫人一劇中。這篇是描寫一個少年的女子常常做戀愛的好夢。他要實行一種理性的婚姻，但是她常常存着幸福的慾念。一切強制不過是激刺這一種慾念的，一切救濟也歸于無效。但是如果他能夠看見前途的危險，具有充份的意志，他就能夠自救，變做自由的了。

娜拉有一種很明瞭的態度可以證明。他的丈夫看他像是一種很美麗的玩具。但是這一種玩具是一個女子。女子本來具有一種真道德的觀念，超過環境中的詐偽道德。娜拉愛她的女夫，要救濟丈夫的膏肓的病症，祕密借了一筆款，帶丈夫到南方去歡迎那可愛的太陽，做他的救主。但是娜拉不知道人爲的法律是常常同自然律和人情相反的。這一種借法，是不合于法律的條文。丈夫曉得了，就把他痛罵一頓。這個所謂相愛的男子，絕不肯爲她留餘地，他不知道這一種行爲，是爲着愛他的緣故，她甘心受罪。

沒有一點駭怕，他更不肯垂憐這種無知的社會律的可憐蟲。娜拉就明白男子底道德的墮落！娜拉聽見了丈夫的辱罵，心裏非常難過。娜拉是一個罪大惡極的人麼？她不是被人養育成一個傀儡的麼？世界上那一個法庭能夠寬免他的罪狀？等到丈夫明白他的「幸福」沒有防礙，他就寬恕他的妻。但是娜拉的良心已經醒悟了，她開始看見自己很明白；她就要討論男子和世事，并且要同丈夫脫離關係了。她的丈夫說：「這是叛逆的。你背叛最神聖的天職！」娜拉說：「你以為什麼是我的最神聖的天職呢？」他說：「你還要我告訴你麼？你的天職不是在於訓夫教子麼？」娜拉說：「我還有其他的天職更爲神聖的。」他說：「你沒有了。那些天職是什麼？」娜拉說：「我對於自己的天職。」他說：「頭一宗事情，你就是爲人妻，爲人母。」娜拉說：「我再不相信這些東西。我頭一宗事情，就是一個人，同你的名稱相等……或者無論如何我也要嘗試嘗試，變做一個人。」易卜生底劇中人，娜拉是頭一個被那些「偽君子」所反對最劇烈的。脫離丈

夫和兒女，那是一宗罪大惡極的事情！頭一着，不要忘却娜拉是一種理想，是一個革命的表徵。人生像是一個大舞臺，革命的事業，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易氏想不到娜拉會拋棄他的家庭，世人就不大注意這個嬌小的，有思想的和有意識的傀儡。因為這一宗革命的事業，弄到我們注意，我們就不能不冥想到娜拉底精神的狀況。這個激烈的女革命家，不能夠教養兒女，因為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她的說話是不對的麼？家庭絕對是沒有價值，除非女子達到了倫理的平等和獨立，來替為妻為母的天職；再講到夫婦的生涯，更覺得危險和不道德，永遠迫着兩個不相識的人來結合。如果娜拉像是羅氏馬莊中的呂璧嘉同樣生長，她就不會嫁一個沒有心肝的銀行家。呂璧嘉是一個志氣很大的，思想很自由的，精神很獨立的和解放的女子。她能夠把她所愛的男子解放了社會上各種偽善，甯願兩人投身魚腹中，同歸于盡，不願在詐偽中求生活。

海妲也是一個時髦的，美麗的，勇猛的女子。她責罵自己是個罪人，不肯嫁一個自

由思想的哲學家，只嫁了一個愚誠的，冷淡的庸人。當着海妲聽見那個哲學家死了，她說：『這是智識的救濟。世界上有了獨立的和勇敢的事情，光明照耀那些絕對的美麗的東西。他有效力來處置他的生命和理想。他現在做了一種光明的偉大的事業，有很優美的反響。他有意志和力量，早脫離了生命的遊戲。』當着她聽見他是死在一個跳舞女子的家裏，鎗彈不是向着胸部，乃是在於下腹，她又說：『唉！這種笑話和卑陋，像是得到了全世界的咒罵。』她就拿手鎗向自己的太陽穴打去，她是一種力量的，意志的和優美的光明。

呂璧嘉和海妲都是願意自殺，不願在無意識的虛榮中討生活。有人責罵易卜生在戲劇中提倡自殺。因為戲劇界有一種很通常的方法來解脫劇中人的痛苦。挪威，丹麥，瑞典三國，所以自殺的數目日多。據法國近代大社會學者徐爾開姆（Durkheim）底大著自殺論（又名社會學的研究）中所敘述，每百萬人中自殺的，丹麥有二百六

十四人，瑞典有八十四人，那威有七十四人。海妲頭一天開演，有一個少年的未婚妻自殺了，年只十八歲。他以為這是死得很光榮。北歐人喜歡讀英國大詩人莎里的詩：「善人不善終，那些心胸乾燥的人，像夏日的塵土的一般的，必然長壽。」北歐的古人很怕善終，總要死于非命。他們如果不能死於戰場，就要自殺。他們還選擇一種很願意的死法，就是懸樑。女子也有很多身殉未婚夫的，又有些是墮樓而死，更有許多山巖，因為多人在那里自殺而著名。

因為婚姻的緣故，弄到羣鬼的中的歐爾文夫人要痛苦；傀儡家庭中的娜拉要革命；羅氏馬莊中的呂璧嘉和海妲要自殺。

婚姻創造家庭，本來是一宗神聖事情，是一塊聖地，男子和女子合成一個完人，救濟體育和德育的痛苦，（因為半邊人是不合生理的法則，）婚姻以外的戀愛，社會的倫理又不許。安慰各種憂愁，澄清各種呼吸，這是慈悲的和利他的事業的淵源。易氏不

反對婚姻的本身，只反對婚姻的罪惡。婚姻——兩性的關係——是一種信托的，親密的，和戀愛的問題，社會不應該干涉。羅氏馬莊中的呂璧嘉說：「我們不必理會別人的議論，如果我們自己確是知道沒有誤錯的。」人類的自然律，對於兩性的生涯，是沒有關係的。不是法律創做道德的，乃是道德創做法律的。婚姻要超過一切人爲的制度，法律是蹂躪情懷的自由。婚姻的合同是一種互相猜疑的表示。變愛喜劇中的雪環喜說：「幸福是不是要倚靠一種誓詞，才不致破壞？」又說：「我們要超過人爲的法律，因爲他不是自然底作品。」婚姻常常要自由結合兩人的精神和肺腑；這一種結合，要兩人有充分的德育和智育，各人有充分的智識和良能，互相考察。易氏在戀愛喜劇中又說：「兩個心肝自由結合，不管是長期的或短期的，就是真戀愛底確實的保證。」我愛你，」一句話，不管是對神的或對人的，也不用權力來干涉。現代的婚姻是人類貪婪的源泉，污穢的和純潔的聯合。那是純正的麼？是健全的麼？是人類的麼？那些魑魅魍魎，要

拿自由的婚姻和戀愛才能夠澄清。女子要同男子在法律上和倫理上有平等的自由，人類的壞性才能夠消滅，因為這種自由結合才能夠維係永久。在倫理上，男女絕對平等的原理我們要有堅決的要求。不管是倫理還是法律，都要允許女子底自由。「自由戀愛」是現在偽君子的「社會棟樑」所極端反對。但總是沒有謬誤，自由戀愛才能夠創造人性的平等。有一種人類學雜誌說：「如果我們說出自由戀愛來，一定就有人反對。由科學上來考察，在人類或禽獸的家庭中，一夫多妻制度比一夫一妻制度還多些。我們不是提倡一夫多妻，也不是提倡一妻多夫，只是自由戀愛這一種改造，恥辱的娼妓的制度就可以永遠消滅于人世。」

自由戀愛不是戀愛沒有規則的，不過是反對婚姻和社會的偽善！兩個人底自由的結果，不是在乎金錢的權利，也不是互相欺騙，那才能夠保存兩方面的信心。我們也常常見有兩人由絕對的信心，始終戀愛，不但是體育上有利益，並且德育上也無虧。只

有這一種結合才是純正的，旁的婚姻總是帶有多少不道德。易卜生又在海上夫人中說：『一個自由的允諾，比婚約更爲強固。』有意識的自由結合，沒有外力來制裁，嫉妬的事情就不會發生。嫉妬是人類的自利性，男女都是免不了的。男子看女子是財產，要女子完全是自己所有。但是有意識的自由戀愛是誠實的，不會發生嫉妬，因爲他的目的在於愛情，各種東西都是快意的，不但不會有意外的事情，並且大家常常願做別人犧牲。現在的世人，不曉得愛情的勢力是很大的，如果世人明白了愛情，新的家庭就會產生。

斯賓塞在「社會學原理」中說：『原始時代，一夫一妻是永久的，是發達的，到了法婚發生——本來是買賣性質的——婚姻的重要部份已經變了制裁，世人就藐視戀愛的婚媾。所以現在婚姻已經是顛倒到十二分。將來的婚姻一定要挈愛情做裁判，法律就不成問題了。』

女子在新社會中要有絕對的自由；不肯甘心受別人處置；同男子一樣自由和平等的，教育要同男子平等，男女因為生理上有不平等的地方，就拿特別的方法來處理生活的情況，要符合自然律，智育體育和德育要絕對發展，女子要自由選擇自己適宜的事業。女子和男子處平等的地位，結果也相同。巴比爾在「女子」中說：「女子同男子一般，要完全自由來選擇愛情。」女子對於婚姻要拿愛情做基礎，旁的東西可以不必理會。智育和獨立，指導純正的選擇。

穆勒說得好：「兩人的婚姻，有教育的，有同等的觀念，有同樣的見解，態度和機能統統是同等的，只有些機能底發展的程度不同罷了！」人類統統是趨於完善一途。一切輿論，一切制度，一切習俗，無非是遺傳原始的野蠻性。人道底倫理的改造實際上發軔，就要等到社會的關係，極端親密，有平等的法則。人道中的份子大家以同情為目的，權利平等，光明平等。男女的愛，做成家庭的愛，國家的愛，末了是人道的愛。自由和正義

是世界的，不是一部份的，新家庭能夠造成博愛的社會，因為人類的團結是沒有界限的，一方面以為是真理，別一方面不能以為是罪惡。界限是思想進步的障礙物，也是人道情感發展的障礙物，新家庭消滅戰爭，疾病，寄生蟲，不要食人之食，做文明人道的大敵，剷除蹂躪人類的法律和死刑。罪人常常是因為有病，死刑是司法上大大的不道德的事；我們的良心要復活起來。幸福只在于不再做惡事，死刑是否認做人類底道德關係的主權。死刑一方面是蹂躪人權，一方面是違反道德的原理。新家庭建設平等的社會，警醒世人，他的勢力和宗旨，我們要明白。羅氏馬說：『我要弄到世人統統明白他們的天職，我一生的目的只是在於平民的自主。』愛情一件東西，能夠警醒世人，因為人類的道德觀念就是愛情，能夠澄清人心。愛情不但可以聯合兩性，並且聯絡世界一切精神。不适宜個人的愛情底觀念應該消滅。人類的個性是完善的，不必有外力來做補助，就能夠產生人格了。新家庭的精神有創造純正愛情的能力。新家庭的愛情是萬能

的，維係宇宙永久的精神，指導人道的愛情。

第六章

結論

易卜生主義底基礎——

個人主義——

——由個人主義達到社會主義

易卜生的思想，和法國的浪漫主義，有相同的地方，但是易氏沒有受過他的影響，這個新世界新發明的一種理想，就是個人主義：他是近代最寶貴的鑽石，當着這個精密的環境學說最盛的時期，個人主義能夠發生，是很光明的一宗事情。個人主義能夠造成這個世界，退化的人類恢復從前的忠誠的人道。這種學說就是易卜生主義底基礎，也是他的新劇底原理。

易卜生的作品多是創作的。他在博曼一劇中說得好：「世間沒一種新的東西，但

是沒有相同的，因為我們的見解常常變更。我們動作底意義，同是一宗事情，總是會變相，如果我們的眼光革新了，就產生一種新形像。我們不曉得宇宙的原由，我們也永遠不知得確實，我們的思想從那里得來的；那一種思想是由什麼地方得來的，或者是受什麼人影響的？我們也不知道那一種思想是發現在什麼時候。思想是人類的靈魂，不知道經歷了幾多時代。我們如果要把著作家，思想家，藝術家，政治家，分爲派別，我們不能不研究他的思想和著作。

易卜生的思想是絕對不能夠分做什麼派別。大人物影響全歐近代的思想，和倫理的生活，不屬於任何派別。他的戲劇底哲學很像白蘭特一般，完全是獨具的。易卜生的哲學是要明白人生。綜合起來，什麼生命，幻想，實在，慾望，幻影，愛情，快樂，痛苦，人類的靈魂，就是易卜生所謂意志，理想，和幸福。

什麼是幸福？許多人不能夠分別幸福和快樂。快樂不是幸福一種重要的元素。羅

氏馬說：「幸福是純潔的良心。這種情感給人生一種不可言喻的美觀，是最和平的和最愉悅的。」永久和純正的幸福是不變的精神底狀態，是純潔良心的產物，倚靠着大部份的意志，絕對不受各種環境所影響。幸福很像思想一般，不要有皇宮來裝載，只需要人類精神，最快樂的人也與幸福沒有關係。

易卜生不是提倡個人主義，只是為個性做辯護士。不管是那一種改造，都應該由個人做起。個人要自由解放，社會根本才能夠改造。易氏為社會的利益計，才為個性辯護。人類要自然的，完善的，個人的，做自己的主人，但是要為社會謀幸福。自由正義的勝利，就是個性的勝利。我們不是家庭，國家和人道底樣本，開宗明義，我們是人類，我們有各個的倫理的和智識的個人。人類不是完全在於個人，必要同人道聯合起來，才可以說是完善。人類是很有意識同人道聯合。我們的個性越嚴密，人道的利益越大，個人越有自由，教育和道德，社會也越有自由，個性在社會當中如果不是社會的，就不是人類。

的。這是因爲不明白社會的原理。公共的幸福不能夠妨碍個人的自由。公共的幸福包括個人的幸福，如果個人不能夠充分發展自由，公共的幸福是根本取消。人格應該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爲人類爭自由是一種神聖的事業。我們要同社會聯合，不是社會命令我們的，乃是我們的良心、意志、智識和思想命令自己的。

人類的慾念，很像學問一般，是沒有界線的。人類一切慾念，要壓足一種要求，又像是一切科學的發明，要產生一種新的東西，智識是常常增加的力量，也常常增加的；這就是人類的光榮，是真進步的源泉，一種理想，不管是那一個人也沒有權來限制牠。真道德常常是命令人類達到勝利的田地，不要自己損傷。人類要保存自己固有的東西，個人越完善，越保存自己固有的東西，同人道聯合越覺得親密。各人要自己回憶到痛苦，進步和希望。我們統統能夠在自己的固有的意識當中發現人道史的全體。並且在自然界中個性在歷史上像是一種最高尙的形式，一種過渡，一種方法。個性是一種過

渡的情形，由純粹自然的，抽象的，無機體的個體達到自由的，具體的和有機體的個體。個體是有意識的，比方是社會的個體，這是唯一的生命的形式，適合于造化，自由就是他的元素。障礙和方法同時產生在純粹的和原始的意義當中，因為罪惡是污辱個性的。個性是一種方法達到自由的，純正的願望的公共的和道德的個體，一句話說，就是愛情。如果個人的意識沒有準備去迎接真理，明白正義，什麼政府的推翻，思想和黨派的改革，統統是沒用的。所以個人的意識應該發育，弄到適宜於接納人類團結的觀念。

易卜生的著作不是反對社會的。像康德在實理批評中所說：『動非只要符合于那些能夠變為普遍法則的格言，不管是關係自己的或關係別人的，人道應該看做一種目的，不是一種方法。』討論詐僞一個問題。指明他們的罪惡結果，找尋救濟方法，不能算作違反社會的。貧民反對富人，弱者反對強者，這不是個人的權利，反對社會的權利。這是索還生存的權利，反對蹂躪人權。

易氏只知道有真理，不知道有黨派。他不論對於仇或友，都是持着同一的宗旨。他不肯預先決定有什麼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只是很忠誠的給閱者自由批評。易卜生的精神和藝術，是絕對誠懇的，他讓我們隨着各人的性質和知識來判斷。或莊或諧，他的著作絕對不能藐視，他破壞詐僞，否認僞道，他的態度完全是光明磊落的，和利他的情感，希望末來的黃金時代。

易氏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的思想是很痛苦，但不是愁慘。這些痛苦和愁慘，就是嘗透了放逐底空氣的滋味底結晶。這一種滋味對於他是很重大和強猛的，像是吃了毒藥或激刺藥，但常常是香氣噴人的。他絕對不肯讓閱者遺留厭世的印象。易卜生說：『不要悲悼，人生如果是痛苦的，要靠着自己，把他去改造。他告訴我們的方法：自由和意志。這個宗旨已經在皇帝與嘉里利安人表示過了。指示人類末來的黃金世界，實現自己的意志，這就是易氏的光明。』

現在社會雖然有各種進步，但還是很紛亂的，和諧終是不能夠成功。人道還是受人踐踏。社會不完善，自由和正義不會存在。一方面是「朱門酒肉臭」，他方面是「路有餓死骨」，自殺者和犯罪者，統統是社會的可憐蟲，有加無已。世界全體人類也覺得這種紛亂情形是不能持久的；根本的改造是不容緩的。路易白狼（Louis Blanc）忠告有產階級說：「社會革命已實行了。現在社會的秩序是太過不平等，痛苦和壓制，不能夠持久。新社會成立，權利平等。這種和平的革命，可以說是很容易的和可能的。」

（見勞働組織一書）

真理是很嚴酷的和很痛苦的，但是比較一種謬誤或詐僞總是好些。同流合污，結果就不知不覺的變做庸俗。真理是日趨完善的結果；人人明白真理。路易白狼的警告，過了半世紀，社會的意識就醒悟起來。不論在那一個國家，和那一流階級，人人都以為應該改革，和擴張各種原理，不像從前的人，許久已經做過奴隸的和囚徒的了。現在的

社會還是冒牌的文明，千瘡百孔，社會破產，勢將不免。最頑固的人也被這些社會問題的潮流所捲入，他們雖然是要百計撐持這種現狀，但是危機四迫，很明顯的表露出來。各種危機，人人都不能夠輕視的，不能不找最好的方法，適合于人類的理性。大革命已醞釀，來勢雖然不大猛烈，但是不能免的，他震動社會的舊房子，快要傾頽，現在的國家或個人，常帝覺得是在于過渡時期，舊世界消滅，新社會產生。這一次大革命，一定是人類史上空前的創舉。這是社會的大慘劇，我們總有看見的日子。陳腐的東西要消滅，從前的宗教是不會復活的。在水平線上，我們看見一線曙光，表現一個新宗教：社會主義。現在世界一切痛苦的人類，統統蘇醒起來了，向着這一綫曙光。希望的光明像太陽的增長；人道終極的宗教，就是個人的良能，不要政府，也不要國家。魔爾幹（Morgen）在古代社會中說：『不要國家的組織是可能的。國家不是常常存在的，有許多社會是沒有國家的。但是社會不能夠沒有組織。希臘和意大利的古代組織，只有民族，沒有國

家。沒有國家的社會還發現于北美洲、印度、黑印度人、西印度民族中的份子，完全是自由平等，互相扶助。『社會主義是最文明的程度，我們趨向于這一個理想。社會主義的理想，現在人人都重視了。不但是政治範圍中有許多人討論，無論那一個地方，也同樣的看待。社會主義同別的真理一般，進行不大快，因為地步要踏實；原始時代總是很艱難的。提倡的人也不大多，一方面因為明白真理不是很容易的，提倡的人又覺得很危險，少不了做殉道者的犧牲。』

現在歐美的社會主義已經是十二分發達，解決這個痛苦的人道底唯一的法門，社會改造底唯一的工具。社會主義底工具是自由，平等，正義，和理性，沒有一毫成見。他沒有什麼格言和黨派，只有原理。沒有國界，種族的分別，只是人道。如果社會主義是反對個人主義的，也不反對個性。人生的社會概念，不違反有意識的個性的觀念。如果意識的對象是團結，是社會，是人道，個性就是一種良心，是一種意志，是一種人類的形式。

摧殘人格，就是摧殘個人的良心；沒有個人的良心，就沒有民族的良心，沒有人類的良心。人類要自由獨立來演進，人格消滅，比生命消滅更爲利害。社會主義底正義，對於一切個人，絕對是平等的，沒有一個例外。這一種正義是高尚的理想，供給個人的幸福。人道除正義以外，沒有旁的法則。正義是人事底正確的，唯一的標準，是社會生活底基礎。社會主義像經濟一般，沒有正義的，沒有道德的，是一種幻想。正義是沒有界限的，對於地獄中的工人，也是平等待遇。科學最高的目的，是解決各種問題，討論權利和義務，討論人生的目的，實驗真，善，美。我們要毅力做去，一切障礙物統是可以排除的，紛亂要消滅，平和要保障。這些思想是常常照耀人道的全體。

社會主義者開闢未來的門徑，總不肯休戰。易卜生在希格蘭戰士一劇中說：『不要說無用的話兒，要像口鋒和舌劍。』白蘭特的格言是：『要勝利就不要降服，如果還有生命沒有犧牲，就算是沒有一點犧牲。』

易卜生的著作中找不出「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這是很對的，但是邏輯上和自然上是符合的。易氏要開闢世界的法庭，去裁判現在的社會，這個法庭就是人類的良心，文明還是一種希望，沒有實現。人性還沒有保存，正義還沒有表現在這個世界上。世界上的暴力漸漸地減少，人道的平等和正義發達了，未來的人類，一定會實現這些理想。邵可侶 (Reclus) 在進化與革命中說：「進化已實現了，革命是不容緩。將來革命和進化兩事是不可分離的。」人道上幫助進化的人就是革命家。易卜生在白蘭特中說：「一望無涯際的沙漠，樹木被狂風摧斷，黑雲四佈，我覺得潮水長流了，太陽東升了。思想醒悟了，實現的時期就達到了。潮流膨脹了，文藝復興的時期到了。我們聽見鼗聲說：創造和產生的時期到了。」

卷二 易卜生主義

第一章 緒論

易卜生以社會劇著名，現在我們統同知道了。什麼是「社會戲劇」？我們也要知道的。在這個勞働的世界當中，普通一般人所謂「社會戲劇」就是有關于階級戰爭的，或描寫無產階級底可憐的生活。這些戲劇完全是希望很好的將來和新社會底幸福。這些著者都是宣傳者，或者是勞働家對於這些問題有很大的興趣，常常對於現代社會，持着反對的態度；弄到觀劇者在于不知不覺中，發生很大的感觸；明瞭那些戲劇底目的。又常常拿談諧的事情，來針砭社會，給觀劇者一個正當的批評。

易卜生的戲劇不但如此，并有很優美的藝術，有很高尚的思想，超于經濟和物質之上。那些心理的和性靈的問題，常常瀰漫于易氏底思想中。這些戲劇，傳播到有產階

級和貴族社會，赤裸裸地把他們的惡制度描寫出來，反對一切詐偽，表彰真理，人類社會底弱點完全暴露。易卜生底戲劇就是屬於這一個範疇。易氏自成一派，不容易同別派來比較。有許多人想模倣他，總是不容易成功。易卜生表面上受許多人歡迎，受許多人讚美，實際上明瞭他的人不多。在中國社會萌芽的時候，更不用說。

易卜生是一個象徵主義者，自然主義者，唯實主義者，個人主義者，厭世主義者；易卜生是一個厭世主義者，壓在人道上各時代中，大人物統統是愁慘的，嬉笑怒罵，是偉大人物的天性。易氏底性情很冷靜，是一個空前的大詼諧的詩人，不是一個厭世主義者。易氏是愁慘的，是溫柔的，但不是一個溫柔的厭世主義者。

易卜生不但是一個戲劇家，並且是一個小說家和詩人。他像別的大文豪一般，與時代同進。挪威和歐洲各國一個樣子，在十九世紀，文學界分爲兩部份：浪漫主義和唯實主義。易氏以前的挪威著作家，所著的戲劇，完全帶有本地風光的顏色；違反歷史的

事實，拿純粹的幻想做遊戲的玩具。

一九〇六年，易氏去世的時期，也是挪威脫離瑞典獨立的時期，但是易氏在二十歲的時候，正挪威族民的文學興起的時，所以他的初期的著作也帶有這種性質，做後來獨立運動的表徵。法國也自從一八四八年大革命以後，文學上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底運動也傳播到各國底文學界中。易氏最初的著作無非是挪威的神話，到了白蘭特，伯爾根等劇是哲學的戲劇，統統是浪漫主義的，很像莎士比的戲劇。易氏的戲劇雖然是很複雜，但很能夠表示他是一個未來人；他的精神底進化，還沒有完善。他的觀念沒有一定的法式；他末期的戲劇的思想是反對前期的。他以旅行爲生涯，擴充他的眼界。他初時學醫，也曾做過新聞記者，談諧詩人，和劇場管理。他旅居德意志，意大利很久。他絕對的仇視社會同牠的制度，是一種激烈派的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他是一個很熱情的個人主義者，有很高尚的和合理的情操。他以爲個人開宗明義的義務和權

利，就是發展自己的毅力和運用自己的意志。社會的生活，俾僞善所制裁，是個人運動底極大的障礙。所以他要極力推翻這種障礙。在這萬惡社會現象底頹垣斷壁上，建設一種人類自由底新房子，拿友愛和正義做基礎。這種社會的罪惡，困迫個人的情感，所以弄成易氏對於社會，持着極端的嚴酷主義。白蘭特要找尋幸福，像癡狂一般；犧牲他的妻子，脫離他的人民，來實現他的理想。他贊成戀愛，反對結婚。他不承認尊敬父母，是兒子必要的美德，并且要推翻家庭。他的思潮和嗜好很像一個貴族；他的良知和志向又很像是一個革命家。他駭怕教會，一切教育和一切不變的真理。他的宗教的情操很劇烈，所以他在白蘭特一劇中，就想革新這個舊社會。他的倫理的觀念非常複雜，往反辯論，由贊成變爲反對，又由反對變爲贊成。但是他的文藝上的美觀和實現的生活是很確實。頭腦雖然是有些混沌，但黑雲過了，太陽光就要復現出來。主旨雖無定，劇中人總是很玲瓏，態度很時髦，體裁是很嚴整。戲劇中表現女子底慈善心和母子之愛，互相

爭鬥很劇烈，沒有過于白蘭特一劇。易氏自從皇帝與嘉里利安人一劇以後，絕對放棄歷史的題旨，他要描寫近代真實的生活。易氏變為一個寫實主義者的時候，就是法國文學由夫魯伯（Faubert）的寫實主義，變做曹拉的自然主義和郁德（Daudet）的印象主義的時候。少年團一劇描寫主要的政治家五光十色，由貴族到權奸，結局對于片段的改造無大變動，傀儡家庭中的挪拉，尊重自己的人格，脫離不相識的男子。在羣鬼中討論教育問題，擺脫詐僞的情操，觀念和精神，這些都是我們的毅力的桎梏，要達到人生快樂的意味，這是人性中真確的幸福。還有一個嗣續的問題，許多子女，無知無識，俾父母底罪惡所犧牲，博得無價值的苦痛，未成年就要慘死了。近代科學不能不快些來討論嗣續問題。小仲馬底私生子一書也說過：「兒子未產之前，父親沒有告訴他的。」世人只知道有名利，絕不顧及道德。頑固派保守前人的繩墨，不敢加以批評。真理是跟着人道而轉移，倫理也是跟着時代而變遷。

易卜生底戲劇中，許多是論及病理學的範圍，符合于近代科學的。我們可以拿羣鬼一劇做一個很好的例證。人類有自殺或死亡的權利。父親底遺傳，給兒子不治的病。近代的花柳病，常常遺傳數代的，有時兒子的細胞惡毒未發，到了孫兒也會發作起來。易卜生看見人種退化的危機，非常清楚，他描寫一種新生命，是一個有覺悟的和很強壯的革命家，反對現代的政治，宗教，家庭和社會中的詐僞。現代文明底惡制度，實在是癡狂的表示，各種家庭和會社的新學說，反對舊社會的陳腐道德。有人責罵易卜生有一種自大的，貴族的智識階級底觀念和一種癡狂的無政府的個人主義。但是比較那些自尊的象徵派還有價值。一個藝術家對於心理上或倫理上所以有創作，就是全靠着他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也不是能夠分散團體，個人自己也有個團體，由元子而成，又是團體中一分子，不可分離的。個人和種類，是現在人道包括的兩種不可分離的東西。易卜生底個人主義是藝術和科學中的新思潮。羣鬼固然是描寫梅毒的遺傳，

海妲一劇也是描寫紛亂的和犯罪的神經病，海妲雖然是結了婚，但他還是要報復舊日的情夫之含棄他的，他甘心再入罪戾，毀滅他一本傑作的稿子。易卜生又在社會棟樑中描寫神經病者和犯罪，并且表示智識的和政治的罪惡。在羣鬼中，病理學的診斷雖然不十二分符合，但是藝術的責任與科學還有些不同，易氏表示科學的真理，實在是一種驚天的創造。病症不但是傳染夫婦間，並且遺傳無知的後嗣。這是藝術界大有功于科學界。

易卜生大部的戲劇是表示良心的危機，革命的歷史，或者倫理解放的文章。只有三兩篇是幻想的爭鬥和滑稽的。他所宣傳的，他所夢想無非是愛護真理和仇視詐僞。人生的概念反對耶教的概念，生存的愉快反對宗教的愁慘。許多人還是叫他做個人主義者，這是恢復個人意識的權衡，反對人爲的法律。因爲人爲的法律是條文，沒有例外，他並且反對社會的制度和偽善，因爲實際是沒有價值的。婚姻是精神完善的結合，

拿絕對的忠誠和自由做基礎，互相覺悟，大家認識。末了人生和理想要符合，易氏的思想帶有自然主義，社會主義和厭世主義。易氏是一個大革命家，不滿足于現社會，良心上覺得不安。個人的權利反對法律，良心的道德反對法典的道德。

易氏純粹是一個倫理學者，他見得現代的道德，無非是詐僞；什麼宗教，藝術和愛情，統統是同一的謬誤。易氏要質問社會什麼是美？社會所謂美的無非是醜。他又要質問社會什麼是真？社會所謂真的，無非是僞。什麼是宗教？那里有牧師？信徒在那里？殉道者又在那里？家庭和婚姻也與社會有同一的謬誤。

第二章 易卜生主義，勃爾生主義，康德主義，尼

采主義，托爾斯泰主義

如果要研究一個著者，就應該先行研究他的精神，因為他的人格是大有影響于他的著作。環境是由他的精神表現出來，像一個三稜鏡子一般。他反映出五光十色，這個世界像是一個幻境。如果要多找材料，採得各種複雜的顏色，就要常到新的地方，見識越多，思想就越豐富。自然界是無止境的，什麼東西都可以產生出來。個人也是如此，什麼人道的思想，也許由他產生，人類的思想本來已經像是死灰的了，但是也許由一個改造家振奮起來，這個改造家能夠名稱其實的，就算是易卜生了。他指示我們現在社會底罪惡和缺憾及人類最隱祕的精神。

我們研究易氏底精神，就可以明白他的人生觀，再研究他的環境，就可以明白他的宇宙觀了。易氏的魄力很偉大，獨彈獨唱，絕不受惡環境所影響。他所彈唱的無非是社會上的悲歡離合。他也不願意找一個知音的朋友。他的歌聲，很像樹林中的自然音韻，感人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我們解剖易氏的精神，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個疑謎的

著者底思想，我們只有從他的著作中的傳記看出來。易卜生不很像一個詩學者，因為他對於現實的世界見得很清楚；他又不像一個幻想家，夢寐不忘一個遙遠的和奇情的世界。由他的體格看來，他實在是一個哲學家，他像一個數學者。

如果把易卜生的著作全體解剖起來，我們便見得易卜生主義根本有矛盾的地方。跟着易卜生智識的進化底程序，一步一步的研究下去，我們就發現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底大爭鬥。易卜生少年時代，指明個人的利害，反對一切制裁，所以易卜生起初就是個人主義者；凡是限制個人自由發展的，就是他的仇敵。他反對國家，因為他是個人的制裁者；他責罵社會，因為他拿詐僞的倫理來摧殘個人，不會改善他。他的個人主義一見於白蘭特，再見於伯爾根，三見於人民公敵，其他的戲劇中表示這種主義的，就不勝枚舉了。易卜生說個人有發展自己的機能到最高程度底權利。但是到了後來，他就見得主觀性總是弄到精神不大舒服，不管他是好的或壞的，美的或醜的。他開始疑惑自然的倫理

和客觀的美底存在。他在僭竊者劇中也表示尼采的虛無主義。後來易氏就停止來解決那些問題了。個人應該受社會的制裁到什麼程度？個人該不該自由發展他自己的機能？他們對於人道有什麼效果？個人該不該跟隨着自己的唯我目標？或者個人應該犧牲自己爲團體的利益？易氏總是不大理會牠們的。

易氏指明個人總有唯我主義底自然的趨勢。但是這種唯我主義在他的倫理的進化中，已經決定他的進步了。人類自然的態度，一定反抗那些自己不悅意的東西。人類原始的情感，也可以辯別善惡兩途。易氏在他的戲劇中指明一種神祕的定律，不要人類做有損自己前程的東西；並且要做有益於人的是很快意的事情。照這般看來，人類最高的幸福就是做有益於社會的事情。據易氏說人類不但是有自由發展自己的機能底權利，並且有那一種義務。因爲這是人道全體的利益。易氏最初主義，就是像居友底自由的人生哲學，要求個人有自由活動的餘地，除自然的倫理以外，沒有別的一

切制裁。因爲易氏是信仰人性本來是善的。易氏的哲學有許多康德的神聖主義底印象。他以爲美是人類自然的趨勢，向着倫理最高的一方面發展，因爲美學的作用，不過如此。康德底範疇的命令式，常常表露於易氏底著作中；在羅士馬莊中呂璧嘉要迫得服從一種神祕的道德，不管他的本性原來是反對的。易氏也沒有解釋這種神祕的權力底元素。這種康德哲學的本體，在人類不自覺間發現出來，完全是一種道德的衝動。這個問題同是發現于女性主義中。易卜生也許看做一個嚴酷的女性主義者。他的主義表現於傀儡家庭的，已經震動全球。大多數的意見都以爲易氏提倡女子個性的獨立，不要有一些約束。我們如果要知道易氏女性問題的進化，更不妨詳細討論一下。

（見下章）

挪威戲劇能夠做代表的，就是易卜生和勃爾生。他們倆同享大名，不但是爲北歐人士所敬仰，并且全世界都崇拜他們。他們在少年時代做了幾年朋友，後來就變做文

場的仇敵了。他們的著作互相攻擊，無所不至，但還是以直道相待。大家都保守武裝的和平，勃氏曾做微塵一篇小說，稿子已做好了幾個月，但後來看見易氏出現羣鬼一劇，當中的思想是相同的，勃氏就把那幾段刪去了。可見得他們的思想常常相同。勃氏長在那威，易氏或在德國，或在意國，他們絕對不得有一點相通的消息和關係，他們的生辰，約同在一八三十年，同在一城，在挪威海岸，人民多以釣魚爲生活，白雪的寒冬，週年中總有六閱月。他們同得政府的補助，到歐洲南部，勃爾生一八六十年到羅馬，易卜生遲四年也到此城。他們同是由挪威的著作家，變做歐洲的了。他們同贈送羅馬很著名的禮品，易氏著有白蘭特和伯爾根兩劇，勃氏也著了數齣。

在一八七五年勃氏開始著了破產四幕劇，兩年後，易氏著社會棟樑一劇以報之。後來勃氏又著新聞記者，新制度，里奧拿大 (Liorna) 手套，太高目的，五劇，易氏又著傀儡家庭，羣鬼，人民公敵，野鴨，羅氏馬莊，海上夫人，海姐七劇。我們在傀儡家庭底開幕

時期，就見得挪拉同三個小孩子在餐檯底下捉迷藏，表示一種愚驕似的少年的母親；很像勃氏新聞記者開幕時看見一個無知的少年和失意的愁慘的女子用膳，這些不是絕無意識的事情。乃是表示易氏一種社會哲學的理想——無意識的人生觀。易氏在海姐底首幕中描寫他的爲人，也是同一的志趣。易卜生和勃爾生在戲劇中研究心理學和社會學底問題，要挈科學來解決現代可憐的人生，他們在遊戲中，實施正當的教育。我們讀易氏的羅氏馬莊和勃氏的里奧拿大，很像是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易卜生底思想是入於厭世主義範圍，表示可歌可泣的革命的性質。他的著作統統是殘忍的憤恨的和失望的。勃爾生是同易氏相反，他持着樂觀主義，所以他的著作中有太陽，有幸福，有和平。像德國哥特極端樂觀主義。

易卜生在他的藝術中，表現一個新時代。自從產生了一個易卜生，挪威初次在歐洲文學進化史上，才占據二位置。易卜生也自從著了白蘭特，才算是他一生在文學界

中頭一次成功。但還是不能算做第一流的詩人。只可算是第二流。丹麥有一批評家說：「那是純正的詩學麼？」在這個時期，易卜生在文學界的蒼天上，算是一點小星。勃爾生已是太陽光了。易卜生是真理探訪者，必要經過了許多文壇上的競爭，才能夠建設一條康莊大道。我們看看易卜生的詩集中，少年時代的作品，還有許多懷疑，不能自信的態度。易氏只在於寂寞中達到他的文藝底登峯造極。他的性情冷靜，很久也不變常態，便自然會產生自信心。報章上有許多看不起易卜生的文章，比方說：「易卜生是絕對的等於零。」

勃爾生很喜歡談天，常常聽見他的言語，是一個樂天派，和藹可親，並且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帶有政黨的彩色。易卜生是孤介自處，不喜歡談話，是一個厭世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令人不敢近，他反對愛國，並且是一個世界主義者或無治主義者。

易卜生是一個思想家，他的戲劇許多是研究責任問題。人格和自由意志，有什麼

關係如挪拉和「海上夫人」對於男子和家庭的責任；罪大惡極的「社會棟樑」對於社會的責任；反對社會的改造家，「人民公敵」底責任。

勃爾生很自然的是一個道德家；他的心坎不是一個戰場；易卜生就不同了。他心裏面常常發生戰爭，個人與個人戰，與社會戰；新的和舊的戰。他持着一個定命主義者的態度和信仰，像裁判官一般，解決一切懸案。

勃爾生鼓吹反對專制，反對迷信，（無治主義也在反對之列，）或者是要求解放和兩性的貞操。易卜生一點也不鼓吹，他只提出各種問題，給我們自己反省。他是一個擺脫社會一切制度和惡習的自由人，提倡生命是快樂的。在他的著作中，很容易看見他是一個反對國家者和反對宗教者。他又反對現在人生沒有戀愛的愉快。一個社會主義者，同時也可以絕對的是一個唯我主義者，或個人主義者。一個保守派，對於社會常常比較一個革命派，更爲破壞。

托爾斯泰與易卜生同是社會的破壞偶像者，他們想在國家以外建設一個新社會。他們倆都是無治主義者，反對國家，易卜生是重個人，托爾斯泰是重平等。易卜生只是一個提出問題者，他自己的職任不肯解答，要人自動，不像托氏代爲解決。

與易卜生同年在俄國有托爾斯泰，在法國有大哲學家丹拿（Danoo）。由易氏的著作看來，他完全是一個哲學家，所以我們很喜拿別的哲學家同他比較。丹拿少年時代，很像易卜生，完全是一個革命家；他到了四十歲的時候，他在法國智識界中已造就了一個大革命。到了晚年，又像易卜生一般，變爲少年時代的革命底勁敵，前後判若兩人，把從前所建造的高峯，現在要鋤平了，漸漸地趨重平等。我們可以見得少年人重進取，老年人重保守。少年的生命是向上的，老年的生命是平行線；因爲老人已經沒有特殊的希望了，比較起來，丹拿是較頑固些。他的理想是在于德謨克拉西，不外英國的制度，守存已往的各種價值，全在于本土的自然發展。

法國同時有兩大哲學家，一個是丹拿，一個呂能（Rean），他們倆差不多常常是相提并論的。我們已經講了丹拿與易卜生的異同，不妨又講講呂能與易卜生的關係。呂氏少年的作品，很有名的，是未來的科學。這本書底思想，很像易卜生底白蘭特；他說人類底對象，不是知識，不是感覺，又不是幻想，只是在于人類全體的意思中。他解釋易卜生底白蘭特一劇中的思想，白蘭特提倡教堂是沒有牆壁的，沒有界線的，只有蒼天才能夠籠罩牠。呂能也同樣解釋；他也用一樣的幻象，以為舊教堂應該掙新的和大的來做替代。宗教的教義，應該掙別的來替代，上帝也要從新改造。世界實在的構造，不要有什麼鬼神。這種真理，不但見于易卜生底白蘭特中，并且又見于皇帝與加利里安一劇。

我們要講易卜生的哲學，不妨多拿幾個哲學者同他比較。

法國著名倫理學者居友（Guyau）所提倡的自由的倫理和社會的藝術，又與

易卜生同調。他們所鼓吹的人生哲學，就是「生術」(art de vivre)人類要絕對的自由，絕對無限制。

上頭所講三個大哲學家，統統是法國的。居友底老友尼采，雖然是德人，但是在法國同居友同處的時候很久，因為這個關係，所以在法國的德國學者，最著名的就算尼采了。康德大名，還恐不及，在法國，尼采底著作底譯本，也比康德多些。

尼采與易卜生著作上又有絕大的關係。尼氏的虛無主義，超人……統同與易氏相同。他們倆都是奮鬥的健將；超于政治生活以上。他們第一種相同的地方是他們的世系不是貧寒的，易卜生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挪威當代的名門；兩方的家庭統同是有產界的舊家風。尼采也是波蘭貴族的遺系；但他只顧自己的環境，不理他的世系。他們兩人都是討論超人高尚的思想。他們倆在心理的解剖上是很符合。尼采愛惜人生，對于人生真義，覺得有很大的威權，實在很有保存和發育的價值。他覺得詐僞只是一種

摧殘生命的東西，不過也可以鼓勵人們奮鬥的能力。他反對耶穌教的詐僞，也是持着這種態度。易卜生是一個真理底讚美者，他的思想的進化有類于尼采，易卜生在野鴨一劇中，也講了許多心理學底問題。

詐僞的心理，只會發生于中庸的人，大智大愚的人不會有的。易卜生以為超人也有幻想的。他自從著了羣鬼一劇，已經不肯把真理赤裸裸的描寫出來，所為歐爾文夫人也不實告兒子他的父親底勾當。他要真理籠罩着，但是真理會進化的，到了終幕的時候，他就不能不把真理完全暴露了。又有許多劇中人，易卜生也把他們的真人格藏匿了，不肯直接表露出來。

易卜生和尼采都以為人生的偉大，全靠住良能的偉大。對於婦人，易卜生和尼采就有大大不同的地方。尼采以為女子是男子的仇敵，男子是被女子牽入萬丈的深淵，不能自拔；所以男子應該戰勝女子。他的格言是：「如果你要見一個女子，不要忘記搗

帶一條鞭子。」易卜生的理想，就同他極端逕庭。他以為女子是男子的朋友，他能夠鼓勵男子做偉大的事業。白蘭特一劇中也有這樣的女子。他又以為女子底能力，反對社會的詐偽和惡制度，是最為雄猛的世界，沒有別一種勢力比他大。易卜生和尼采在文學界上都是獨豎一幟，他們一生總是孤立的，性情也很寂寞，可謂無獨有偶。但是易卜生的著作在劇場上也得許多庸衆歡迎，尼采雖然是常常想找智識上的朋友和門徒，總是歸于失敗。所以尼采一生做著作的奴隸，社會上還是很少人知道他的著作，可憐實際上他們倆在文學的舞臺上，那一個占重要的位置，那一個能夠留存永久，這個問題真是很難解答。易卜生說：「最孤獨的人就是最強猛的人，」大人物更是孤獨。尼采說：「一個民族底目的，只在于創造一些大人物。」尼采的超人的貴族的哲學，很像易卜生的革命的急進主義。

易卜生影響近代的文壇，勢力是很大，戲劇界更不用說。易卜生是一個自然主義

者，與托爾斯泰和曹拉等輩相同，極端同舊日的理想主義相反，德國大戲劇家哈德曼（Hauptmann）底沉鐘是受了白蘭特等劇所影響，晨光一劇又受了羣鬼和托爾斯泰底黑暗威權所影響。英國人視易卜生，不但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也是一個心理學者。法國象徵主義最盛，易卜生在法國又是一個著名的象徵主義者了。人民公敵反對社會，反對國家，易卜生又是一個無治主義者。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易卜生在娜威初時以為是一個保守者，後來就看得維新派；在德國又看得自然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英國看得唯物主義者和心理學者；在法國看得象徵主義者和無治主義者。易卜生的著作不論在那一個地方，總有特殊的表現，他的思想的廣博，隨處可以見得出來。近代戲劇的文學有很大的變遷，戲劇界的運動，也很有趣味；寫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並駕齊驅。易氏討論倫理的觀念，婚姻，家庭，和個人與社會的奮鬥，對於我們有直接的趣味。

第三章 易卜生底女性主義

第一期 易卜生的女性主義底問題

我們在易氏戲劇中所發現的女性問題，有根本矛盾的地方，因為個人思想的進化，大概如此。我們達到這個結論，就要明白易氏女性主義底問題實在包含有什麼東西？我們可以把易氏底戲劇分為三大部份，每一部份能夠表示易氏底思想。女性主義的問題底成立是在於第一部份底十二齣中，由卡鐵連拿至社會棟樑。我們把這些戲劇的情節來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白女性問題最初的狀態，是女子的終極，在於自己個人還是在於實現社會的理想呢？易卜生知道女性問題的複雜，包括於女子希望解放自己的原始的良能中。他的趨勢底目的不單是在於脫離男子的約束。這個問題，照易

氏看來，是更爲複雜的。易卜生所創造的女子原來要反對自己的地位，受社會生活底壓制的，易氏在海上夫人一劇中，已表示一般人的見解，女子不是一種已決定的個性。他與男子的共同生活，受了影響，就變成像他的丈夫底個性一般。這種變態是合于邏輯的和必要的，因爲女子底人生觀底目標，只在於爲人妻，爲人母。普通的意見又以爲男子與女子極端不同，男子絕對不模倣女子的個性，因爲男子以爲女子和愛情不過是多餘的附屬的東西。男子占據着自己的權利，實現他的理想和奢望。在這種情形中，男子駕馭女子是自然的。因爲易氏對於康德的思想以爲是很對的，理性要戰勝感情。

但是易卜生不是懵然於近代的女子運動，他們的希望要同男子平等，瓜分他們的權利和義務。在他的戲劇底第一部份中，易氏已經指明那些女主人翁，抱負一種高超的智識，和鬚眉的氣概；脫離女性底隘狹範圍，帶有一種奢望，同男子一般，要實現他們的理想。但是還有許多阻力，反對他們智識的活動。女子的性質和情感很有活動的

能力。女子在於未達到目的以前，應該提議，只要適應愛情的勝利和自然的趨勢，反對爲人母的責任。這種女子的本性，反對個人的獨立，所以易氏開始就知道女性主義一個問題要同這種趨勢競爭。對於女子解放的慾望，易氏以爲只要打破女子從前的幻夢。我們在第一部份中女子能夠解放他們的個性。

第二期 女子個人的權利

在白蘭特和戀愛喜劇等劇。——第一部——已經表明女子的機能，不讓於男子，目的是在於生命的意志。我們見得那些女子，犧牲自己的生命，不是爲着愛情，也不是爲着他的兒子，只是爲着一種理想，沒有利益於個人的。我們知道白蘭特的妻不是爲着愛情而隨伴他的，只是爲着他的主義底反響，警醒他的妻子的靈魂，願爲主義犧牲，他們要做人道的先驅，否認唯我主義，提倡利他主義，只知道有公共幸福。他不但犧牲與前

夫的戀愛和快活生涯，并且犧牲自己的兒子。那些女主人翁完全是趨向於解放自己的，但沒有一個能夠奮鬥成功的。這是因為他們原始的情感為他們的阻力。在這第一期中，女子還沒有活動；只是俾男子感化，并且受了催眠，振奮他們的志氣，精力和慾望。在這一期中也沒有見過一個女子不是跟隨着男子進行的；又沒有一個女子能夠完全獨立的，又沒有實際的生涯，總是幻想的。

第二期中——第二部份，——易卜生才有新的概念。我們會質問女子既然有高優的機能，為什麼不能占一重要位置要解決這個問題，必先要女子有自由的地位。還有一層，要有一個強健的個性，迫着他人跟着自己的模樣。初時易氏見得女子不是自由的，他是自己情操和本性的奴隸。到了這里，又發生一個新疑問：為什麼女子不能夠自己解放，戰勝他的個性？因為幾千年來女子做道德律的奴隸，做男子的附屬品，在生存競爭中，女子的機能，沒有自由發展的可能性。這都是易氏所解答的問題。易氏要女子的

教育和工作同男子一樣。同時他又質問女子是否有確實的性質與男子平等的要解。答這個問題，他就要研究到女子實在的生活。這種有趣的變遷，是入於易卜生思想底第二期，社會棟樑一劇就是這期的開幕，也是前期的閉幕。

第三期——個人降服於團體的理想

在第二期中，易卜生討論女子能否獨豎一幟。女子能否維持社會？這又是一個問題，第二期中的女主人翁如娜拉、傀儡家、歐爾文、夫人、羣鬼等統同沒有那些能夠做社會機能。在社會棟樑一劇中的幾個女脚色發達他們的個性，到極高的程度，差不多要實現易氏的理想。前期易氏的理想，像那些勇敢的機能，鬚眉的氣概，高尚的精神，就產生一個娜拉，但這不過是環境所迫而成。易氏所要求的女子，要完全自由發展，變做一個「社會的棟樑」。娜拉有一種極大的能力，戰勝他的情操，實現他的理想；他不是

要戰勝他的個性，只是超度自己，做「社會的棟樑」。別離兒女的痛苦，不能夠阻礙他的前程，因為易氏以為應該犧牲個人謀公共幸福。易氏始終要個性底倫理的發展，到最高的程度，實現社會的理想。他以為女子個人的利益是符合於公共的利益。到了第二期，易氏變做懷疑的了。他所要求的，是女子的機能，應該選擇那些公正的。這種大革命就產於女性主義中。女子能否超過從前的道德律？易氏就拿羣鬼懷疑主義做解答。因為這齣劇的女子，沒有一個是有高尚的精神的；他們總沒有做「社會棟樑」的理想，就是歐爾文夫人也沒有真道德的概念。

易卜生痛罵社會的腐敗，為個人底桎梏，弄到個人不能夠實現他的理想。在野鴨一劇中，易氏表示極端的懷疑主義。他要求推翻陳腐的道德，救濟個人。他要提倡人生真樂，所以就有人罵易卜生是提倡不道德的自由學說。他表示女子要求幸福的權利。在第三期中，我們就見得易氏最高的理想，就是個人降服於公共的幸福。

我們要曉得易氏根本的思想，就不能不知道他的戲劇中的哲學。易卜生主義底個人的趨勢，達到最高的程度，同時又有一種神祕定律的勢力，迫着他實現社會的理想。女子自身也不能逃避這種定律，差不多劇中的女子問題完全是符合於這種模型的。

在第一期中的戲劇（由卡鐵連拿到社會棟樑）這種模型已經開始發軔了。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底爭鬥，實在是代表兩種女子。利他主義的女子初時爭得勝利。在卡鐵連拿中一個女主人翁，表面上雖然是失敗，但實際上是一個利己主義者的女子底勝利。別一個女子要損害卡鐵連拿，她能夠超度他，並且保證他一種神聖的寬恕。後來又有兩劇是同一爭鬥的結果，也是相同。由戀愛喜劇到皇帝與嘉里利安人，代表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兩種女子已消滅了。後一劇中兩個女子是另一種新模型，與從前的不同。因為利他主義的女子，不再爭鬥，得男子的歡心。只是扶助他向着道德一條路

上走，并且與他同歸於盡，爲社會犧牲。

在第二期的戲劇中，由社會棟樑到羅氏馬莊，易氏很像鼓吹女性的個人主義。但是這些女主人翁一方面是趨向于個人的改造，一方面又製造社會的幸福。野鴨是一例外，因爲這一篇劇是代表易卜生的懷疑主義。

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底戰爭，在第三期，末了一期（由羅氏馬莊到我輩死者復活時）更爲劇烈。在羅氏馬莊、海妲、大匠等劇中，又是一個女子，反對別一個的。他們競爭的結果常常不變。利他主義者常常戰勝利己主義者。我們要注意一點，就是強健的個性，趨于完善一途，并且他們的趨勢是符合于社會利益的。個人如果被本性所約束，一定不能夠實現他的理想。易氏有許多例證舉出來。

在第一期中的戲劇，女子差不多完全是附屬於男子。男子能夠完全發展自己的機能；但是女子總不能夠擺脫他的爲人妻，爲人母的本性。但是易氏深信女子能夠發

展自己的機能，做社會的棟樑。他在這一期的戲劇中說過：「因為我知得很清楚，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能夠比女子的力量更偉大的。他能夠指導男子到上帝所指定的道路。」

女子常常跟隨着自己的性質，她的第一着，就是希望為所愛的男子犧牲，並且供給兒女的生命。易氏曾經在挪威的「女性研究會」演說：「人道的問題，將來要由女子解決……這種大事業要由于子女的實行。」

在第二期的戲劇中，易氏想調和女子自然的環境和解放的趨勢。怎麼樣女子才能夠發達到一種程度，能夠很大影響于社會的呢？易氏希望女子能夠擺脫陳腐道德的奴隸。但是他很懷疑女子實在有沒有實現這種理想的能力。

在末了一期，意見也狠紛紜。到了小愛友夫，易氏發展他的唯理的思想，很像是在達到一個結論。但是後來又發生矛盾的地方了。最後兩劇，完全與前者不同。易卜生在羅

氏馬莊中已經是用一種高超的理想，來解決女性問題。呂璧嘉拿一種嚴酷的道德，摧殘他的劣性根。只是他還不能夠做社會的棟樑。因為在這種競爭中他的個性已經柔弱了。他失了活動的機能，所以不能夠做模範。自從呂璧嘉以後，易氏對於女子的機能，懷疑女子的尊貴，已經消滅了。他的犧牲，是易氏信仰中的勝利，相信女子是能夠表彰人道的。那些實現這種思想的障礙物也消除。這種同樣的思想，又發生于海上夫人中。那個女主人翁，要選擇那一種自由，是他自己所喜歡的。到了這裏，那個著者的信仰，以為女性是善的，已占勝利了。但是呂璧嘉的黑暗的生涯發生了，她的惡劣的趨勢，又發現在海姬一劇中。他沒有勇敢，因為反對的勢力很雄厚。這種神秘的定律，是同人道的功業並行。大匠中的女主人翁底強健的個性，就是被這種定律底嚴酷道德所戰勝。在小愛友夫中又發生這種現象；在此劇中，易氏很嚴格的指明女子應該跟着那一條路走。她可以達到極峯，向着太陽光處去。要達到最高的目標，羅氏馬莊的理想，是為人道

犧牲，提高人類的人格。

我們知道這種理想，漸漸地發達起來了。在白蘭特中已經發現了；在傀儡家庭中更發達；在人民公敵中更爲嚴酷。在野鴨中發生一種危機；在羅氏馬莊和海姐中又有些光明，直到小愛友夫，牠的進化就算是登峯造極。在此劇中，易氏所用的方法，在於指明女子如果要實現他的責任，就要有影響于其他女子，擺脫自己從前的本性。在小愛友夫中，那個女主人翁就能夠達到易氏所指示的高度。自從小愛友夫以後，易氏的思想發生複雜的態度，我們很容易看見女性問題根本的矛盾。易氏以爲女子不但是能夠做社會的棟樑，並且能夠做道德的指導者。但是後來的戲劇，就要辯正這種觀念。易氏以爲表彰人道，只是一種幻夢。實際上是同他的理想相反。所以他在後數劇中表示一種懷疑主義的結論。在博曼和我輩死者復活時等劇中，女子只表現他們的本性，再不夢想實現一種最高的目標。易氏以爲女子還要在於很遠的將來，才能夠達到他的

希望。易卜生在二十世紀開幕的時節，就與十九世紀同歸于盡，我們現在要繼續他的功業，他的希望，現在比較是接近些。

易卜生底改造的事業，全在于思想的革命。人民公敵一劇，是很好的榜樣。易氏的女子，完全是高聲自由旗幟的。但還有許多人誤入迷途，結局很悽慘。一線光明，遠遠地照耀着真自由的樂土，等候着他們！有些雖能夠達到絕頂，多是無力維持。我們只有等到新生的人類，來實現易氏的理想。易氏的希望是在于未來，他的價值是黑暗中的光明，高懸天際，照耀一條大路，給後人走的！

關於易卜生底婦女觀，有許多人做專書來研究，因為女子問題在今日社會中是很重要。易卜生在他的戲劇中所創造的女子，能不能生存在今日的社會呢？這一個大難題，實在是很費躊躇！有人批評他，說他所創造的女子是不可能的。但是藝術一件東西，不能夠完全被自然主義籠罩着。自然主義只描寫尋常生活底實在的狀況，實施於

藝術中，不大注意到個人心理底觀察。大智慧的人不是在於產生，乃是在於創造，不是在於降服真理，乃是駕馭真理。所以尼采超脫往普陳腐的適應的和痛苦的哲學，創造意志的和愉快的哲學。德國著名音樂家華拿（Wagner）要超過從前陳腐的音樂的學說，創造新的，易卜生也不滿意於現在平淡的女子心理學，要創造未來的女子。超人不是現在的，乃是未來的期望，很近的或很遠的將來。我們如果研究易卜生劇中主人翁底心理，我們就明白他們都是人與超人當中的橋樑，是預備者，是新亞當，傳遞消息的天使。像白蘭特同戀愛喜劇底主人翁等……個性不能夠同現在社會的道德相關和，那個女主人，也是超然的柔物，熱情的革命，同樣的奮鬥，困苦於良知一個問題，什麼痛苦，什麼失敗，總是同他們的智識中的兄弟們共同甘苦。

（一）海姐——是一個幽靜的，痛苦的，不甘調和的女子。在今日的社會裏面，她能夠快活度日的。他的愛情是滿足的，金錢也滿足的，有人愛慕，也有人嫉妬。但是她的幸

福碰着許多障礙物。她能夠滿足她的虛榮心，但不能夠滿足她的幻夢；她想做宏偉的事情，超出庸衆，但不能夠成功。人生總是同命運奮鬥。他的覺悟日趨於癡狂，他的靈魂繼續呼號，他的失望到了末了，便擺脫一切惡濁的環境。這種優越的和完美的心理底創造，在悲劇中占第一流位置。

(二) 傀儡家庭中的娜拉也是一個革命的傀儡；她生存在父權底下，迫着她要爲人妻；處於夫權底下，迫着她要爲人母。世界爲什麼那般胡鬧，脫離了一種勢力，又担上別的枷鎖。她實在不知道有生命的。她愛丈夫，以爲是戀愛成功的了。她要把理想來實驗，便發現男子的殘酷。女子常常爲男子犧牲，但是男子只知道自救，不知道救那些爲他犧牲的女子，這種覺悟，何等痛心！但她總是不甘心降服，她決心革命，末了她由罪犯變爲裁判官。他明白他的父親和丈夫，是始終沒有愛她的。他們完全是拿她做兒戲，從來沒有把真實的事情告訴他，她對於自己的幸福和家庭，一點也不知道。

她所愛的教育是什麼？宗教！道德！何等黑暗！神聖不可侵犯的綱常名教，無非是在於爲人妻，爲人母。當時的狂風暴雨，夜深的時候，她才發現自己的人生真義；家庭，丈夫，兒子，她統同拋棄了。娜拉是荒謬的麼？不對！她是一個反對奴隸女子的徵象，並且反對謬誤的人生。所以他是合于邏輯的。

(三) 羣鬼中的歐爾文夫人，是歐士華——魔鬼——底痛苦的母親。她的痛苦生涯，全是受了社會道德法律底厚賜。她的兒子底血管中傳染他的父親的花柳的毒菌。她因爲社會的道德和宗教不許她宣佈出來，她就要痛心疾首的降服，要她近親她所厭惡的丈夫，拋離他所愛惜的兒子；違背人情的罪惡，社會不能不負責。她的兒子一生從沒享受太陽光線底權利。他的良心忽然發現一種新責任，像娜拉一般，真理就會從慘劇中流露出來。如果是痛苦的，爲什麼要有的人生，這是做兒子的應該質問他的父母。歐爾文夫人底目的不在於創造歐士華底生命，只在於戕賊他的生命。因爲既然要產

生他，爲什麼又要戕賊他？兒子既然沒有要求父母供給生命，爲什麼反要給他萬惡的生命？這是兒子所不要的；我要求做父母的人來解答這個問題。惡因惡果，所以我佛說：「莫道因。」這是做父母的大錯特錯！做兒子的完全是可憐虫！歐爾文夫人自身也是一個魔鬼，他的血管中，也包藏先人底恐怕和成見，所以不但把自己做犧牲，並且要犧牲無辜無識的少年兒子！

(四) 羅氏馬莊底呂璧嘉 (Rebecca West) 是一個夢幻家，這一齣慘劇，隨處發現悲哀的景象。呂璧嘉的愁慘，很像一個悲觀主義的哲學家，常常發生痛苦的觀念。羅氏馬也是一沉默的，幻想的人，經過許多奮鬥，才看見許多人生的謬誤。他要孕育人類的精神，提高人類的良能，這是人類必經的道路。呂璧嘉願扶助他從事于這種偉大的事業。呂璧嘉是他們的朋友，他的參謀，並且變做他的戀愛者。羅氏馬經過了一次重大的奮鬥，發現一種新人生觀；陳腐的信仰中，產生一新希望。他獨一無二所訪尋

的是真理，這種真理是藏匿在人生底罅隙中，人類的靈魂也由他振奮起來。他找得了這種真理，可是他的痛苦就跟着來了；呂璧嘉已往的生涯，總是黑暗的和痛苦的；黑幕揭破，幸福就從九天墜入萬丈深淵了。愛情不反對快樂，也不供給快樂，只是常常隱藏許多痛苦。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在於希望和恐怕底戰爭中。呂璧嘉願犧牲自己的生命，恢復羅氏馬從前的信仰，羅氏馬見得他的勇敢，末了，也明白一切情形，不願意自救，只願意與他同歸于盡。

易卜生底戲劇中，女性問題，實在占一重要位置。如果要詳細討論他，除非把易氏著作底情節完全講出來。在社會的生活當中，女子要有絕對的獨立，恢復他的人格。比方傀儡家庭，羣鬼等劇，差不多完全是討論女子問題。如果要明瞭著者根本的思想，就不能不討論他的著作底全體。易氏底人生哲學，完全是擊唯實主義做基礎。他的著作，範圍本來是很廣闊的。每一個劇中人，總有一種特殊的狀態，沒有相同的地方。個

人的界線，描寫得很清楚。他的著作中的辯難，完全是爲女性問題底辯護士。

易卜生主義有一種很大的價值，就是他喚醒女子的魂靈；他的藝術完全是新穎的和特色的。我們儘能夠在易卜生著作中，見得女性問題底進化。易卜生的文字生涯底發軔的時候，就覺得他的天職，要做人道底先驅。他的厭世主義是很自然的，他見得實際生活當中的事情很清楚。他反對社會所讚美的幻想主義。易卜生底悲觀，就是因爲男子不高尙，女子不清潔。世界要怎麼樣才是好的呢？男子要怎麼樣才是高尙的呢？理想中的女子也是怎麼樣的呢？這些問題，就是易卜生少年時代所弄不清楚的，也是他終身所要解決的。真理的旗幟，被易卜生高豎起來；太陽光線也被易卜生攜帶到社會裏面，照耀一切事物。他指明人類現在的生活狀況是怎麼樣，他們的理想是怎麼樣，他們的意志是怎麼樣，一句話說，就是易卜生要我們自己看清楚人類的靈魂。

易卜生描寫女性主義，非常敏捷，非常嚴密，這個大疑謎，幾千年來，常常隱藏在黑

暗中，大心理學者，也不容易發覺。宇宙的法則，維係着個人的傾向，人類要絕對的符合她，女子比男子更利害。因為女子的思想和意志總是較為奧妙，不容易描寫。所以很容易誤會，看做人生的天使。研究易氏底著作，就可以明白大多數的女子。女子的情意，雖然是很微妙，但是易卜生也能夠表露女子底真精神。照這樣子看來，易卜生的戲劇中的女子態度，雖然是非常複雜，也可以明白解釋。易卜生的性情很孤僻，他一生只有一個女子做他的模範，這個女子就是他的妻，她影響她的丈夫很利害。易氏還有一姊妹是在野鴨中描寫過，是一個重要的脚色。他的妻年少喪母，（只五歲，）所以易氏的劇中人如海姬，娜拉，呂璧嘉等，統統是年少喪母的。她的繼母，也是文壇有名人物，著有幾篇戲劇由易氏排演過，並且同易氏的感情也很好。易氏底劇中人有模倣她的。

易卜生的妻，沒有什麼著作，但是我們知道，如果沒有她的幫助，他的名譽，也不會有這樣的飛揚。他們的性質是完全相似的。易氏的生存競爭，經過幾許痛苦，幸好有她

的扶助和勉勵，他們倆很像是在這個世界大舞臺上狠好的腳色。又很像易氏在訂婚時期所著的戀愛喜劇當中的主人翁，告訴他所愛的女子說，兩人撐持着一隻小舟，在大汪洋裏面。易氏少年時的痛苦，不致失望，就是她的功勞。她對付很少的收入，能維持一家數口，她的性情堅決，有鬚眉的氣概。易卜生有一封信給友人，描寫他的狀態，他說所著的戀愛喜劇在挪威發生許多流言，攻擊他的私德；社會是不信任他的，只是他的妻子是讚許他的。她的性質，易氏也狠恭維；她欠缺邏輯性，但她的詩才是狠發達的；她的度量狠宏大，討厭無意識的謬言。他又講到結婚後，他的人生觀更爲偉大和優越。他做了一篇長詩登高，就是他最先表示的。他自甘放逐，是國人統統反對他的。易氏所做的傀儡家庭和社會棟樑劇中女子思想，也有許多地方同他的妻討論過的。所以他的智識生涯，得妻子幫忙不少。他們倆又常常同讀穆勒的著作，所以易卜生主義受這個哲學家的影響狠大。易氏在羅馬時也曾提議女子應該有選舉權。易氏狠讚美他的妻。

他所創造的劇中人，多有他的妻的性質。這些劇中人雖然是各有各的特殊性質，但實際上像是同出于一個模型。易氏能夠擊一個人的態度描寫人類的全體和社會一切問題，是一樁狠不容易的事情。易氏雖然是很少從心理學上來研究各種題旨，但他實在是一個大心理家。他的著作也許說是完全頌揚他自己的個性，他所唱的完全是他自己的希望，自己的愉快，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貧困……他的妻就是他的詩神。在他的著作中，差不多沒有一個女子，找不得一種東西同他的妻相似的。戀愛喜劇，白蘭特，社會棟樑等劇中的女主人翁，易氏完全是歌頌他的妻底高尚的精神，振拔男子的德行，到高尙的地方。在人民公敵中的女主人翁，描寫他的情感，信心，美德，和尊貴的品格，足以戰勝一切橫逆。他曾經做了一首致謝的詩歌，給他的妻子。

還有一個女子影響于易氏的，就是他的妻妹。這個女子的性情是同她的姊妹不同的，她的溫柔的品性，帶有幾分怯懦，她的天然的美麗，狼覺可愛。她曾住在易氏家裏，

她的談諧性格，增加許多樂趣。易氏只做自己思想底侶伴，所以他的妻子很覺寂寞，有了這個妹子，黯淡的家庭，就消滅了。她的和諧的性情，影響於易卜生，也很重要。易氏也常常愛敬他。在訂婚時代，老早也是如此。她不願意倚靠父母，所以脫離家庭，要找些獨立的事業，他們姊妹的性情不同，所以易氏在戲劇中常常討論這個很有趣的問題。易氏的戲劇中，也常常有一個男子自由選擇兩姊妹，社會棟樑等五六齣，總是如此。當中的女子有一個是像男性的，一個是完全柔弱的。所以易氏的戲劇中，所創造的女主人翁，總是由他的環境中選擇出來。易氏底精神完全是理性的；他的戲劇，從沒有發現懺悔的事情。易卜生常常要創造新思想，那些劇中人，只是一種工具，做這種新思想底模型和新生命。

我們又可以略說說兩個女子。一個少年女子年只十八歲，易氏曾寫了十二封信給他，表示他的愛情，這十二封信在易氏死後才發表。還有一個美術的少年女子很愛

慕易氏，寫了好些信札給他，但他年紀已老大，不願同春情發動的女子交際，所以他寫了一信去謝絕她，他在大匠一劇中，描寫過這個女子。

瑞典女子豪稽愛倫十八歲的時候，他的母親拿三本書給他，定他將來的命運。這三本書就是易卜生的白蘭特、伯爾根和戀愛喜劇。瑞典同挪威是很親密的姊妹邦，瑞典人看易卜生是挪威的一個新詩人。我們可以見得，易氏影響稽氏很利害。戀愛喜劇是一男子答覆女子底怨恨的文學。易氏見得現在人類的愛情，很像是在頹垣斷壁上面建築一所新房子。他反對社會所採用的道德，創造未來的好夢，要人人有最高的生存的價值，他揭破社會的詐偽，是新倫理學者底先驅，現在社會道德無一毫價值，人類尊崇詐偽，各人藉以為利。易氏首先就拿一種理想主義，同社會宣戰。他看見現在所謂道德底社會的和心理的基礎很清楚，但是他的目的，不願意描寫社會史，只要建設一種適合於個人的新倫理。社會底盲目的成見，反視為神聖。易氏為人格的獨立而

戰爭人類雖然是社會的動物，但無論如何總要保存自己的人格。他對於女子更要差着她們戰爭，與男子平等。愛情一件東西，要絕對的符合真理。如果婚姻沒有愛情做基礎，不但是女子失了自己的人格，男子也要連帶損傷。易氏戲劇多是拿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底關係做題目，但他總是不以為快樂的，他所描寫的女子差不多完全要脫離傀儡生活，不做籠中飛鳥。藩籬以外，才有生路，女子被一種良知來指導着，比男子較為可靠。他不要有現在社會的道德，要自由選擇他的倫理的方法。所以易氏戲劇中的女子，隨時隨地，自己發現一條應走道路，像白蘭特之妻甯願脫離前夫關係來隨伴白蘭特；「海上夫人」願脫離往日的情人，另行選擇；傀儡家庭中的挪拉……統統是自己主動的。易氏以為倫理上高尚的福音，沒有比得上發育人類底人格。易氏又同尼采一個見解以為超人最高的證明，就是特立獨行，找尋純正的幸福，跟着純正的法則，選擇純正的犧牲，親歷純正的艱難，戰勝自由和幸福。他要建造一種新道德階梯，人

類如果沒有意志，沒有目的，就是中了催眠術。易卜生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以為強猛的女子，就是個人的無政府；在戀愛喜劇中早已表示過。在他後來的著作中，他描寫女子有這種性質，比男子更為利害。他以為男子盲目的成見，殘忍，自利……犧牲了許多高尚的女子。實在人類，男女，不是互助，只是強凌弱，衆暴寡，智欺愚……男子不要女子扶助，社會的責任不分担，世界的幸福無由獲得。在他的戲劇中，女子的言論，不是個人的私意，乃是全體女子底心理。大家都是受着同樣痛苦的人類。要易卜生來做木鐸，女子比男子更為利害。因為女子從來沒有自主和獨立的生涯，只是依人作嫁，他們的生活，簡直是自己的生活：拿犧牲做天職。易卜生底女性的理想，不但是能夠警覺女子的良知，並且男子也由間接醒覺起來。易氏的詩歌，專注於女子，可以叫做女子底詩人，因為他在女子以外無目的，這種新思潮常常在戰爭中，女子不論是已婚的或獨身的，統統要找尋自由和獨立。他們不論在家庭中，或社會上，總是要同男子平等，不肯再

做附屬品。這種人格底思潮，雖在於現代的危機中，也很像是一朵好花底怒放。一個女子底愛情，可以變做一個男子底幸福。所以無論如何，不應該摧殘女子底愛情。講到愛情一個問題，女子的選擇比男子更覺利害。女子的愛情，易氏極端注重。愛情一件東西，由廣義看來，不單是個人底幸福，乃是全體的幸福。女子能夠改換人類底血肉，從新估定人生的價值。什麼倫理，信仰……都是同樣的看待。女子要保存固有的美質，發展本來的個性。

在社會棟樑中的女子，完全是照着女性主義的原理底格式。

第四章 易卜生底個人主義

在近代哲學中，個人主義實際上占一很重要的位置。什麼尼采，穆勒，斯賓塞，蒲魯東，斯端納（Stirner），呂能（Roman），丹拿（Taine），拜倫，沙里，一輩子，統統對於

這個主義，有很大的貢獻。易卜生的文學和思想，總有大部份是趨向於這一途。所以關於討論易卜生的個人主義的專書也不少。易卜生底原理，就是個人。可是我們要達到個人完滿的發展。就要用全副精神來奮鬥，易卜生的戲劇中的主人翁，完全是符合這一種特性，比方白蘭特要宣傳一種意志的宗教，歸結於一種倫理的教育，改造人類；「人民公敵」甘犯衆怒，表揚真理，做根本的犧牲；羅氏馬反對腐敗的道德，解放人生，提倡一種新倫理，澄清人類底意志。個人不能夠達到真自由，除非要繼續奮鬥和解放。頭一着要對於現存的社會，解放一切陳腐的信條，愚陋的習慣，萬惡的偽善……第二要解放麻木不仁和專制的國家；國家代表大多數的庸衆，擊強權做基礎。個人主義者底痛苦，多是爲着反對這兩種強權。易卜生始終反對他們，冷嘲熱笑，痛恨到萬分，別的個人主義者也恐怕做不到。人民公敵一劇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那個「人民公敵」所以願意犧牲一切，因爲他要殉個人的意志，反對政府和社會的詐僞，犧牲大多數個人。

供他們的私利；對於人類的痛苦，絕對不負一毫責任。個人常在公平方面，多數常在謬誤方面。自由的個人常常要爲新真理奮鬥，他的思想和舉動是反對舊倫理，不管國家的情形怎麼樣，政體是怎麼樣，總是個人的大敵。個人要絕對的脫離宗教，像尼采一般；耶教是最醜的和最弱的宗教。易卜生與尼采不同；易氏不承認個人要持着唯我主義的，要與平民爲伍，因爲人民就是社會的要素，像「人民公敵」羅氏馬，「小愛友夫」中的亞爾馬，統統是與平民爲伍的，教育平民，振奮他們，弄到他們自由，創造共同的幸福。但是易氏本人的性情，有紳士派的态度，不像社會主義者的甘居下流，與無產階級共同生活。易氏個人主義底原理，根本是革命的。個人主義者底常態，最符合於革命的精神。革命的個人主義和革命的社會主義，不同之處，是在於根本實施的原理。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制裁，是實現一種改造，得以產生一種絕對的價值。個人主義是自由的結合和進步的教育，這種改造，自然會發生相對的價值。這兩種性質，也表現於易氏底著

作中。

社會應該根本改造，易卜生也像托爾斯泰一般，承認「愛」一字能夠產生人道上很好的結果。我們見得白蘭特的終幕說「上帝就是愛情」，白蘭特，呂璧嘉，海姐：「統統是持着同樣的態度。易卜生是絕對的表同情於弱者，小愛友夫和野鴨兩劇就是很好的榜樣。易氏持着個人主義者底態度，不承認一種原理能夠有絕對的價值。我們不要錯認白蘭特是失敗而死的，在野鴨一劇中也表示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善意，常常產生很不幸的結局。個人只要自由的發展，就能夠收穫佳果，用不着別人來扶助。社會的詐僞，常常侵犯個人的幸福，弄到個人不能夠達到預期的目的。易卜生在野鴨中所表示的個人主義底概念，是很好的。在易卜生的社會哲學當中，個人主義的理想，是最發達的。他要拏意志的教育，實施於個人。易卜生底嚴酷的個人主義，能夠表示他的個性的堅強。個人主義是一種社會的哲學；從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和哲學方面觀察

起來，個人主義在人道上，總是向着進化線上走。易卜生實在是一個個人主義底先驅。

近代個人主義底分類很多，有經濟的（穆勒等）有社會學的（斯賓塞等）有無政府的（如蒲魯東，斯丹納）有貴族式的（尼采等）……多是帶有社會主義底色彩。但是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在政治，哲學，歷史宗教和科學上各有不同。近代個人主義者，不但有許多經濟學家和文學家，並且有許多戲劇家和新聞記者。

幸福是從自由中得來，自由是從勇敢中得來。易氏要人人保存自己的真我；小孩子自少便喜歡單獨找尋自己的玩具，和自己的意志。少年人也很沉寂的向前進要達到自己的目標。他深信個人的人格底解放，是達到幸福的唯一的途徑。易氏底劇中人，常常描寫兩重的心理，一個是沒有勇敢來實施，一個是沒有勇敢來爭鬥，像白蘭特和他的妻，「人民公敵」和娜拉等，在大決鬥的時候，選擇他們正當的道路，勇往前，視社會如無物。這種人格底大問題，非常奧妙。他以爲人類需要自由的倫理。易氏不論是

愛還是憎總比當代名人較爲利害，他的愛要到極點，憎也要到極點。他所憎的是那些能夠損害人格的東西。人格的解放就是個人的存在。他所愛的是那種造就人格的東西。他知道如果自由只是用來達到那個目的，這種自由，能夠造成一種高尚的人道，人生才有生存的價值。這種憎和愛，造成易卜生在精神和社會上一個革命的健將。易氏曾做過一首詩寄給一個革命演說家，他罵自由，平等，博愛，已經在斷頭臺上宣佈死刑了。現在人格穿着了社會的詐僞的道德，還沒有人敢跑進自由之路，如果有人要向前進，只是孤獨的，找不到一個同伴。他要個人主義先行造就勇猛的人格，有創造的能力，他是一個懷疑派，還是常常做好夢，要造成未來的黃金世界，從前所未見的。人類不論是男是女，也不論是個人或團體，總要有自由的生活。易卜生很像在高山山望山谷中的情形，他的理想不久會實現。他是一個貴族的無政府主義者，是一個唯理的自然主義者，是一個不道德的道德家，是一個先知的懷疑者，又是一個懷疑的幻想家。這些

矛盾的集合，就造成他是一個奇才。他的方法是異於當代的名人，他是一個永久的孤獨者，是一個不可解決的疑謎。時人也以為他是一個絕對的瘋狂的厭世主義者，但易氏自認是一個樂天主義者，換一句話說，易氏在當時是一個不能調和不能腐敗的人！易氏大多數的戲劇，是失了生命的，因為那些劇中人底血管中是沒有血的，只是有許多學說；這一類的生存問題，比較數學的問題更為沒趣。在十九世紀，許多人沒有讀過福祿特爾底著作，但是統統有福祿特爾底思想。在二十世紀，許多人沒有讀過易卜生底著作，但是有易卜生底思想。因為他們在空氣中，呼吸個人主義底理想。這種理想在他的著作中，會傳播到未來世界底兒童。

第五章 易卜生底虛無主義

易卜生在野鴨一劇底終幕說：「幸福只在於詐僞中，沒有一事不是詐僞的。」這

篇是易氏第三期的著作，藝術思想最豐富的時期，爲什麼他要完全反對他少年時代的思想呢？我們見得白蘭特要犧牲一切來救濟陷溺的人心，「人民公敵」要反對詐僞，爲光明戰爭；戀愛喜劇底主人翁以爲人類要有絕對的忠誠，來應付愛情和生命；只有自由和忠誠是「社會的棟樑」；易卜生主義不是很明白的麼？他少年時代，對於真理不是很熱烈地爭鬥麼？在表面上覺得易卜生是降服社會的詐僞。但實際上是不對。他不是說人類應該撒謊的！不過他說人類沒有純正的數育，不能夠戰勝環境，所以對於真理沒有多大助力。

在野鴨一劇中，易氏描寫大部分的人類，有很快樂的生活，用不着真理來扶持。但是當着真理一旦表露了，立即會產生痛苦。在羅氏馬莊一劇中，羅氏馬不曉得呂璧嘉從前的事蹟，他就覺得很愉快；又等到真理流露出來，不幸的事情就要發生，他們的不快意，完全是心理的問題。

他的虛無主義，深深地鑽入他的著作中，不是一種藝術，乃是一種哲學。人類生在社會上，繼續同他的萬惡環境奮鬥，因為有了奮鬥，就有痛苦發生了，這是超人底生涯。大多數的庸衆能夠在詐僞中生存，甘心做環境底奴隸；這是超人所做不到的，超入底良知，趨於發現真理一途，做真理底先鋒，不過真理訪尋越劇烈，他們就由直覺上見得一切都是詐僞的。這是他們的思想的循環，也許說是他們思想底降服，但是易卜生少年時代的戲劇中的主人翁沒有一個能夠戰勝社會的，也沒有一個肯降服社會的，我們見得白蘭特願意被冰山埋沒了；「人民公敵」願意被社會拋棄了；羅氏馬和呂璧嘉願同歸於盡了；戀愛喜劇底主人翁雖然是絕對的勇敢，也終歸失敗。易卜生少年時代和晚年時代的戲劇底主旨，表面上雖然是不同，實際上完全是不變。少年時代底主人翁，生存於幻想底翅翼上；他們奮鬥和失敗，總是很快意的；晚年已入於實際的人生；他們奮鬥和失敗，似有無限的痛心。因為少年的前程有很大的希望；暮年就是生命

的結果到了。

易卜生底著作，是虛無的麼？可是那些劇中的主人翁，常常是失敗的，那麼，他們的奮鬥是沒用，他們的痛苦也無價值。可是真理是對於人類柔弱的性靈是有害的，那麼，我們也用不着去找尋。可是純潔的和絕對的愛情是不可能的，是幻夢的，那麼，我們的希望簡直是等於零。可是人性是惡的，不可救藥，那麼，奮鬥和痛苦底代價，做開闢自由道路的先驅的，也歸於消滅。在我們中國現在的情形當中，還是講不到虛無哲學！虛無哲學不能生存於我們現在的時代，因為實驗主義已占勝利了。或者因為天氣寒冷的關係，人民要希望一些東西來扶助自己的生存，所以虛無主義是適宜于北部，比方是俄國，民性是很沉默的，所以產生破壞的和否認的學說。人生是不是完全沒用的？非常的勞動，是不是沒用的？科學是不是沒用于訪尋真理？藝術是不是沒用的？因為他播種人生愁苦途中底花果。愛情是不是沒用的？世界是不是完全沒有目的的，虛無主義

就是完全否認這些東西。可是人生沒有正鵠的，人道沒有將來的，人類也應該創造一個理想，創造一個目的。這個目的也許說是沒用的，和不可實現的。如果要攻擊這個目的，就應拋棄一切無用的奮鬥，降服無用的痛苦。只有這種辦法，才能夠起於萬種煩惱。易卜生有了直覺，明白這種哲學。所以他創造他的理想，他的目標，但還是沒用的，和烏托邦的。可是犧牲是優美的，犧牲能夠收獲佳果的，那麼，我們就要有戰勝的希望和信心。但是犧牲沒有思想，沒有希望，只有爲無益的犧牲底信心，這也是英雄的氣概。

上帝就是愛情，這是白蘭特被冰山吞沒時聽見的說話。上帝是愛情一句話，人類的唯我主義就變做偉大的了。可以免了功利派的憂慮。

易卜生的著作，結局總是愁慘的……但是在這個冷如冰雪的思想家底精神中有無限的光明，有無限的力量，有無限的美觀……他散播人類的和諧的種子，他的藝術貢獻人生底美感。他的詩歌所唱的，無非是人類底仇怨，謬誤，痛苦，和愛情……在他

的虛無主義中。我們發覺一種很大的力量，很大的安慰，他說：「我們要根本改造！我們要在萬丈深淵上建築一道浮橋。」我們不要建設什麼東西，我們也不要改造什麼東西，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就是根本的破壞，破壞之上就是虛無，虛無當中有幸福。虛無主義者，不管得人道的將來。我們每一回到了人生的深淵中，就見得一切人類底愚蠢，一切人類謬誤底壓力和一切詐僞底恐怖……虛無主義者就要大聲疾呼革命和個人的大復仇。社會壓迫我們，易卜生指導我們的自由之路……我們要繼續我們無用的奮鬥……等到我們來日的失敗。

易卜生底虛無主義不是像印度的悲觀主義的虛無主義，他是一種樂觀的，革命的，慾望的，反對人類一切痛苦，要世界上人人快樂，國家是痛苦的根源，社會是不平等的淵藪，所以他要用一種很簡單和快捷的方法，去實現個人和全體底幸福。這種全體破壞的慾望，根本上也是希望社會的幸福，性質與近代社會主義相同。歐西近代的虛

無主義，和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不同，不是提倡階級戰爭，只是反對專制政體；也是由於社會病狀而產生的。

講到易卜生底虛無主義，我們連帶講幾句俄羅斯的虛無主義，做本章底結論。因為虛無主義是俄國的兒子。

俄國的虛無主義是革命的和樂天主義的，不是像印度的消極的和厭世主義的虛無主義。虛無主義反對人類底痛苦，國家應該負擔這一個責任，他宣佈社會裏面，滿佈不平等的東西，用一種很簡單的和敏捷的方法，創造個人和民族的幸福。他要破壞一切東西，全在希望幸福，根本的性質也同現代的社會主義相同。巴古甯的虛無主義也是如此。虛無主義實在是斯拉夫民族的幻想底結果。巴古甯見得馬克斯底社會主義，弄到個人做社會底奴隸。

在近代的虛無主義中，巴古甯占很重要的位置。我們現在不妨把虛無主義底性

質和進化來講。虛無主義對於歐西近代的社會主義和無治主義，有一種很不同的性質。他不是代表階級戰爭，只是反對專制主義的強權。他不是一黨，只是一派。人民沒有公共的生活，政治的自由，社會民衆，麻木不仁；只有祕密的黨會，才能夠存在。虛無主義的精神，先于虛無主義的行動；破壞的思想預備了刀鎗和炸彈。

虛無主義產生於俄羅斯的精神底病理的情形，激刺民衆死思想。虛無主義的傳染是一種疾病底表徵，發生於文學界中，是智能活動底結果，俄國的學校，就是虛無主義底通逃藪，少年的學生最容易同這種理想聯合。虛無主義者絕對否認一切東西，與純正的科學精神不符合。虛無主義一個名詞是由答真納夫（Tourenene）所創造；他的文字也算是虛無主義底福音。虛無主義者的目的，不是要世界全體紛亂，只要達到一種神祕主義。托爾斯泰的基督教的虛無主義又不是一種革命的虛無主義。美斯太（J. de Maistre）也創造一個新名辭 Rienist（虛無者）。從前俄國政府虐待虛無

黨，虛無黨的暗殺越劇烈。他們絕對不肯降伏于強權，繼續一種新團體，現在俄國革命雖然是成功了，但赤色的專制主義（Absolutisme）還是虐待一般自由主義者，虛無主義會不會復現於俄國，還是一個疑問！

易卜生反對國家，官吏，政黨，宗教，和社會上一切惡制度，又很像俄國的無治主義者。

第六章 易卜生底浪漫主義

易卜生著卡鐵連拿的時候，日間從事于工作，在藥房中做工，晚間研究拉丁文學的東西。這個青年，經過了六年的黑暗生涯，現年已二十一了。他沒有文學的朋友，也沒有多少書籍，更沒有到過戲場。他著了這一篇戲劇，供給劇場，是一宗很困難的事情。他是

很年輕的，環境又很困難的，獲得這樣好的結果，我們也覺得很奇怪。這一篇完全是原

始的創造；發現卡鐵連拿是一個大思想家，要改造自己的國家，復興羅馬的社會；不很像撒路士（Salluste）的小說中的卡鐵連拿。易卜生底卡鐵連拿，像他的別的劇中人一般，同歸失敗。因為「卡鐵連拿」也是腐敗社會底犧牲者，想反對那種腐敗社會。卡鐵連拿有改造的意志，有高尚的理想；他不明白當時的腐敗和卑劣，只有很大的希望。卡鐵連拿實在是易卜生底產兒，同時是易氏的父親，他同自己反對的。他是一個革命家，反對自己的環境和社會。卡鐵連拿劇中的詩歌，很像是法蘭西一九四八年大革命底聲浪，震動全世界。在這本原始的戲劇中，可以證明易卜生有兩種特質。研究這一個革命家，空氣中發現許多反響。我們見得易卜生的戲劇有兩種動機，一種是內部的，有關於心理的問題，別一種是外界產生的行爲。

卡鐵連拿一劇，劇場不肯排演，也沒有多少人注意。這一篇後來只得由友人印刷。一八五〇年春季，易卜生要到首都，要考取「得業士」學位（Bacca aurea）在這

個時期，挪威首都，雖不是一個智識界的中心點，不過對於這一個少年詩人已經有很大的變遷了。他見有許多醉心文學的少年，又能夠到劇場聽戲，不久就有許多朋友，并且對於當時一切社會問題，非常活動。

在十九世紀前半期，浪漫主義的大潮流，瀰漫全歐，在挪威也像潮水侵進來一般。挪威的文學的民族主義，回復研究中古時代的歷史和文學，集合了許多歌謠，詩詞，極端提倡保存國粹，同易卜生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

易卜生逗留首都，由一八四九年至五十一年，很受浪漫主義的影響。他從前在家鄉中，本來是絕對不受這一種影響，所以他曾經著了兩篇戲劇，採材于本國的歷史。不過他在首都，搜羅許多思想，變做一個熱烈的浪漫主義者，我們是外國人，很難批評挪威民族的浪漫主義底勢力。挪威有光榮的中古，夢想未來的光榮。歷史上的新發明，搜集了許多材料，證實未來的偉大。挪威的民謠，非常豐富和特殊，并且有許多神怪小說。

……統統是發生一種普遍的熱誠。挪威的風暴，又很美麗，高山峻嶺，瀑布雲林，統統是可愛的。民族的浪漫主義，激刺易氏精神，他的忠誠的毅力，堅決的信仰，大有影響于祖國的未來。挪威的國粹的珍寶，統統發現于易卜生底詩學中。易卜生很像發現民族的新寶藏。我們看看易卜生最初的詩歌，就可以明白易卜生是一個很熱烈的浪漫主義者。民族的浪漫主義，是由于國粹主義（Chauvinisme）而產生。白蘭特一劇，很像是攻擊民族的浪漫主義；伯爾根一劇，在易氏的戲劇中，算是浪漫主義底極頂。

一方面，易卜生固然是受了浪漫主義底很大的影響，在別一方面，這一個夢幻家已經有了一個批評家和觀察者底胚胎。易氏的性情是自然的，同那些潮流符合。易卜生同兩個朋友，創設一個星期報，我們可以常常頌讀他的詩歌，描寫民生的生活，歡迎浪漫主義，冷嘲熱笑，反對那些政治家。易卜生的環境孕育許多浪漫主義的奇觀，又在別一方面，他的觀察和批評底精神也非常鋒利。易卜生在星期報中，著了好幾首抒情

詩、音樂家、鴻雁、礦工，這些詩詞表示易卜生底愁慘和失望，并且表示一種歷史的精神。易卜生起先是一個浪漫的詩人，得了許多佳果。易卜生的文名不大彰明，但是對於民族運動的熱心家都非常重視易氏。所以在一八五一年，他做了「民族舞臺」的管理。在當時挪威社會完全在丹麥勢力範圍之下，一切東西都是丹麥化的，更甚于今日中國的東洋化（Japanised）和西洋化（Europeanised）。這一種民族運動底目的，在于拿挪威的戲劇來替代丹麥的戲劇。易卜生做劇場管理的時候，年只二十三歲，就要實行上頭各種計畫。關於實習方面，易卜生得到很好的機會，同時他也為本劇場製造劇本。他既然做「民族舞臺」的總理，就要從事于提倡民族的浪漫主義。所以易氏初時就以浪漫主義著名。當時首都也是文學的民族主義底淵藪。巴根（Bergen）城有很多古蹟，這個少年的詩人也由他獲得浪漫主義的源泉。易卜生在這城中，著了許多浪漫主義的戲劇。易卜生底文學的進化，常常反對謬誤的浪漫主義。他不但是一個浪

漫主義，並且是一個諷世主義者。他反對那些沒有忠誠的詩學家，文是飾非，誤會浪漫主義。易卜生這一種態度，後來常常發現。易卜生的浪漫主義在這個時候已經是很成熟，着了一篇奧拉夫……（Oppl）。這一篇的題旨，是採材于中世紀的古老的民歌。這一個少年的壯士奧拉夫，順着母親的意志要結婚，婚筵已經預備好了。但是在這個時候，那個未婚夫在深林中遇着一個少年的女子，生長在大山中，由他的老祖母養育。她腦海中滿載神怪的童話，絕對不知道實際的生涯。她表示一種無知無識的和野性不馴的性情。戰爭就興起了：一方面是這個少女的愛情，別一方面是那個少年男子底母親所描寫的真實性。易卜生的題旨是很自然的表示一種矛盾性，唯心主義和唯實主義相反。這一篇的格式是很新穎的，其中的詩歌和音樂都是很新的，同前劇的計畫相同。

我們在這里不必多敘易氏的平生，也不要多講他的著作；這一個時期，影響易氏

的著作不少。但是他在這個時期，有一宗很可愛的情史，不過是有些愁慘的結局。一個少年的浪蕩的女子，把易卜生牽入情場，可歌可泣。易卜生同他來往頗密，並且易氏給他有甜密的贈品。這個女子絕無所長，但是影響易卜生很大。那個女子的父母，禁止女兒同易氏往來，那個女子就同別人結婚了。三十多年後，他們倆相遇，還談及從前的恨事。

我們爲什麼要講及這種瑣事，實在對於他的性質和著作有很大的影響。易卜生的戲劇中，很多是討論自由戀愛的。凡是戀愛的問題，就是一種高尚的精神底結合，也是一種神聖的事業，超過人世的生涯。他討論愛情，很像是一種觀念，婚姻只是一種問題。易卜生討論到人生問題，把理想和實行聯合起來，有時表示人類精神的弱點，同實際的人生不同，也沒有實行的和爭鬥的生活，有時也發現真自由底原理。英嘉夫人一齣也是浪漫主義的戲劇，將來再行討論。（見第三卷）

第七章 易卜生的寫實主義

易卜生在一八六八年，居在德國，從事于編著皇帝與嘉里利安人一長劇，表示北方民族底智識革命，這種革命已預備許多年了，現在才爆發。他解放人類的思想，擴充智識的範圍，歡迎十九世紀的新思潮。挪威在一八七〇年的時候，京城中的大學，所有的哲學神學都是違反人生的。有些思想家也傳播當代的思潮到大學裏面，孔德和斯賓塞的學說也有些人討論了。

在丹麥方面，布蘭德氏（G. Brandt）也要反對本國舊文學，拋棄從前的浪漫主義。布氏著了十九世紀歐洲文學一書，不但是提倡文學的和美術明新學說，并且討論穆勒和日能（Herbert Spencer）底哲學底精華，建設北歐文學的新紀元。易氏同布氏書信往還，易氏很贊許布氏的著作，說是新舊過渡的橋樑。易氏一生受布氏影響很大，大家

都是從事于合作生涯。

易卜生自從著了白蘭特一書以後，就拋棄從前的夢幻生涯，改途易轍，只要研究實際的人生，預備歡迎文學的福音，從事于大戰鬥。易氏在唯實主義的時期（一八七四年至一八八二年）持着樂天主義。在革命時期，有神祕主義的和浪漫主義的信仰，易氏現在明白人生底重要的定律。破壞的時期已過，只從事于研究社會的狀況，改造方法，不能不倚靠科學底效能。

易卜生的思想，對於這一種潮流，不但是很成熟，在少年時代，並且有很大的批評能力。文學的態度，已完全改觀。易氏的觀念主義討論人性底缺點；也有人說易卜生的悲觀主義，討論人生的黑暗。但是易氏總不會對於未來，以為是絕望的，黑夜過了，才見曙光，人道的痛苦去了，自由和快樂的人類才復活。易氏的進化哲學，以為進步是很自然的，黃金時代，還在很遠的未來，絕不像盧梭的夢幻。新信仰的樂天主義，儘能夠鼓勵

易卜生。易卜生的唯實主義的戲劇是社會的，討論社會的定律，制度和兒童教育。樂天主義的潮流，影響易氏很大，并且受了自然主義的影響。唯實主義對於易氏的思想，也是很自然地聯合，後來易氏的著作中，又發現一種象徵主義。

社會棟樑是一篇唯實主義的戲劇，沒有一些疑謎，佈景也狠的當，因為易氏做過劇場的管理。易氏在戀愛喜劇中對於現代挪威的社會，大肆攻擊，又在少年黨一劇中，反對挪威的政治生涯。現在又在社會棟樑一劇，更揭破挪威社會底黑幕。這篇劇表示根本的矛盾律，在於真社會的理想同特殊的唯我主義相反。易卜生研究社會和個人底權利和義務。一個純正的浪漫主義者，常常看見各種不完善的制度，有防礙于自由思想底發展。易卜生終身仇視社會，提倡民族，反對國家，贊成愛情，反對婚姻……易卜生實際上不是反對社會的，在社會棟樑中，他不是反對社會的原理，只是反對那些不忠誠和曖昧的棟樑。因為他們不會建設純正的社會。在這一劇中，不是像從前白蘭特

或戀愛喜劇，現在只從事于實際的生活，反對挪威的侷促的或偽善的生活，這不是一種不可實現的太高的理想，只是西方一個大共和國，美利堅的社會，不過理想是很空泛。在這個時期，挪威的文學，常常以爲美洲是一個極樂國。勃爾生（Bjornson）也常常拿美國政治的和社會的幸祿，反對老大的歐羅巴。易卜生在這一篇唯實主義的戲劇中，描寫墮落的挪威事事落人後。他的思想，要把挪威改造，變做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

在社會棟樑中，易卜生討論到女子問題。易氏所創造的女子有什麼榜樣？他怎麼樣看待女子？在他的戲劇中，女子占什麼位置？在易卜生的戲劇中，所描寫的，有兩種女子：頭一種是勇猛的女子，幫助男子奮鬥，並且鼓勵男子從事於奮鬥，第二種女子是很溫柔的，常常預備做別人的犧牲。

在白蘭特中，所描寫的是理想的女子，就是賢妻良母的好模範。在戀愛喜劇中也

描寫很時髦的女子，在社會棟樑中的女子都要要求解放。易卜生起先以為女子是「社會的棟樑」，後來又發明自由和真理才是「純正的社會棟樑」。在這篇劇中，不單是討論女性主義，並且討論勞動問題和兒童教育。

社會棟樑中的女子，照着女性主義底原理而造成的，所以依然是一種抽象。到了傀儡家庭一劇，易卜生的純正的唯實主義已完全暴露了。其後數劇，易卜生的唯實主義更是登峯造極。唯實主義的戲劇，造成易氏底榮譽。他的未了的四篇劇，統統是討論心理問題的，不是完全符合于唯實主義。

第八章 易卜生底象徵主義

易卜生在野鴨一劇中，表示許多懷疑主義，神秘主義和象徵主義，不像從前以為真理和自由是一切社會的和人類的生活底唯一的穩健的基礎，在這篇劇中，易氏以

爲真理常常會產生破壞，詐僞是必要的，並且表示易氏是一個很大的心理學者。「野鴨」不過是一種象徵，這一只受傷的「野鴨」沉入海底，很像人類幸福生活底影子；不幸的人們，失敗于生存競爭中，有一次損傷，就不能夠復見天日。野鴨以前數劇，曾經討論過這些可憐虫。什麼野鴨，什麼兔子，什麼穀倉，統統是象徵；這個穀倉很是一所神秘的地方，小孩子生長在侷促的家庭中，和男女藏匿在裏面，回憶從前幻景，離開了實際的人生。後來數劇，也是象徵的。易卜生常常有一種象徵主義底趨勢。他的言語常常有兩種意義，超過表面的意思，所以有人說易卜生不是一個絕對的自然主義者。他以爲戲劇家底使命，不在于觀念底有意識的戰爭，爲我們所看見的，只是人類的競爭中，發現那些狠遙遠的意義。要有一種極端的象徵主義，也會發生危險的，在野鴨底佈景上，我們記得是一種絕對的自然主義，但是全體看來，實在是易卜生底一種象徵主義這篇劇中的小孩子說：「他所說的，很像要說別的東西。」

後來數劇底劇中人，很多是一種印象或抽象。從前在海上夫人中，有許多批評家也以為是一種比喻。大海不過表示人生底自由，峽谷中的環境，就是社會生活的象徵。大海影響人生，有種神祕的勢力。易氏那個時候，在北海岸避暑，海浪滔天，易氏感觸很大，所以醞釀這一篇戲劇。易卜生常常停留數小時來觀察洋海，狼像着了魔一般。他同拜崙（Byron）一般，以為洋海底勢力是沒有限量的，狼像自由底原理一般，還有同一種神祕的勢力，駕馭人生和防碍自由——又很像琴鬼和羅氏馬莊所表示的，前同我們有密切的關係。在社會棟樑中的壞船「印度女子」就是現代腐敗社會底象徵。他的家庭生活一詩，又有一種怪異的象徵主義。

這一個「海上夫人」就是描寫易卜生夫人底繼母。因為她完全是幻想的——有人說則是「北方底桑特」（Gertrude Sand）——是一個航海家底女兒，她視航海為第二生命，到了老年，還喜歡在河海中游泳。所以易氏借重她，才能夠做成這一篇

傑著。在這篇劇中，一個女子中了一個男子狠神祕的催眠，遺留海岸的啣臂盟；後來同別人結了婚許多年，還記憶從前的未婚夫。人類自由底觀念，同環境戰爭，實在是人生一個重要問題。

自由不過是一種精神狀態，要有自由意識來選擇，不但是自己要獲得自由，并且要幫助他人。在大匠和博曼兩劇中，又表現兩個象徵，是易卜生拿來描寫自己的。在我們死者復活時一劇中，易卜生描寫藝術是為人生的科學也是如此。這篇劇的主人翁，不但拿自己的幸福為藝術犧牲，并且又犧牲一個女子所供給的幸福，這實在是一種很殘忍的價值。易氏在這里又描寫自己的著作是沒有價值的。

在這些戲劇中，我們可以找得一種神祕主義底原素。在白蘭特和皇帝與嘉里利安人中又可以找得一種自由生存底快樂底象徵。他的象徵主義是由于寫實主義演進得來的，所以還帶有寫實的性質。他的戲劇有許多是象徵主義的。他的家庭生活一

詩，有一種怪異的象徵主義，社會棟樑一劇中的壞船「印度女子」就是現代腐敗社會底象徵。

易卜生的戲劇，在第一期，浪漫主義是很明顯的，第二期是唯實主義，第三期是象徵主義。但是易卜生底主義有很多種類，如自然主義，唯物主義，無治主義，悲觀主義等，現在不能夠詳細討論了。

第九章 結論

易卜生在少年時期，非常困難。他頭一種著作就是贈匈牙利人詩，勉勵他們的戰事（一八四八年），又有許多贈瑞典王奧斯嘉（Ogosta）的短詩，幫助丹麥人的利益。還有一篇戲劇討論卡鐵連拿（Catharine）描寫這一個叛逆者很像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Dadaist），夢幻家，人道主義者。後來到了一個寂寞時期，易卜生著了好

幾齣平庸的劇本。但是這一個革命家再見于戀愛喜劇社會棟樑羣鬼傀儡家庭羅氏馬莊人民公敵和皇帝與嘉里利安人。後一劇分做兩部份，是歷史劇，綜合易卜生的一切思想，可以比擬一種訴狀詞，控告近代社會倫理底基礎。這一種極端的基督教，易卜生用來反對詐偽的制度。這一個北方的愁慘的夢幻者，反對古代自然主義者的人生觀。他否認基督教，就是這一種新學說底基礎。

易卜生底形容是很嚴肅的，目光閃爍，口唇緊束，鬚髮融密和紛亂，並且是灰白色，有北歐老航海家的態度。他漫游德意志和意大利，完全是孤寂的生涯。他是一個革命的清教徒（Puritan）。這一隻北方熊，生長在幼稚的和不幸的挪威，人口不及巴黎一城，沒有獨立的文學的生活，易卜生居然創造許多著名的戲劇，這實在是一宗很奇怪的事情！別國都是做不到的。瑞典有許多公侯，伯子男，丹麥是很開化的，什麼葡萄牙，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荷蘭，比利時，德意志……都找不到一個易卜生，老大的俄羅斯，

人口八千萬，只創造有數個著名的著作家，實在是很自然的。

挪威雖然是國家成立，只始于一八一四年，但他是很古老的，並且有許多世紀都有很好的政治和文學。在挪威居住的人，完全是純粹的挪威人。自然界有很大的精彩，比較瑞士的風景還多，對於居民的幻想，影響很大。挪威國土雖然是很小，但是他的人口更少，所以居民絕對不稠密。北部又是很奇怪的地方，半夜還有太陽。這一種民族底倫理是很複雜的，所以大部份的挪威人底生活，受了一種很重要的戲劇的性質所影響。北方民族的生活是很嚴酷的，並且是狠活潑的，但是他們也狠快樂，他們有很尊大的歷史，發生許多英雄的帝王，北歐三國的詩人，找得狠多詩歌的材料。中古時代的稗官野史，都是丹麥和挪威劇場底不斷的來源。（瑞典人沒有戲劇的文學。）古代的英雄事略，常常變做戲劇的文章。

易卜生生在一個很小的國家，限于本國的言語底範圍，能夠獲得名滿宇宙，在人

道上深刻一個不朽的盛名，這是一種精神上的大勝利。他的名譽在戲劇上，藝術上，和文學上，占據很重要的位置，不但是在於歐羅巴，並且在於全世界。易卜生死了（一九〇六年）不過二十年，他的勢力有加無已，雖然歐羅巴是狠不幸，產生這一次大戰爭，我們還可以敘述近年來一種新興的易卜生主義，在法國和美國更利害，前年易卜生已經歡迎加入法國莫利愛（Molière）底劇場了。人民公敵一劇已排演于法蘭西的喜劇舞臺，這一宗事情已經證明易卜生在法國完全占勝利了。

易卜生純粹是一個挪威人，由他的文學的態度和源泉看來，統統是挪威的北歐三國同德國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所以德國人常常說易卜生是德意志民族。德國的文化，以為包括北歐三國，德國人更足以自豪，因為易卜生曾經受了一個德國博士學位，又長久居留比國著名的歷史學者比連（Villemain）在歐戰的時期，被德人俘擄，所以常常同德人談論。一天同一個軍官討論到知識問題，那個軍官以為只有大國才產

生大人，小國是絕對不可能的，意中或譏笑比國民族。比連賓問他：「自從一千八百七十年大戰以來，德國產生什麼大人物？」那個德國軍官絕不猶疑地答道：易卜生。易卜生全世界都歡迎的，他不單不是德國人，並且不是挪威人，只可以說是世界人。因為文藝和科學都是沒有國界的。

易卜生的名譽，在文學界中，實際上是不是真確無訛？有許多批評家完全評論過易卜生底著作，但是他的著作不是絕無雲霧籠罩的讚美一個人，如果沒有知道明白，是沒有價值的。我們讀了野鴨一劇，裏面的事情，總是不大明白。又看看人民公敵和傀儡家庭，那一方面對於易卜生是最重要的。易卜生在近代文學界中，對於自然主義的戲劇是最大貢獻的。有人說易卜生要著論文劇，他是一匹駕馭的戰馬，攻擊腐敗社會底一切成見，他又是一個革命的預言家，指示新時代的曙光，不單是俄國的布爾塞維克派所贊許，並且是世界的無政府主義者所頌揚。

有人以爲易卜生不是一個戰將，只是一個和平主義者，要消滅人類底戰爭，趨于研究人類的精神，探索人類社會一切神祕。易卜生不是一個自然主義者，只是一個表象主義者。易卜生的文學的價值和重要的地方，還是很少人知道，所以易氏始終是一個很難索解的人（Spahn）。

我也不敢說易卜生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爲他所討論的問題，多是困難的和曖昧的，但他的創造的幻想是絕沒有雲霧的，他的思想也非常強猛和尖利。我們如果要明白易卜生，就應該完全讀了他的著作，不只要讀一兩篇。我們就可以發現易氏的著作，包含有一種連續的進化形式。雖然有驟然變更的，但是根本的觀念，還是不變，來源也常常是一樣。他的純正的精神。易卜生不但是一個預言家，思想家，哲學家，道德家，並且是一個詩學家和藝術家。但是一個勢力雄厚的詩人，是一個尖利的觀察者，又是一個沒有錯誤的幻夢者。我要分析他的著作底重要部分，用來證明我的話兒。

一個小國底文人，一定有許多特別困難的地方。易氏少年時代在本國經歷過許多艱難困苦，不斷地爭鬥，十六歲就要失學，脫離家庭，在小城中一藥店，自求生活。這個時期，非常寂寞和困苦，很像在監獄中一般。他在少年時代，產生一種很大的疑謎，他的宏願達到一種很優美的結果。

一八四八年，易卜生在于孤陋寡聞的小城中，遠隔文學的和智識的中心點，他著了卡鐵連拿（*Catina*）是由一篇歷史小說編成的，用來考取「得業士學位」（*Baccalaureat*）。當時社會也很注重歷史的東西。小國中，文人不大多，這一篇劇本的少年著者，也被巴根（*Berga*）城的新國民舞臺聘為管理，從事于新生活，供給奇情的劇本，符合于社會的要求。

在這個時期，挪威滿佈浪漫主義（*Romanticism*）易氏創造許多歷史劇，採材于本國的稗官野史，和古老的民謠。他做了劇場管理，迫着他從事于戲劇的藝術，并且趨

于實行。

他的人格表示一種浪漫的異態。英嘉夫人一齣在此時排演。離了巴根城以後，他的浪漫的時代到了，發表僭竊者一劇。這是他的頭一篇傑著，提出重要的心理的問題，表露易卜生是一個靈魂底探訪者。易卜生的歷史劇，完全是帶有浪漫主義。易氏創造一齣絕對近代的戲劇，戀愛喜劇，有活潑的精神和尖利的譏諷，同他從前的著作，判若兩人手筆，并且很像不是在于同一時期。這一篇喜劇，有很好的詩體，有優美的思想，可以同本國的當代的名人，並駕齊驅。易卜生因爲不滿意于本國政治的思潮，自甘放逐，脫離祖國，開創他的生命底新紀元。

如果我們覺得易卜生是不大容易明白，就要先行研究兩種重要的詩劇，像是兩根大石柱，建在廟堂門前，這就是白蘭特和伯爾根。這兩篇底形式是相同的，一半是戲劇，一半是詩歌，但是根本上的思想和情操是相反的，一個是南極，一個是北極，是易卜

生的著作底積極的和消極的兩面。

白蘭特是壯志和雄心底光榮，伯爾根是一齣描寫無行的男子的滑稽劇。白蘭特描寫一個唯心主義者底慘劇，失敗的戰爭，無協商的餘地。伯爾根一半是喜劇，一半是史劇，描寫一個理想的怠惰者，沒有堅強的信仰，沒有剛毅的奮鬥，只知道快樂，想探索一切東西，又不敢冒險。白蘭特是一個牧師，他所講的福音，反對一切調和，主張全或沒，宣傳意志底超人的能力。他的言語很像是舊約中的福音，遠遠地聽見耶和華底雷聲。這一種創造，在近代的文學中確實是無敵的。北方民族全被白蘭特底福音所激勵。一年後（一八六七年），凡是讀過伯爾根的人，都是悲喜交集，笑中帶有淚痕，這是易卜生描寫本國的當代的人物。這種精神的滑稽，遠過舊約的福音；這兩齣詩劇底不同的地方，可以表示易卜生的天才是很發達。對於伯爾根一劇，易氏解答一個丹麥的批評家，言論非常劇烈：「我的書是詩學的，如果他現在不是，他將來也會變做詩學的，因為詩

學底概念，將來一定會符合我這一本書。」

白蘭特是一個不可和解的嚴肅主義者底詩歌，伯爾根是一個浪漫的幻想家底詩歌，這兩篇侵占易卜生底極大的範圍。後來易卜生的著作，統統可以在這兩篇中找出那些種子。

自從白蘭特一書出世，易卜生外界的生活，忽然變遷起來。本國人對於易卜生，看做洪水猛獸，以為那本書的題旨是很不道德的。這個時期易卜生在北歐三國中已占很大的勝利了。

這兩篇是易卜生在意大利時所著的。他很像一隻飛燕南來，避免北方底嚴酷的寒冬，他的詩歌像是呼號聲。在意大利的名勝地，遺留許多古蹟，他研究和默想古代的文化；羅馬帝國衰亡，就是古代文化底衰亡；耶教大勝利；易卜生要討論這一個問題，天地交戰，靈魂與肉體交戰，古代自由民族同上帝底奴隸——基督教徒——交戰。這一個題旨，

態度雖有不同，但還是易卜生始終所研究的，由少年的著作到老年的。在於這個過渡的時期，戰爭非常劇烈，易卜生聚精會神，著作皇帝與嘉里利安人一劇。他以為耶教賊人類，把希臘文明，根本推翻，人類的精神，反對耶教的定律。後來很久，易卜生很像是能夠解決精神和肉體戰爭一個問題。有一種神祕的哲學——第三種東西，把從前兩種東西聯合起來。易卜生常常以為皇帝與嘉里利安人一劇，是他的重要的著作。但批評家不是這般想法。這一篇比較後來的唯實主義的戲劇，是不大重要的，實在有許多理由。這一篇是很廣大的，分做兩部份，共成十幕，與別的戲劇的佈景不同。連續十幕戲，很不容易整理。這篇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如果我們想明白易卜生戲劇的要義，就不能不注意這一篇。

易卜生不要我們研究人類的性質和未來，只要研究近代社會底人類。他著了許多社會的或唯實主義的戲劇，這雖然是受着當代唯實主義的潮流所影響，但還是跟

着個人的趨勢。易卜生的理想，已經是很豐富，並且有很大觀察的能力，用來描寫近代的生活。他很像是由一個大夢幻家，變做一個觀察者和批評家。起初他著了社會棟樑，反對挪威社會底偽善。這一篇在法國很受各方面的歡迎。這一篇是藝術的作品，不過還配不起易卜生底盛名。傀儡家庭發表後，聲浪更高，批評討論，全歐震動。後來的戲劇底文學的價值，天天增長起來。

唯實主義的戲劇，建設易卜生底實在的光榮。戲劇的價值，要在劇場上才有正常的批評。臺景底佈置，易氏也非常得當。在這個唯實主義的時期，但是易氏的戲劇不是單從這一方面前進。羣鬼一劇雖然是屬於唯實主義的戲劇中，但是其中有很多問題討論到心理方面。易卜生也有時不討論高深問題，只向挪威有產階級宣戰，所以挪威的批評家以為羣鬼是很不道德的。這些無意識的批評，也影響易氏很大，他不能不做人民公敵一篇來解答。三十年來，易卜生從沒有遺忘反對挪威的政客。易氏做了這一

篇，很像易氏的年紀也減少了，回復少年時代的血氣，以戰鬥爲生涯。後來易氏又歸于沉寂，專心研究心理問題。到了野鴨一劇，易氏的懷疑發生了，回復從前的夢幻生涯。野鴨與從前的唯實主義的戲劇底不同的地方是很大。這一個新紀元，就始於這一篇。這一個過渡時期，很不明白，裏面包含有象徵主義。後來又有四劇都是心理劇，但不是公然同唯實主義宣戰，不過關於精神方面很重要。他回復到少年時代所討論的問題。他解析行爲和責任，他的思想還是很痛苦，一個大唯理主義者怎能夠不理會到人生問題。這些戲劇都是討論許多反題（*Anti-theses*）什麼幻夢和實行，觀念和真實，理想和人生，人類和天使。他越注意這些問題，他一定要回復少年時的觀念。三篇有相同的特質，就是大匠，博曼，我輩死者復活時。這三篇都是個人的懺悔。易氏指明「大匠」的建設，已達到極頂，並且有愁慘的良心。博曼是一篇慘劇，描寫有罪的人生，持消極的態度，不敢繼續奮鬥的生涯，被幻夢埋沒。末了，他反對藝術家做藝術底犧牲，摧殘人生的

幸福，來創造藝術品。他更說人人都不明白他的著作，自己只是做無益的犧牲。易卜生底著作，可以由他自己四句詩來做結論，一定是描寫比別人好些了：

人生——是不斷的戰爭，

反對精神底痛苦。

詩人的著作，

做自己的批評。

易卜生主義就是一種社會哲學，我們如果要明白易卜生主義底全體不能不明白他的平生和著作。

卷三
易卜生著作

第一章 緒論

易卜生少年的著作，多是採材于稗官野史中。他的少年奮鬥的著作（如戀愛喜劇、白蘭特、伯爾根少年團）還有十二齣戲劇。成年後的著作，是他的一生名譽所維繫的。其中六齣是社會奮鬥的：如社會棟樑、傀儡家庭、羣鬼、人民公敵、野鴨（雁）、羅氏馬莊。後六齣是沒有奮鬥意味的，純粹是心理的解剖的，題旨差不多是同一不變的：男女的關係。這些戲劇中，女子處于重要的位置，但女子不一定是劇中的主人翁。如海上夫人、海姐、大匠、小愛友、夫博曼、我輩死者、復活時。這些統統是家庭的或個人的慘劇。沒有國家和社會的觀念。由這幾篇戲劇看出來，易卜生是一個文明的導師。

易卜生年二十便著卡鐵崙拿一劇。當着這個時候，他的環境非常不好；迫得要做藥店的傭工。終日勞忙，晚上才著作。這些歲月是很不幸和痛苦。

革命是由窮苦而產生。困窮常常發生很大的勢力。易卜生底性情是很固執的，譏諷的和穩健的，有轉移社會的能力。痛苦是一種很好的和有力的教訓。困窮又是發展奮鬥的自信力，世界上只有自己是可靠的。

在卡鐵崙拿一劇中，很容易看見易氏革命的本能。這個奧妙的和剛毅的詩人，把這種本能，表露得很明白。卡鐵崙拿是一篇歷史劇，和別數劇都是採材于稗官野史，沒有多大價值。我們的目標，不在於這裏。易卜生也覺得歷史劇不能表露他的藝術的天才。所以他便著一篇嚴辣的戀愛喜劇，揭破家庭和婚姻的黑幕。挪威的國民都是路德教底信徒——道德家——也少不了這種事情。易卜生冷嘲熱笑，很光明磊落地同他們宣戰。這篇底主人翁，盡力反對一切無意識的制度和各種可笑可憐的詐僞。他很明白愛情和誠實底夢想都是假的，人道上還不容有這種「烏托邦」，但是他自己心裏覺得有這種使命。真僞的戰爭常常存在；現在的社會，統同是僞善。要有純潔和自由的戀愛，

不能不反對中等社會底惡制度。但是他總找不到一個人爲他幫忙，甚而他所最愛的女子——思想很高超的——也不肯爲他助力。因爲少年人的幻夢是很不長久的，他的熱誠不久就歸于烏有。此劇底主人翁告訴他所愛的女子說：你看看我一點東西都沒有了，一個朋友也沒有；我所認識的，已明白向他們宣戰；他們看我是衆矢之的，你決意奮鬥，和我共生死麼？我的道路是超于習慣和制度，擺脫我們手脚的鉄鍊和枷鎖。他又指明宇宙間人類的愛情，超于人類社會各種勢力。但是女子的愛情，總是沒有奮鬥的精神，理想和真理離隔太遠，他們倆所建築的愛情底砲壘，很容易給別人攻破。愛情不是爲着家庭和婚姻的。家庭和婚姻是愛情底大敵，很容易把牠推殘。愛情拿幻想做基礎，更不能長久；愛情是一個醉漢很容易醒來；真理固然是可愛，但是萬惡的環境更可怕，驚濤駭浪，一葉扁舟，不容易撐持！愛情就要歸于消滅！

戀愛喜劇，少年團，社會棟樑都是反對社會詐僞的，社會說易氏底傀儡家庭是不

對，娜拉不應該脫離家庭，所以他要拿羣鬼來解答歐爾文夫人不應該不脫離家庭；社會攻擊他越利害，他又拿人民公敵來解答，他說：「世界上最強的人就是最孤立的。」又說：「大多數常常是在於錯謬一方面，少數常常是不错的。」社會更不爲他留餘地，他就發表野鴨一劇來應付。他說：「不要揭破詐僞，不然，你的幸福也同時消滅了。」幸福是拏詐僞做基礎的。易卜生總是繼續他的事業，只有前進，沒有退後，社會的冥頑也繼續他的鄙陋的攻擊。他要醫治這個病社會，製造未來的健全的後代。他的著作是絕對的愛慕人道，爲歐洲的自由精神底先導；人類要有教育，獨立和強健。

娜拉的丈夫是慈直的和怯懦的，他的立意雖然是帶有慈善性質，但自己所做的錯處應該負責。娜拉常常被人看待像一個小女兒和一個「傀儡」，所以她要脫離家庭，繼續自己的智育和德育。

羅氏馬莊中的羅氏馬是一個很迷信的舊家庭底後嗣；有一個自由革命思想的

女子呂璧嘉住在他的家裏，弄得他否認一切舊信仰，贊成新思潮。這一種關係弄到羅氏馬夫人要癡狂和自殺。這個死者對於他們倆的影響也很大。羅氏馬還是對於新舊的思想徬徨歧路，呂璧嘉自己也要懷疑和失望。末了他們倆同投身于羅氏馬夫人所溺死的河中，同歸于盡。羅氏馬莊一劇是描寫華門世胄和環境的影響；保守和進步，戰爭末了是罪人的懺悔。海上夫人是討論神經病的，海姐又是同一的問題，生長繁華，終為婚姻的犧牲者。海上夫人和傀儡家庭都是表示一種婚姻的概念。

易氏的戲劇，很像法國小仲馬的，完全是有意識的，找尋一種精神的法則，反對條文的法則，易氏的浪漫主義是反抗的和革命的。

易卜生的著作，研究意識底危機，和倫理底革命。他所講的是革命史，大部份都是反對基督教的生活底概念，要求快活的人生，反對宗教的愁苦；個人的意識，反對社會的成見，和教會底條文。不過後來的戲劇有些怪異的變遷。還是在于倫理的解剖。

第二章 易卜生詩人與挪威詩學（過渡時期的詩學）

挪威歷朝君主優待詩人，所以詩人也很多。詩學底源流差不多完全是由冰島（Iceland）得來。但是有些挪威的古詩，採用古代挪威語，只有一半是挪威的源流的。有許多詩歌是無名氏的，以祭祀鬼神爲本旨，有些是敘述古代的英雄豪傑及他們的情史；又有許多是同日爾曼古代詩人同調的。挪威原始的詩歌發現在十三世紀的冰島的抄本中。但還有許多最古的詩歌，發現于耶教沒有成立之前。十三世紀後半期，挪威民族的文化，有很大創造的勢力，冰島也是很繁盛。歐洲共同的文化已侵入這兩國中。但是當着民族性質發達的時期，在一千二百六十年，冰島政治上統屬於挪威王國，這是一宗很奇怪的事情，後來兩國又分離，共同的文化就要消滅了，這兩種民族就要退化了，挪威的智識生活已入于睡眠狀態。

丹麥統治挪威，不但是政治的，并且是文學的，到了十七世紀才現發一種民族的渾緩的改造的能力。這個世紀的末葉，挪威才有頭一個近代的原始的詩人，達士比得（Peter Dass）死于一七〇八年。這個通俗的詩人，有類于古典派充滿新思想，做了一篇有韻詩叫做北地胡笳，歌頌本國的生活和性質。他翻譯許多經史，做成詩劇。這個樂府的詩調，完全是通俗的，有很好的成績，國人稱頌達士是一個民族的英雄和詩人。從前的詩歌是無名氏的，現在到了他就完全發展了。

達士是一個牧師，住在北方，同時有名何伯路易（Ludvig Holberg）是丹麥最大的著作家，一六八四年生于挪威，卒于一七五四年。他的詩名傳遍歐洲——法蘭西，荷蘭，意大利，——預備一種重大的責任，教育人民。何伯是一個詩人，哲學家，戲劇家，和諷世文章著者，是丹麥挪威文學界中之王。他并且很純熟拉丁文。他作了一篇諷世文章，反對當代社會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生活，為法國大文豪福祿特爾所稱許。他創造一種

新文學，新戲劇，和新詩學。同時又有名布倫約翰（Brun Johan）在一七七二年，著了一篇慘情詩挪威勇士之邦是著名的國歌。

在十九世紀初葉，有威哲倫（Henrik Wergeland）是空前的大詩學家。他在二十四歲的時候，著了一篇史詩，創造人類和救世主，讀了他發生許多美感。不久他就變為政治場中一個重要人物，是一個劇烈的平民主義者，熱情的愛國主義者和國會議員；他在頌神詩中爭自由，是很著名的。他在德謨克拉西和民族運動中，高聲覺悟自由的旗幟。猶太人在挪威不多，他在一千八百十年為他們爭得市民權利。可惜他死于一八四五年，只三十七歲。他的腦海中是有病的。他死了，後人把他的短詩做成一小集，叫做榛子。他的妹子高烈特（Collette）夫人著了一篇小說，叫做教長底女兒。在易卜生的信札中，有許多是給這一位女文豪的。他是挪威女性主義者的先導，卒于一八九三年。在一八五三年，蘭士達牧師著了一鉅集，叫做通俗的詩歌。連特曼也著了數百首。

自從一八五〇年，挪威人特別創造一種國語，雖然有許多地方是相同的，但是大體已不同于丹麥和瑞典了。挪威語體文是由古代言語所產生，漸漸地形成一種挪威文學。從前挪威也有一種國語，後來在文學界中消滅了，變爲好幾種方言，冰島所用者是最純潔的。自從丹麥統治了挪威，丹麥文就是挪威文了。但是挪威人的發音很特殊，帶有許多本國的聲音和意思，後來改造了，變成一種特別的文言，可以叫做挪威文。這些文言是日爾曼源流的，許多是由英德兩國得來。德文供給字根和動詞的變化，但是文法很單簡又與英文相同。亞散宜華 (Tarf Aasen) 建設科學研究所，并提倡文言合一，他的散文和詩歌現在還得社會歡迎。在一八五八年，文斯 (Asmund Vinje) 實施這一種文字，他同易卜生同學，是一個平民詩人，以抒情詩著名。我們本來還要多講幾個著名的詩學家，但講得太長，現在要講到勃爾生了。他初時也在稗官野史中找得材料。

勃爾生，一八三二年生于挪威西部，他的父親是一個牧師。他生長在鄉間，可以代表挪威農民底獨立。他初時做了許多農間故事，描寫平民的生活。後來又著了許多戲劇。他的議論風生，為一很活潑的人，年很少就在自由黨和德謨克拉西派中占一重要位置。但他是一個抒情詩人，有很慷慨的態度。政治的活動，復有影響于他的詩歌；他的詩歌很優美，加上音樂，更覺悅耳。

未講到易卜生，我們還要講到李約拿斯 (Jonas Lie) 他是一個傳奇小說家，并且有詩人的天才。嘉波阿尼 (Arne Ga Borg) 是一個小說家和戲劇家，著有不少優美的詩詞，他的詩歌可以躋于本國大抒情詩人之林。

易卜生初期的戲劇像卡鐵連拿，戀愛喜劇，白蘭特，伯爾根等，多是詩劇，易氏曾著有許多短詩，合成一集，一八五八年，在挪威京城初次出版，是很小本的。又在一八七一年五月再版，共有六十多首。這本詩集在北歐方面是很著名的，當中多是表徵主義的，

每一句有一特殊的意思。他的詩歌最著名的有記憶力，拿一個教熊人比喻自己；婦人搖牀，這一首在挪威是很流行的；又有許多由大音樂家克烈（Edward Grieg）弄成歌譜。一八七十年，易氏在德國，用詩做信札寄贈丹麥聯納爾夫人（Thineal），題目叫做由汽球討論普法一役，痛詆政治的詐偽，易氏當時所住的是德國一小城，據政府公報，已有法國俘擄一萬五千人，又加上新到的四千人，軍醫院又有二千傷病的。御林軍營盤近在易氏住所，整天只是看見軍人來往。法國人在該城也很好待遇他，沒有多大掛慮。他對於法人有很大的感觸。法國的情形很像不甚慘，沒有經驗的革命國家當然是如此的。這頭一段就是易氏寄給妻弟一封信的意思。易氏雖然對於尺牘文法的藝術，是沒有多大興趣的，但是他一生的信札，也可以成兩大卷。易氏始終有談諧的精神，但對於法國總是沒有惡意。他在信札中的預言說：「我以為現在法國的不幸，就是未來世界的大幸事。」他又說：「現在的大事，常常占據我的腦海中，老大的幻夢的法

蘭西已破產了；少年的，實驗的普魯士，將來也會遭同一境遇，我們轉入新時代中只在于一躍。呵！很像現在的思想圍繞着我們！不久就會實現了！我們所生活的，在于前世紀革命的桌子上所跌下來的碎片；這種補養品已經是許久咀嚼了。思想要有補養品和新發育。自由，平等，博愛現在已上了斷頭臺，施行死刑。政治家固執不明白，所以我恨死他們。他們要有特殊革命，表面上的革命，政治的革命。他們的滑稽技倆不外如此！所最要緊的，是人類的精神的革命。」易氏的思想，好作不平鳴，在詩歌上也常常表示，并且發現厭世主義。他的詩，統統「太壞了，太陽和春天都被克魯伯廠的大炮打死了。野蠻的呼聲，就是未來的慘劇。我的好夢來了，停止于戈了。」

在由氣球一詩中，提起一八六九年埃及底記憶和印像，帶有懷疑的觀念。他痛詆法老王（Pharaohs）的金字塔的偶像。

有一個挪威社會主義者，責罵易氏拋棄少年的思想，變做一守舊派。易氏做了首

請來答覆他，叫做「贈我的朋友革命的演說家」。

「你說我變做頑固派麼？只是依然故我。你不要以為我是變換我的兵卒，但是可以推翻這盤棋局，我是你的同志。我久知道有急進的革命。只有些是要緊的，我所要講的是洪水猛獸！魔鬼的權衡已失了，只有聖神是狄克推多，這種革命要再做成一種完善的樣子。這是少不了衆人和演說家。你要有水來侵溢，俾我供給戰時焚燒戰艦的火船。」

他消滅了政治的思想，不肯做國家的順民。他在信札中說：「我以為自由是人生第一要着，我的國人總沒有注意到自由；他們跟着本黨的色彩，來決定自由界限。他們所討論的，我也以為是庸俗不堪……現在的報紙以為是自由的，他們的領袖，也以為是提倡自由主義，實際上他們是輿論的奴隸。我以為政治是敗德的東西。」

美國總統林肯被殺，他做了一首詩叫做「林肯死了」，辭句中的力量與意思中的力

量是相反的。他歌頌林肯是殉道的英雄。

易卜生不大願意演說，有一次在挪威學生聯合會歡迎會中演說，又有一次是他自己五十年祭。在挪威，題畫譜一事是很流行，易氏也不拒絕。他題畫譜上的詩說：「我說你是我的仙子，我說你是我的明星。玉帝呵！你所做的統統是這樣的麼？很對，一個逃亡的仙子，一點明星，在很遠的地方消滅了。」在別一個畫譜上又說：「……野獸在我們挪威結隊巡遊。」

抒情的詩歌是很難譯的，我見過許多譯詩總是冒瀆原著者的。翻譯抒情詩，很像是把地中海倒向西伯利亞沙漠，把挪威峽谷中半夜的太陽，放在巴黎藝術橋底。英人莎里的詩也是一樣難譯。易卜生的詩歌有些是抒情的，也有些是哲學的，有些是詼諧的，有很深的意思，有很多創造，有很多回想，所以易氏的詩是很難譯。

易卜生做一首詩，贈他的妻，叫做「謝謝你」：「他的痛苦是我途中的荊棘。他的愉快

就是我的愉快，他的住所就是我的詩人底壞船，這一隻船自許是在自由底清淨的海中。他的兒女，他的家庭是夢寐中的造化，很溫柔的潛入和生存在我的著作中，他的唯一的職務，就是我唯一的女詩神。他不要我謝他，我只做這首詩我謝他。」

這首詩是易卜生詩中很難得的情詩，他的詩歌普通講來是沒有多大感覺的，差不多完全是主觀的見解。相片的彩色常常會消滅，他在辭句和音韻中，沒有多大的斟酌。北歐的詩人多是持着這個宗旨。他們以爲最要緊的是振奮精神和發皇情操。易氏的美術性也是很發達的。

他由羅馬寄一封信給勃爾生說：「這裏的自然界很優美，形式的和色彩的和諧，難以形容。下午我常散步於墳墓間，雖然是不做工，實在是沒有散失時間。古代的塑像每天總弄到我優美些。我覺得這種光明大大地發展我的智能，那慘愁的詩神。我以爲藝術界中是最重要的。他幫忙我明白希臘的慘劇。他的形容底偉大和清淨，頭帶花冠

……雙目內視……很像有許多想像。他們對於人生和希臘藝術擴充我的眼簾，這種美感的要素，不能夠磨滅的，這一種教育，對於我是很有益處。」

他有兩首很短的詩，天鵝和消滅，都是很著名的，現在茲譯出來：詠天鵝：「我的白色的天鵝，常不作聲，只是寂寞，痛苦和快樂統統不能夠弄到他高鳴。保護的人睡了，你潛入水中，依然沒有歌聲，末了，得我們遇着了，給你的咒咀，詐僞和欺騙。死時，唱的是哀音——你是一天鵝！」

消滅：「興高彩烈的盛筵，杯盤狼藉了，蹈舞也終止了，再見吧！歡送了最後的嘉賓……現在人人統統沉寂了，只有昏迷的和甜密的幻夢。世界萬事無非是幻夢。座上的嘉賓，那有不散的筵席！」

又有兩篇同樣的著名，不過是較長的，現在又節譯出來。
信仰的理性：「我搖動警鐘，聲音傳遍大地，但是沒有反響。現在的責任完了，我下

船到北部遠方去了，遠方是我喜歡的。北方的霞霧圍困了我們，我們應該保重，房中升了火，漫談戰況。他們談到少年義勇軍，但不大讚美！因為兄弟子姪。死在沙場；我們的感覺當然不大快樂，有些地方，也與他們表同情。在硫化牀上，燈光之下，坐着一老婦，默然無言。他的悲哀是很利害的，我們回轉頭來爲你安慰。老婦們很愁慘的和很隱祕的低聲談話，說及他的孤兒。我依然看得很清楚：他很少談話，只是搖首說：「唉！我知道很清楚！」他始終沒有停止紡織。這個白髮的老婦，我很讚美他的堅決的信仰。他再壯我的心，再熱我的血。我覺得再造我的怯懦。挪威人還沒有死，不過是睡獅，這種奇事只是在于婦人的信仰！我後來知道那個老婦人是很有智識的，不但是對於時事，并且對於未來。現在他變做我的疑謎。他從那里找得這種完全或絕對的信仰？解答實在不是困難的。他的兒子是挪威行伍中的軍人。」

倚賴：「園中的蘋果樹，開花的時候，看不見葉子。小蜂來了，嗡嗡而鳴，不停的採蜜，

他就變做鮮花的情人。蜜蜂和花隨風搖擺……很快活的結了婚，蜜蜂遠飛了，到大千世界中去了，他回來的時節，花已殘謝了。他見得花結子了，不係從前的舊觀。但是在樹下一小鼠很用功的造就他的房子。他痛苦說：「呵！我的小鼠啊！你實在是我的心穴！」

蜜蜂又到大世界中遠去了——他再回來，小鼠已變成一糞菓了。這是一種新失望，他們還只是愁苦。在樹葉間一小雀結巢，小雀說：「唉！可愛的和美麗的糞菓，上帝保證你是屬於我的。」

小鼠討厭糞菓是他的朋友……鼠和雀也是如此，他們只是愁慘，沒有想到別的東西，愁苦終是把他們四人殺死了。糞菓跌下來，破裂了，小鼠也不長久……在聖誕一夕，小雀死在巢中，旁邊有穀一堆（挪威的習慣，在聖誕夕，各處放有五穀，叫做小雀聖誕。）小雀孤寂，冬天到了，花謝草殘，田野完全變做黃色。他現在困在蜂房中，整天製造蜜蜡，又要死了。但沒一個是死的無益的。小鼠幫忙小鼠……各人爲光榮做去，這是天職，小鼠又幫忙小雀。花開花落！」

易氏是一個詩人，他很明白和很愛好美術；他又很喜歡觀察，比較，解剖，領會，回憶環境的人與物底實在。易氏對於著作家的責任，持着一個很高尚的觀念。他所著作的從來不計較權利，只看做他的神聖的天職。他以為著作是無上的幸福，并且有很大的責任。一日有一個丹麥的美學者，告訴他說：「基督實是在世界史上一種很有趣的現象。」他對於基督很像是一個嗜美味的人吃蠟一般，易氏以為這種智識界的偶像，是沒有什麼意義。有一個少年的女小說家，比得生（Paula Leterson）問易卜生，他該不該保存文學的生涯。他答：「那是隨着各人的天性，拿一些東西來完滿生命，供給思想和動作的起點。如果一個人，不做創造的東西，他就要著書。」易卜生是一個創造者，他的詩學的創作是他的道德精神底結果。他的詩歌，像他的戲劇，有很確實的，忠誠的和清潔的思想，他的詩學的能力底奧妙，能夠弄到頑廉，儻立，向着理想和美觀底絕頂那條路走。

易卜生底傳奇的戲劇是詩體的，並且他做了許多抒情詩，很能感人的。但是易氏很早已經脫離這種浪漫的生活，因為人生的奮鬥，逼着他要改途易轍。易氏的詩體和詞句，非常優美。他把詩學家的資格，讓給戲劇家和批評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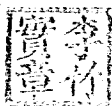
在一八七一年，易氏印行一本小詩集，遺留到現在。後來在巴根城又著了許多詩歌，雖然他已經不喜歡浪漫主義的戲劇了。

他著了一篇詩在美術展覽會中，描寫美底真象，詠水仙花等抒情詩都是狠醜麗的。詩人總有一種唯我主義，易卜生也是如此。易氏有詩人底精神和思想底邏輯。易卜生在最後一劇中，討論人生和藝術。易卜生是一個懷疑的詩人，因為他有一種永久的懷疑，才弄到他變做一個詩人。但是同時他也有一種信仰！恐懼和希望是他的精神底兩極。易卜生二十八歲的時候，還是一個少年的詩人。他脫離巴根城回到首都，有六七年之久，起先結了婚，又產生兒子，痛苦的生涯，差不多要迫着他自殺。生存在物質的和

倫理的痛苦當中，他預備了一種未來的著作，著了戀愛喜劇和在高處一詩。

這篇詩的體裁是敘事的，有一少年的獵人脫離山谷中的家庭，拋棄母親和情人的紀念品，變做一個大山中自由的獵人。後來在途中碰見一個女子，互相戀愛，就訂婚了。同回到山谷中，找尋他的母親。不久他又跑到最高的山峯，有永久的白雪；他的思想還記着山谷中的未婚妻，再回來時，途中遇見一獵人，感了一種神祕的勢力，把從前的幻夢消滅了。易氏在這里指明犧牲才是純正的人生。犧牲有什麼價值，他的價值就是自由。人間的聲音，不像瀑布的自然音韻，人類如果能夠駕馭自己的情操，就有一種超人的生活，孤獨的生活。這一個獵人就是易氏描寫自己的。他不願意與人民爲伍，不願有他們的無意識的情操；純粹藝術家犧牲人世的幸福，要獲得高尚的，自由的，廣大的和寂寞的生涯。如果要變做一個詩人，就不要做一個常人。因爲幸福同藝術是兩宗不同的事情。易卜生在他的著作中，有許多地方是攻擊詩人的，因爲他們生存在夢

幻中，沒有責任，不理會到環境的東西。易卜生也常常討論到詩人底唯我主義，不要人世的幸福；他又說詩人的貢獻，狠像是上天的貢獻，拯救人世的罪惡。易卜生的觀察，實在是一個思想家和哲學家。易氏又著了一首詩，叫做家庭生活，歌頌家庭的幸福，有法國魯俄的詩才。他描寫家庭的快樂，做社會底影子，這是一種幻想底創造。所以這一篇詩，狠可以代表易氏的象徵主義。後來在易氏的戲劇中也常常發現象徵主義。





楊幼炯先生著

社會學述要

本書採取近代社會學各種最新進最精確之理論，將社會學之內容及其研究之目的和方法與他社會科學之關係詳細述明，頗足與讀者一明瞭之觀念，殊適用於高級中學及大學預科之課本，如蒙學校大批購置無任歡迎。全書一冊，定價五角。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最新
出版
少年維特之煩惱劇本

全書一冊 定價六角

少年維特之煩惱爲文豪歌德之傑作。現由曹雪松先生編爲劇本，可供之於舞台，將其真髓活脫脫的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凡讀過少年維特之煩惱的不可不讀，凡愛好文藝劇本的更不可不讀。并由豐子愷先生作畫，趙景深先生作序，印刷精緻乃其餘事。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再版

社會哲學

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原著者 易卜生

編譯者 袁振英

發行者 趙南公

上海大連海路五十號

泰東圖書局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

總發行所

分局

泰東圖書局

南京長沙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10
602222

10
602222